四徒到省委书记（二）

上任之后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第一部分 (1)
- 第一部分 (2)
- 第一部分 (3)
- 第一部分 (4)
- 第一部分 (5)
- 第一部分 (6)
- 第一部分 (7)
- 第一部分 (8)
- 第一部分 (9)
- 第一部分 (10)
- 第一部分 (11)
- 第一部分 (12)
- 第一部分 (13)
- 第一部分 (14)
- 第一部分 (15)
- 第一部分 (16)
- 第二部分 (1)
- 第二部分 (2)
- 第二部分 (3)
- 第二部分 (4)
- 第二部分 (5)
- 第二部分 (6)
- 第二部分 (7)
- 第二部分 (8)
- 第二部分 (9)
- 第二部分 (10)
- 第二部分 (11)

- 第二部分 (12)
- 第二部分 (13)
- 第二部分 (14)
- 第二部分 (15)
- 第二部分 (16)
- 第二部分 (17)
- 第二部分 (18)
- 第二部分 (19)
- 第二部分 (20)
- 第二部分 (21)
- 第二部分 (22)
- 第三部分 (1)
- 第三部分 (2)
- 第三部分 (3)
- 第三部分 (4)
- 第三部分 (5)
- 第三部分 (6)
- 第三部分 (7)
- 第三部分 (8)
- 第三部分 (9)
- 第三部分 (10)
- 第三部分 (11)
- 第三部分 (12)
- 第三部分 (13)
- 第三部分 (14)
- 第三部分 (15)
- 第三部分 (16)
- 第三部分 (17)
- 第三部分 (18)
- 第三部分 (19)
- 第三部分 (20)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作者以亲身经历凝结着斑斑血泪的细节，抒写出一部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历史画卷、勾勒出在新中国历史上造成重大逆转、产生严重损失的反右派斗争的真实图景。看了恍若重又回到那个使人胆战心惊的噩梦里。有的地方看了让人心痛欲裂，止不住热泪纵横，难以卒读。

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令人震撼的篇章，炼狱中的暗无天日，血泪斑斑，让人拍案而起，心潮澎湃。传奇式的人生沉浮，大起大落，以纪实手法呈出，勾勒出一个大动乱、大震荡时代真实生活图景之一隅。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小说，以艺术形象记载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反右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文革”那场大劫难的先导，却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不仅年轻的一代，已无从回首，连当事人回想起来也仍然发蒙。白石同志因始终不承认任何“罪行”，被打成极右，在劳改单位改造二十年，又押送回老家“群众专政”。他们夫妻二人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在耄耄之年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把几乎打包存档、束之高阁的往事，从一个侧面活生生地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因系亲身经历，写的是那样真实，那么触目惊心。人们从中可以得到的启迪不仅是多方面的，也是刻骨铭心的。惨痛的浩劫不能重演，便是此书揭示的历史教训，这是深刻而具有巨大意义的。

内容简介

当省委书记徐子衡派车把他接到省委，通知他经中共中央批准，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书记时，他简直惊呆了，竟不敢相信，恐怕听错，又问了一句："我，任省委书记？"徐书记回答后，证实是真的时，在那一刹那，他竟说不清这是好是坏，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只有一种心情，就是惊讶，是的，真真切切的惊讶，这是真的吗？我能干得了吗？

官世通被"双规"以后，平哲曾心神不宁，彻夜不眠。但想来想去他相信官世通还不会那么傻，把许多十分隐秘的事情拌搂出来。他对官世通不薄，他还相信官世通的忠诚，可是扯出更多人来，是不是每个人的嘴都那么严？对自己都那么忠诚？那就难说了。扯出的人越多，这种危险性就越大。所以他必须尽快选一个自己完全掌握的人，代替白刚处理官世通的案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能再扩大范围了。

作者简介

白石，1927年生。河北乐亭人。1945年参加革命。曾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大学学习文学，研究生。出校后做青年工作。发表计歌、散文、文艺理论文章百余篇，出版过特写集。1957年打成右派，因始终不承认任何“罪行”，从严惩处，在劳教所改十二年，以后又是漫长的“群众专政”。1979年平反后，在中科院一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发表经济论文多篇，论文收录《中国农业年鉴》。与人合作出版了百万字的《农业技术经济手册》，并很快再版。同时发表了文学理论文章、散文、杂文多篇。与冯以平合定中长篇报告文学多篇，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金钱与诱惑》。与人合作编写了六集电视剧《噩梦醒来迟》，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播出。

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河北省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一部分 (1)

白刚打成右派后，因为不承认任何错误，不写一个字的检查，被从严惩处，开除党籍、公职，在劳动教养所劳动改造十几年，以后又送农村群众专政。在劳改部门和农村被专政二十多年，改正以后仅仅四年，1983年初便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省委书记为副省，第一书记为正省），从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室副主任（副处）一下跳到副省，人们说你可真是从地狱到天堂，一步登天了。可是他却有所惶惑：去的是天堂？还是难缠的是非之地？真难以预料啊！

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太多了，许多都是戏剧性事件，令人难以想象。18岁在大学学习时便蹲了国民党的大狱。当时认为他是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遭特务逮捕，关押在一个肮脏、潮湿的废弃地堡里，经多次残酷审讯找不到证据，又整不出口供，便把他投入了监狱。后来国共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内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国民党便把已知道不是共产党的白刚，作为共产党政治犯释放以收买人心。他第二次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时，地下党组织通知他仓惶出逃，经历许多惊险才到解放区。

解放后又是一系列政治运动，“审干”刚刚被解除怀疑，“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中又先后被打成“胡风骨干”、“现行反革命”，被长期看押。恢复自由不久，又来了鸣放。他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想说，但终于还是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的幕后操纵者。

既是幕后操纵者，就可以随意罗织罪名了。这些厄运的来临都是晴天霹雳，令人猝不及防。说他多次大起大落，实际过去的大起，无非是由被看押的现行犯到获得自由，从半自由人到宣告查无实据，恢复工作。由几十年被劳改被专政的右派到恢复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这种大起主要是就生活上、政治上说的。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恢复几十年前他二十多岁时的级别，已经算不上什么大起了。所以过

去的大起，严格说并没有大起过，大落则是一落千丈，转瞬间就跌入深渊。

这次可是意想不到的大起，真是晴天霹雳，对他的震动太大了。他从没想过，也不敢想。

本来1982年底，研究所老书记田诚带着白刚去省委组织部时，白刚从组织部长那种不平常的笑容中，说“省委有点想法”时，就应该想到事情可能有了什么可喜的变化。中科院早在1982年根据“四化”要求进行机构改革时，就决定白刚任研究所党委书记，这决定须经省委同意，半年前已提交省委，但省委就是不批复。研究所班子老化，班子成员都是七十岁左右的人了，早就等着下台了。老书记几次找省委都没个结果，他气急了，带上白刚一起去找省委组织部长。

一进屋还没等落座，老书记就对部长喊叫：“我来还是为白刚同志任命的事儿，我们那儿班子几乎瘫痪，就耍我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了。白刚同志半年前中科院就任命了，他可已经接手工作了，省委老不批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把他也带来了，省里有什么不同意见，当面说说吧！他经过许多磕撞，说什么他都会经得住。”组织部长对老书记的吵闹，一点也不生气，倒是十分殷勤地招待，让座，倒茶，还特意找出了一盒高级烟，问白刚会不会吸烟。大家都落座以后，他才说：“老同志别急嘛！半年都等了，再等等吧！你七十多了，我不也是七十多了，现在还不是整天忙着机构改革？”

“你这里有人帮你呀！我那里可只耍我一个人哪！”部长说：“再等等再等等！”老书记仍不肯松口：“我就不明白，这么点事省里为什么就不批呢？”

组织部长没有马上回答，他和白刚没见过面，显然对他很感兴趣。一直笑着对他打量，那笑容中充满了诡异，充满了神秘，而又是十分真诚和衷心的微笑。打量了一阵才说：“省委有点想法。”但老书记追问什么想法时他却不说，只说：“快了！再等等吧！”

这种情况白刚哪敢往好里想，多年的坎坷使他遇事总是往坏的方面想，当时他想：省委是不是认为我从副处一下就提到正厅太快了？

现在却是提到副省级，这太令人意外了。当省委书记徐子衡派车把他接到省委，通知他经中共中央批准，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书记时，他简直惊呆了，竟不敢相信，恐怕听错，又问了一句："我？任省委书记？"徐书记回答后，证实是真的时，在那一刹那，他竟说不清这是好是坏，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只有一种心情，就是惊讶，是的，真真切切的惊讶：这是真的吗？我能干得了吗？

省委，对他曾经是那样的神圣、威严。不久前，他想进省委的大门，连传达室的老头都可以随便训斥他。

上访的时候不用说了，就是他已经工作以后，到省委大院去找原单位，谈右派改正结论的问题时，也并不顺利。他事先已经跟单位一个人联系好，对方答应他来。但到传达室一登记，值班老头透过小窗户把头一抬，两眼从老花镜的上边看了看他，马上气急败坏地说："又是你，怎么?来咧？你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白刚说："还有个问题没解决！"

老头说："不是已经给你安排工作了吗？"这老头记性真好。白刚平反后，省里不准回城，县里又拒绝安排工作，白刚要求回省时，在传达室老头就曾训斥他一顿：都想回大城市那怎么行？不行，你回去吧！省委大院可不是你们随便进的。后来白刚终于回原单位了。这已是二三年前的事了，老头还记得。白刚说："是啊！安排了，还有问题没解决。"

老头说："你们这种人哪！就是得寸进尺，贪心不足。让你们回了大城市安排了工作，这已经够照顾了，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没完没了。"白刚有点生气地说："我找人，联系好了，是他们让我来的。"白刚心里说省委的传达也只是个传达，解决什么问题你管得着吗？本想给他几句，又一想，何必呢！以后进门就更难了。

第一部分 (2)

老头怀疑地看了看他："联系好了，谁？"白刚说了单位、姓名，连电话号码都告诉他了。他才拿起电话和里边联系："那个白刚又来了，是你们找他来的吗？啊！啊！好。"电话放下，白刚高兴了："我可以进去了吧？"不想老头却像训斥下人似的："不行！等着，什么人都想进省委行吗？"

白刚心想进省委这个大门真难啊！我也是省直单位的，已经联系好了，还不让进，为什么这么神秘？一会儿，一个人从传达室里边一个小门出来了，不是联系的那个人，不过这个人也熟悉，就是落实政策那年春节前几天，白刚在县里给原单位打长途时接电话的那个人。后来知道那时改正结论早已定了，白刚问他改正的事怎么样了？他在电话里仍然一个字不提，不管白刚问什么说什么，他只是"啊！啊！"一句也不回答，就是"啊啊"地故意耗时间，让你多花电话费，以便让你不再扰乱他们的清静。

白刚以为他出来是领自己进门的，但来人却说，就在这儿谈谈吧！在小窗户外边，站着谈问题，还懒洋洋，爱搭不理的。白刚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谈了几句，看对方根本没有解决的意思，便说："党的政策规定得明明白白，对改正结论不要留尾巴。你们是管落实政策的，对政策比我更清楚，就是拖着不办，不知道拖着这个尾巴想捞什么稻草。当然这不会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告诉你们领导吧！爱拖到什么时候就拖到什么时候，你们看着办，我绝不会再找你们。"生气归生气，白刚仍然是没能进这个省委大院，他也不想再进这个大院了。

这些都恍如昨日，近在眼前。现在竟成了省委领导，这能不让人惊讶吗？白刚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可是再自信，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他能不重新估量一下自己吗？所以当徐书记通知他进省委领导班子时，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说：我能行吗？

那天因为时间匆促，有许多问题没来得及谈，究竟什么时候上班也没说。尤其是谈到他是分管组织部或分管办公厅让他考虑时，他颇费了一番思索。组织部掌管人事大权，是许多人向往的部门。“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常常犯错误。”这顺口溜流行了多年，不是偶然的。现在虽然跟着宣传部已不是常常犯错误，但是组织部仍然是一个吃香的部门，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他既不想培植个人势力，也不想从人事大权中谋取什么好处，所以部门是不是有油水，吃香不吃香，他并不在乎，只想研究解决些当前经济中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所以他最后决定还是选择分管办公厅。

他知道办公厅虽然并非决策机构，没有多少实权，只是为省委领导服务的，大事做不了主。干好了是个大参谋，干不好便会四面不是人。不像组织部，只有人求他，不用他求人。但是办公厅的工作涉及全局，眼界宽阔，信息灵通，全省的焦点热点问题，都可以纳入自己的思考之中，便于自己研究重要问题，参与重大决策。决定以后他便想告诉徐书记，也好问问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从通知白刚调入省委的那天起，研究所的老书记田诚便告诉他，出去的时候可以叫车，随叫随到。可是他觉得已经不在所里上班了，新单位还没上任，没有工作追着又没有急事，叫车干什么？以前经常挤公共汽车，现在就坐不得了？所以他还是坐公共汽车去了省委。省直单位的小汽车，有些可以进省委，即便不行，也可以由司机去交涉登记。坐公共汽车，没有省委工作证，那就只有到传达室办手续。

“怎么又来咧？你那事儿还要折腾？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传达室老头还记得不久前他来时，单位出来的那个人不让他进院，就立在他那小窗户外谈问题的样子，人家根本不想理他，所以这次对他特别不耐烦。

“我今天不是为那事儿来的。是找省委谈点事儿。”白刚对老头这种轻蔑习惯了，并不在乎。而且他心情很好，只是耐心解释，也没有生气。

可是老头生气了："找省委？省委部门多了。找哪个部门，谁？"老头两只眼睛往上翻着，从老花镜上边瞪着他，满脸的不高兴。他觉得你真是个二百五，连这个都不懂。

白刚略加思索说："找徐书记吧！""嗬？口气倒不小啊！以前和徐书记熟悉？""不认识。""是亲戚？""不是。"

老头生气了："那你找他干什么？""谈问题。"

老头喊起来了："谈问题找有关部门。徐书记也是你这种上访户随便找的？"

白刚还是耐心解释："我已经调到省委来了……""调到省委咧？"没等白刚说完，老头怀疑地看了白刚一眼："干什么？哪个部门？"

白刚犹豫了一下："具体干什么还不知道。"

老头鄙视地笑了笑，然后瞪起眼睛说："到哪个部门干什么都不知道，就说调到省委咧？告诉你，想蒙我可不那么容易。我在省?干了几十年，还没听说过这种事。老实说，你想干什么吧？"

老头这么纠缠，白刚有些生气，可是又一想，自己已经是省委领导了，为这种事在门口吵起来影响不好。而且也难怪，在他眼里自己就一直是个上访户嘛！所以便压住气仍然平静地说："我真的调到省委了，要找徐书记。"

老头看白刚讲得很严肃，很认真，不像是欺诈，便也态度放缓和了一些："真调到省委了，随便找徐书记也不行！说吧，有什么事儿？"

白刚真的来气了，虽然语调平和，但态度也不客气了："和省委书记谈什么问题，也需要告诉你吗？你给他秘书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他的秘书知道。"

老头看白刚今天有所不同，真像有点什么来头儿："给他秘书也不能随便打电话啊！"他嘴里嘟囔了一句，算是给自己解嘲，还是拿起了电话，"有个白刚，说要见徐书记？……在传达室。……啊！啊！

好。”他撂下电话，仍然是冷冷地对白刚说，“你等着，一会儿有人出来。”

老头对白刚不再训斥了，但还是一副不屑于理睬的样子，一任白刚站在一旁，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老头想又会是像上回一样，出来人应付他几句，把他打发走完事。谁想杨秘书出来后，急步向前握住白刚的手说：“怎么来的，车呢？”

“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第一部分 (3)

杨秘书说："哎呀！为什么不来个电话，我们去车接您哪！"白刚说："所里也说出门儿让叫车，没有急事，坐公共汽车也挺好。"杨秘书说："来了一会儿了吧？"

白刚看了看老头笑了笑："来了一会儿了。这不，传达室说什么也不让进，也不愿传达。"杨秘书和老头说："哎呀！这是新来的省委领导，省委书记白刚同志，以后认着点。"

杨秘书一说是省委书记，老头惊诧万分，瞪大了眼睛，把脑袋伸出窗外，把白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仔细地打量着。心想：没错儿，这不就是那个上访老户吗？还是那身旧咔叽布衣服，啥也没变，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省委书记了？

在老头惊诧打量的当口儿，白刚对杨秘书笑了笑，戏谑地说："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我叫白刚。连我的历史他都清楚。只是我说调省委来了，他不相信，还以为我是个骗子呢！"

老头再一次看了看白刚，既没有害怕，也没有懊悔，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刚才对不起了。"白刚笑了笑："老同志！不怪你，因为想不到嘛！"

白刚和秘书走后，老头还一直纳闷儿：一个多年的上访户，怎么竟突然成了省委领导了？刚才他既没有惊慌也没有道歉，只勉强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是因为他想不通，也有点不服气。

在路上杨秘书告诉白刚正给他收拾办公室。因为徐书记在开常委会，秘书还趁此机会带白刚去看了看给他腾出来的办公室。

省委领导办公分散在两座二层小楼上，书记们占一栋，常委们占一栋。书记楼没有房子了，白刚只好在常委楼里。这两栋小楼是这个院子里最老的房子，原来是五十年代一座中学的教学楼，院里高楼已经建起了十几栋，省领导却一直在老楼里。也可能是图个安静和安全吧！给白刚的房子是二楼阴面的两间。墙面脏乎乎的，水泥地面也有

些地方表皮脱落，屋里正在粉刷、修理。杨秘书说，这屋“文革”时期是省委常委郎仁池的办公室，他走后就当仓库了，没人住过。

白刚有些奇怪：“郎仁池？就是那个农民中有名的造反派？”杨秘书说：“是啊！您知道他？”白刚说：“我们是一个县的啊！”杨秘书说：“对，对了，你们一个县。”白刚说：“那家伙别看是个农民，可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敢折腾。‘文革’造反的时候独霸县城，腰里掖着两把盒子枪。他们那一派在一个工厂的大烟筒上架着两挺机枪，控制了县城的主要街道，把那些对立派别都镇住了。把培养他成劳模的县领导也都斗倒斗臭了，又加上省里有人支持，很快他就成了县委书记。他到省委来以前，还到我们村去过，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毫无道理地给我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那时他猖狂之极，对人说打就打，说斗就斗。给人戴个地富反坏的帽子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真是冤家路窄，今天我竟占了他的办公室。”

杨秘书兴奋地说：“这形势变化也快呀！才几年啦！你们俩就斗转星移，掉了一个过儿。”白刚说：“这人后来怎么啦？”杨秘书说：“嗨！告他的人可多啦！起先有人袒护，后来终于把他抓起来判了。听说判得不重，放出来了。”白刚说：“这些人问题多了，不过一下弄清也难，倒不在乎判多重，关键是这种人必须从领导机关中清理出去。要不，可是后患无穷啊！”

杨秘书说：“您说得很对，现在这任务还重着呢！”白刚说：“省委各部门没啥问题了吧？”他想趁这种闲谈的机会摸摸底。杨秘书说：“特别显眼从基层坐直升机上来的是解决了。原来机关内部的问题还多着呢！‘文革’中的两大派还是矛盾重重，‘文革’以后又形成新的两派对立，情况错综复杂，您来了就知道了。”

只是顺便聊天，又是和不熟悉的秘书当然不便深谈，可是这简单的谈话，也给了白刚很大的压力。以前多年他和省级机关隔绝，恢复工作以后也和省里很少联系，所以对省里几派明争暗斗的情况了解很少。但是“文革”中两大派的激烈斗争是人所共知的，这种阵线分明的

争斗渗透到每个角落。“文革”以后，省里又长时期分成了新的两派，这自然也影响到了下边的干部，这些白刚是知道的。他以为省委改组以后这问题可能解决了，原来仍然十分复杂。

白刚从省委回来以后，研究所的人都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直接管省委办公厅。许多人说，这一下人家可是一步到了天堂了。也有许多人说，那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是天堂，是地雷阵，还难说呢！说这话最多的是爱管闲事人称“二所长”的满云飞。别人说说多是出于担心或是好奇。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却是绘声绘色，眉飞色舞，添油加醋，虚虚实实，除了卖弄他的无所不知以外，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因为这一时期白刚的话题已成了所里一个热点，许多人来自外省市，来自本省的以前也多在基层，对省里上层的复杂情况都不甚了解，所以满云飞?论调也就颇有市场。经常从这屋到那屋地卖弄：“我就是从省委办公厅出来的，那地方我还不知道，复杂去了，复杂的程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你想想，‘文革’的时候几大派你争我夺，斗了个你死我活，大街上都动枪动炮，死了多少人？后来一派掌了权，把另一派的人打得落花流水，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不少人几年也不敢露面。落实政策，一些人又都回来了，官复原职。你想这些人心里能服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中央各项政策中，又几次分成了两大派。书记里常委里都是公开对阵，双方各有各的高参，各有各的写作班子，整天整理对方的材料，向中央告状。中央改组一回班子，只能是换几个领导，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换了吧？下边的人复杂着哩，受影响最厉害的就属办公厅。就是这么个摊子，你们想想咱们这个大老实人老白，单枪匹马地去闯荡，会是什么滋味？不说是闯地雷阵，也是去捅马蜂窝。

第一部分 (4)

“那里面能人多着呢！十几年的老处长，二十几年的副秘书长，随便拉出一个来哪个不比白刚道道多，哪个不比白刚资格老？要讲窝里斗，许多人是历次运动中的健将，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手，把你卖了你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论从政经验，许多人当过县委领导，地委领导，经过大风浪，指挥过千军万马呀！咱老白，几十年受别人指挥，到所里他们室俩主任仨兵，他顶多指挥一个半人，哪应付得了那个阵势啊！能落个囫囵尸首就不错了。”说到这里他先自哈哈笑了起来。

他不仅背后说，还到白刚家里去说。仍然是把近些年来省委内部办公厅里面的复杂情况说了一遍。而且说得更具体，增添了许多以前无情斗争的细节。指名道姓，绘声绘色。还把某些省领导的悲惨结局介绍了一遍，说连个囫囵尸首都没落下。虽极力渲染，危言耸听，不过这回绝没有半点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充满了同情，是以高参的身份献计来的。直到最后才露出了真实意图：“老兄！那地方不说是地雷阵，也是个马蜂窝。我知道你老兄是个有主见有胆量的人，大风大浪里不低头，都闯过来了。可是那里的情况可比运动里复杂多了，你就是个关云长，也不能千里走单骑呀！最好带几个帮手去。”

“那里能人多着呢！还用我带帮手？”白刚没明白他的意思。

“哎？”满云飞不满地撇了撇嘴，要在过去马上就会甩出一句：你真屎蛋。今天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改口说：“这你就外行了。这年头儿，当个高级领导，身边没有一两个自己人哪行啊！”

“自己人？”白刚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觉得是这样的新鲜又这样的陌生，和自己好像根本不沾边儿，便憨厚地笑笑说：“你还不清楚，这些年我光在农村混工分咧！到所里以后也是光在农村跑跶，哪里来的自己人？”

“你来所里也好几年了嘛！咱们朝夕相处，许多人都很尊重你，你对我们也了解，怎么能说没有自己人？办公厅我很熟悉，上至副秘书长下至处长和一般人员，他们吃几碗干饭，肚子里有多大能水，都在我心里装着。我要去了，上上下下一定给你维持得滴水不漏。而且谁一撅尾巴就知道他拉什么粪，啥事也别想瞒过咱。有人要起毛奓翅，不听招呼，马上让他玩蛋去，绝对保你没有后顾之忧。要想在那里头混，没有几个心腹不行。我愿意给你老兄当个亲密助手。”

“啊！对了，你就是从办公厅出来的，在那里呆过。”他云山雾罩地吹了这么半天，到这会儿白刚才知道了他的真实意图。但是白刚却没有正面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

“呆过？”满云飞用满脸的惊异表示了不满，好像白刚低估了他，对他太小瞧了：“岂止是呆过，‘文革’的混乱劲刚过去，一成立省革委我就到了办事组。以后正式成立省委我又到了办公厅。一直到我来咱们所，多少年啊！”

白刚以前还真不知道他在办公厅呆了那么长时间：“啊！确实是办公厅的老资格了。”不过从这一点断定，他除了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好以外，“文革”中一定是个活跃分子，思想的激进程度也可想而知。联想到自己在所里讲演以后，他说是一反省委二反中科院也就不难理解了。白刚不愿意回答他要给自己当助手的问题，便故意将话头岔开：“你在办公厅呆那么长时间，上上下下又都熟悉，真不该离开呀！”

说到这里，“二所长”无限感慨地说：“嗨！要不是老书记一次次找我，我才不来这么个破地方呢！后来简直是求我了，说就算给我帮帮忙好不好？实在找不着比你更合适的人了。说到这份儿上，怎么好不来？我来以后出了多大的力呀！从建所批地方立项目，和市里县里一趟趟联系，到处理所里日常事务，安排所领导家属孩子们的工作、学习，哪一项离开了我？现在他们好像都忘了。我还能在这儿呆着？”

“别急嘛！所里班子还八字没有一撇呢！领导会全面平衡的。”

“行啦！我还等什么，谁也不傻，这点事儿还看不出来？我跟你老兄走人算啦！”他一向说话是高声大嗓，充满了傲气，盛气凌人。说到这里，却有点有气无力，声音里充满了凄凉，颇有点悲观的味道。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白刚再也没法回避了，便说：“你还不知道，我没你那么果断。向来也没在那么大的机关呆过，还不知道里面啥样，一切还得到那里体会体会再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也不能定。”

对方一看没戏，悻悻然走了。别看他云山雾罩，充满了对自己的吹嘘，可是他说的关于多年来省委内部的矛盾和办公厅的复杂情况却是真实的。对这些白刚也早有耳闻，不过他这人向来有一种挑战精神，敢于面对艰苦环境，也不怕恶势力的进攻。他不怕勾心斗角或是明枪暗箭，他担心的倒是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挑得起这副重担，毕竟自己被剥夺工作二十多年啊！二?多年不仅和外界隔绝，而且连书报也很少看到。虽然多了另一种人生的阅历，但对从政经验的积累各方面知识的丰富，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损失。不过无论如何自己已没了退缩的余地，千难万难，只有勇敢迎上去，背水一战。

刚恢复工作没有人理睬时，他曾经有一种莫名的苦恼，难言的苦衷。几十年没工作了，他多么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里程里挽回过去的损失啊！二十多年似锦的年华，旺盛的精力，就像那日夜不息的河水，空空流去了。他多么急切地想留住现在，能够发挥一生中最大的光和热。在人的一生中，五十岁的年龄，还没有多少成就，已属强弩之末。但毕竟离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段路程。这段时光对他来说是多么宝贵呀！就像一个在饥饿中的穷人，手中只剩下几个铜板，是再也不敢浪费了。可是偏偏命运是这样苛刻，又将他弃置一旁。好了，现在机会来了，虽然这担子有点让人望而生畏，但是如果你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这重担岂不是更富有搏击的乐趣？怎么能退缩？所以听了“二所长”渲染的一大堆困难以后，他倒没有去趟地雷阵的感觉，而是乐于去积极一试自己的力量到底能担多大分量了。

“二所长”的渲染没有吓倒白刚，却引起了白刚的妻子吴玉萍的恐惧和不安。她的恐惧和不安不仅仅是由于“二所长”的威胁和大话，而是她对这种复杂和困难有过一种切身的体会。她知道白刚面对的局面会比她复杂很多倍，双方的担子也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几乎没有可比性。但是她经历的类似的局面已经够使人难于应付了，白刚的处境怎么能不令她担惊害怕?

吴玉萍先于白刚担任了单位的领导。

不知命运对他们的安排为什么是那样的相似，那样的凑巧。她的任命也是来得十分突然，事前毫无所知，而且是想也想不到的。她本来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认认真真地工作，除此之外，别无所求。毕竟她在生活的疾风暴雨中折腾得太久了，有着太多的创伤。她多么希望有一个远离尘嚣的环境，风平浪静的港湾，度过自己的余生。可是生活却又一次把她推向了矛盾的漩涡，压给了她一副重担。

吴玉萍来省城只有两年多，当白刚调到省城之后，她还在小县城的种子站里，干着不是传达的传达，不是统计的统计，不是秘书的秘书，不是站长的站长。

第一部分 (5)

种子站是县农林局的下属单位，吴玉萍改正后她的级别比局长还高，但是多年来却没有任何职务。她的右派帽子早就摘了，摘帽右派，不安排什么职务，平时只能多干活，运动来了当靶子，就是不许做官儿，哪怕是个不入流的小小芝麻官也不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以后，也仍然是干着她的老本行。没有人过问她的工作安排。

虽然没有职务，但是工作可不少。种子站除了站长就她是干部，其他人包括管钱管物的人都是副业工、临时工。老站长参加工作时间不短，原来是文盲，现在识字不多。那时许多干部原本文化都不高，参加工作后却进步很快，看文件写报告都可以拿得起来。老站长一直到老连报纸看起来也是磕磕绊绊。他向来不爱学习，也不爱思考问题，唯有嗜酒如命，一天三顿离不了小酒壶。不过早上饭菜简单，喝得不多，喝完了还可以到办公室转转。全站唯一的领导，大事还得他说了算。这时大家有事便赶紧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因为站长向来没有坐办公室的习惯，他来转的时候，你不抓紧时间请示汇报，他便会有事早奏，无事退朝，他走了便不好找他了。即便他没有出去溜达，回到后院宿舍捏着小茶壶喝茶和老伴聊天，你没特急的事儿也不好去打搅。

中午就不同了，这是老站长一天最好的时刻。老伴儿是家庭妇女，一辈子就是以侍候老头子为业。中午必整一桌丰盛的饭菜，即便最困难的年头儿，种子站花生、黄豆、蚕豆等等可以下酒的东西也是少不了的。再说种子站里的副业工、临时工，每个人的命运都攥在他的手里，看你不如他的意，一句话就让你走人。平时家里有个大事小情，或是回家看看媳妇，能不能回去，回去几天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既然命运在人家手里，谁回家回来能空着手儿去见老站长？都知道他好喝酒，下酒的菜还能少得了吗？既然饭菜丰盛，当然得多喝上

几盅，不说一醉方休，也必须酣畅尽致。独酌自饮，慢慢品味，一顿饭就吃到了别人上班的时间。喝得好，就会睡得香，饭后一个倒儿也就信马由缰，哪会儿醒了哪会儿算。下午，你就谁也不要谈工作了。站里的事情嘛，就由唯一的干部、不是站长的站长吴玉萍处理了。

种子站机关不大，院子不小。除了大大小小的种子库房以外，偌大的一个院子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粮食囤。另外还有很大的一个晒场，经常晾晒种子。院子虽大，办公室却不多。称得上办公室的，只是两间屋，分布大门两旁。大门东边的一间是会计室，会计、保管在这屋办公，买卖种子结算都在这里。

大门西边的一间是办公室，名义上全站的人包括站长在内都在这里办公。实际只有两张办公桌，经常在这里坐镇的只是吴玉萍一人。站里上报下达的文字工作是她，一切统计数字报表是她，县里局里开会除明确必须领导参加的以外，去支应差事的也是她。会上详细记录，回来给站长念叨念叨，落实会议要求的还是她。出了什么纰漏要承担责任的当然也是她。

这间办公室门和窗户都是朝南开，东墙上还有一扇小窗户，是专门看守大门用的。种子站虽非什么重要机关，但满院是粮食，是比粮食还要贵重得多的种子。而且整天大车、小推车来往不断，人员进进出出，十分复杂，所以门禁就十分重要。可是这么一个小单位又不能设什么保卫人员，这任务自然也就落在了坐镇办公室的吴玉萍身上了。所以不管她有什么任务，都必须一心二用、一身二任，除了干好秘书、统计等等任务以外，还必须关注这扇小窗户，不敢稍有懈怠，担任这不是传达的传达。

说她不是站长的站长，除了站长不在时日常事务要由她处理以外，更重要的是作为站长脑袋里应该想着什么、心里应该装着什么（包括成绩、经验、工作进度、各种基本数字），她必须想得十分周全，替站长装在脑袋里，放在心里。上级让站长去开会，去汇报，要说什么，她必须给站长准备个材料，不能使站长张不开嘴。这种任务

怎么完成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随时设身处地地考虑，作为站长应该记住点什么，汇报或是开会应该说点什么，这些都记入站长的笔记本里。

站长的笔记本那可真是一个万宝囊，种子站的情况大全。别看内容这么丰富，却又必须是真正的袖珍本，文字极少，情况简而明，又容易翻检。虽是手抄本，字又必须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像印刷体那样清楚。如果是开会或是汇报，除了把该说的话写清楚，头一天还要演习一遍，看看站长有没有不认识的字，有没有不熟悉的情况。因为文字不能多，只能是提纲挈领，起个举一反三的作用。如果站长不熟悉，还要口头上多补充点情况，让他装在脑子里。哪类数字、情况最重要，还要在那一页上折角作为记号，以便于查找。要完成这项工作，真比自己当站长还要费劲。

在右派问题改正以前，她在全站资格最老，文化最高，工作最杂最多，但是地位最低。因为全站包括临时工在内，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是根红苗正的好成?。独有她是剥削阶级出身，又是摘帽右派。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敌人的敌人。不是人民的人民，名义上是人民，实际不是人民；不是敌人的敌人，名义上不是敌人，实际却是敌人。

既然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全站人员都觉得高她一等，连那些临时工都可以让她干这干那。在站里主点事在站长面前比较红的副业工，不高兴了还可以训斥她。又加她性格温顺、善良，政治上的压力使她抬不起头来，自卑心很重，也就接受了这种现实。不管是谁说了，自己能做的就去做；有人训斥几句，也都默默忍受；说得不对，心里再不满，也绝不和人争吵。这些年她就一直是这样老老实实做事，委委屈屈做人。

改正了，平反了，按中央文件规定，应该安排与从前职务相应的工作。就是这样，也等于二十多年没有提拔，已经算不得照顾。她以为即便恢复不了原来的职务，自己的处境也应该有所改善吧？谁知道

除了工资恢复了原来级别以外，领导根本不提这码事，就像压根儿不知道右派还有改正这一说。领导既然如此，其他人也就无所谓，什么改正不改正，根本没人放在心上，仍拿过去的老眼光老习惯对待她。

实在不能在这里再呆下去了。白刚回到省里在原单位坐了几个月的冷板凳，后来才去了中科院一个研究所。工作安排下来以后，便在昔日老领导之间奔走，得到老领导的帮助，吴玉萍终于又回到了老本行，在省里《农村报》得到了一个编辑的位置。尽管她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省里一家报纸的编委，但她对这二十多年以后的新职位并无不满，觉得能回到本行就不错了。她喜欢文字工作，喜欢编辑。喜欢在琢磨每一个标题，修改每一段文字中寻找乐趣。她不喜欢整天琢磨如何去搞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更不想去寻求权力，驾驭别人。

第一部分 (6)

万物之中，人是最复杂的了，也最难相处，这些年她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所以还是尽量减少与人的冲撞。尤其是在报社当领导，不仅要驾驭人，还必须谨慎小心，把业务一丝不苟地抓好。报纸不像行政单位，有一点疏忽，出点纰漏，就会马上在报上现眼，有了差错，万目共睹。不仅是众多读者清楚，更包括那些顶头上司和省、市领导。有些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一旦领导怪罪下来，恐怕要重遭厄运了。虽然经过拨乱反正，要随便打你个什么分子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一些“极左”思想在有些人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谁能保证所有领导处理问题都那么正确，何必千方百计去寻求权力，当个什么领导，整天担惊受怕地操那个心呢！

可是形势却把吴玉萍推向了领导岗位。报社很长时间就没有总编了。原来的总编赵兵，应该说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年轻人。但“文革”中他是一个市里某一派的造反头头。那个市搞得乌烟瘴气，动枪动炮，武斗最凶，持续时间最长。因为他在“文革”中出了名，出学校不久，便当上了报社的总编。他完全是在“文革”那种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还算能干，但是许多方面都带有“文革”时的那种影子，而且他在“文革”中有些问题还有待清查，所以被免了职。

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各单位各部门即便是小单位，也都有个大问题——那就是让什么人接班。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几年了，但是最初的那一段时间，还是“两个凡是”当家，对“文革”中许多“左”的东西仍然是肯定的。所以无论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组织上的清理都很不彻底。不少造反起家的人还占据着领导岗位，坚持“左”的那一套。他们年轻力壮，不久老干部一下，他们很可能成为更高一级的接班人。这些人掌了权，还会推行“极左”的一套，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中央提出趁老同志们还在，必须选好可靠的接班人。最迫切的任

务就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长期受压抑被冤枉的一些知识分子被重用，就不难理解了。

吴玉萍就是这样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当领导找她谈话时，她不仅感到太突然，而且也觉得自己很难胜任，所以一再推托。她不是出于虚伪出于谦让，而是出自内心。她不愿卷入各种矛盾的漩涡，只想宁静地当个小兵。可是领导说党组已经决定不能更改了。

上级领导来报社宣布新班子的任命，在全体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吴玉萍任副总编，主持全面工作。原来两位副总编仍任副总编。大会以后领导又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人员有三个副总编和办公室主任。让大家谈谈如何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些什么具体意见、建议和想法。

一片沉寂。两个副总编默默无语。头头不说话，办公室主任也不好表态。他虽不说话，但看得出来十分不安，神色惶惑，手足无措，环顾左右，抓耳挠腮。

这种气氛，吴玉萍曾有预感，但她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三个人像铆上劲的一样，长时间一言不发。她知道两个副总编根本看不起她这个改正右派。进报社时虽然有领导说话，但是为减少进报社的阻力，她还曾找过这两位副总编。吴玉萍是在他们的首肯之下才进报社的。尤其是那个戴着深度厚近视镜的老胡，一直主持业务工作。吴玉萍刚到报社的时候，确实对编辑业务生疏了。对繁体字简化汉字也分不太清，是他给了她帮助，有时审稿时还要给她改正错字。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她竟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原来他以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位副总编。现在吴玉萍才来几天啊！突然间竟一下子成了他们两个的领导了，主持全面工作。

那两个副总编在报社时间都不短了。老胡一直是办报出身，《农村报》创刊时就是创办人之一。这几年他在赵兵的领导之下，感到非常压抑，心情很不舒畅。赵兵根本没办过报，出校门不久就是总编辑。不仅业务不熟，而且根本不把他这个副总编放在眼里，什么事也

不和他商量，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几年自己一直是委曲求全，事事忍让，顾全大局，不使关系闹僵。现在可好，走了一个造反起家的老“左”，又来了一个落实政策的老右。总编辑还是没有自己的份儿。虽然吴玉萍也是副总编，但是主持全面工作，将来总编还不是她的？他知道自己一次次失去机会，就因为不是党员。但是非党员怎么了，还不如一个刚改正的右派？当然这话说不出口，只有闷在肚里。所以是满腹牢骚，怎么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哪有这种心情？

主管领导见没人发言，只好打破沉闷，点名发言了：“老胡说说吧！你是老人了，对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老胡无奈，只好咳嗽两声，清理下嗓子，才不紧不慢地说：“宣布老吴同志主管全面，我并没有感到意外。至于我的工作也在意料之中。这几年一直做这个工作。这回只是又明确了一下。这个职务，连个七品芝麻官也够不上，不过是个八品半的芝麻渣子官吧？其实我根本算不上官儿，只是个听人指挥的生产小队?吧！”

“听人指挥的小队长？其实小队长可比大队长重要啊！同在一个大队，有的小队分红只有两三毛，有的小队就可能七八毛。人们生活好坏，全仗着小队长呢！”吴玉萍看出了老胡的情绪，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故意表示没听懂他发言中的隐喻。同时也敲一敲老胡，不要故意贬低自己的职务，贬多低你是副总编也担着一份责任。

“那是，那是。”老胡的眼睛从眼镜片后面闪了一下，扭过脸去看了看吴玉萍，他知道这话有敲打他的意思。同时也觉得刚才发言似有不妥，在领导面前表现情绪这么低沉，显然对领导决定有不满的意思，恐怕将来对自己更不利，便笑了笑，马上改口说：“当然，就是个小队长，我也一定把这个小队长当好。”

主持会议的领导倒是沉得住气，他基本不发言，不指望在这个会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只是观察一下人们的情绪，让人们把心里话说出来。他对几个人的思想也估摸个差不多，但还是想知道些更具体的想法和态度。所以别人讲话时，他不打断也不想解释，他知道这些

思想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今天让人们说出来以便于今后做工作。老胡说完后又点了另一位副总编老高的名。

老高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干编辑工作也有几年了。此人年轻气盛，自视很高。赵兵被免职以后，他认为总编辑应该是他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琢磨了很久，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老胡。他资格老，业务熟，这是他的优势。但他不是党员。非党员也不是不能当一把手，毕竟太少了。编辑部还有几个人很能干，来报社也有几年了，领导对他们的印象很好，但又年轻了一点，资历水平都不能和自己相比。将来从里边选一两个副总编还可以，绝不会跳过自己这个副总编，从他们当中产生总编吧！外派的可能性他琢磨更小。所以琢磨来琢磨去，他觉得这总编是非他莫属了。至于吴玉萍，他连想也没想，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宣布吴玉萍主持全面工作，大概在全报社震动最大的就是他了。

老胡也有震动，但还可以鼓着劲儿说一句并不感到意外。老高就连这句冠冕堂皇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开会时一直低着头拼命吸烟，屋子里被他弄得烟雾弥漫也浑然不觉。直到领导点了他的名，他才突然猛醒，懵懵懂懂地“啊啊”了两声，然后说了句：“领导怎么安排我没意见。”

第一部分 (7)

说是没意见，这样一个会，只说了一句话，连个努力工作搞好团结的客气话也不说，显然是有意见。领导心里对这一点当然明白，但是并不点破，倒就着他这言不由衷的表态就坡下了驴："你们两位都没意见，没意见就好。我相信你们会搞好团结，努力工作的。当然也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有了问题多商量，我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他看了看表，快十二点了，便就此结束了。

吴玉萍回到编辑室里，人们都回家了，只有她的小女儿强强还坐着小板凳，趴在椅子上做作业。吴玉萍和白刚本是儿女双全，儿子在"文革"中不幸淹死了，只剩下了这个小女儿。白刚工作忙，经常下乡，就是回家也是没黑夜没白日地看资料写文章，带孩子的任务就全落在了吴玉萍身上。吴玉萍上下班便带着上小学的女儿，中午娘儿俩在机关食堂吃饭，吃完饭吴玉萍回编辑室，把三把椅子拼接起来，枕着报纸合订本迷糊一觉。女儿吃完饭就上学。那时小学生正是"文革"时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学生特多教室少，只好实行二部制，轮流在教室上课。不能上教室的自带小板凳在院子里学习。所以除了背书包以外，还要抱个小板凳。

快到下午上班时，吴玉萍又忙了起来，把椅子摆好桌子擦干净。看看女儿是不是把地弄脏了，弄脏了还要把地拖一拖。然后才坐下来看稿。这一切已经是吴玉萍的生活习惯了，向来如此。今天她还是这样。可是今天不同了，编辑们一进屋，就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她，有人说："哎？怎么，你还在这儿办公？"有人说："找他们要钥匙，去赵兵屋里办公啊！"话语里充满了同情，也透露了不平。

吴玉萍改着稿子，还在为上午的会议所苦恼。两位副总编肯定是不服气，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可是他们究竟想怎么着？会故意给自己出难题吗？这些思想缠绕着她，办公室的问题她确实还没想到。经人们一说才想起来，是啊！按常理办公室主任应该把钥匙送过来，而

且帮她去收拾屋子的。就是管行政工作的副总编老高也应该主动过问这事呀！她知道办公室主任老常人很老实，问题不会出在他身上，一定是副总编有人说了什么。想到这里，她觉得这问题不应该让它掀起什么风波，在大家面前更不好说什么，便解嘲似的说："这地方不是一样吗？和大家在一起，有事好商量，有什么不好啊！"话虽这么说，但她觉得他们一时心中不痛快，过两天就会解决的。还能长期让她在这儿办公吗？

过了几天仍没动静。赵兵早已调离了报社，门却锁着。两位副总编在一个办公室，这两天也锁着门，不知到哪里去了。钥匙交不交的不着急，人却应该有个去向啊！吴玉萍问办公室主任老常，他推说不知道。问赵兵屋里的钥匙，他说赵兵走的时候就没交给他，可能交给领导了吧！问他在谁手里，还是不知道。吴玉萍知道，要是白刚遇见这种情况，早就火了。可是她觉得老常也是处在夹缝里，这么个老实人，难为他干啥？想了想，忍了。

这就是吴玉萍遇到的第一个难题——闭门羹。

一天中午，吴玉萍吃过饭从食堂出来，见办公室的小张向她招手。吴玉萍知道她可能有什么话要说，两个人来到僻静处。小张告诉她："高副总编拿着赵兵屋里的钥匙，他说他要搬到那里去办公。他们两人一人一间。他还说……"小张迟迟疑疑，显然有些顾虑。吴玉萍说："他说什么，你就说吧！我不会说出去的。"小张一直是同情吴玉萍的，来到报社以后，这姑娘在生活方面给过她许多帮助。看到吴玉萍希望她说下去，便不再迟疑了："他还说：这总编的位子早该是他的。为什么让新上任的副总编管全面？既然都是副总编，她刚上来，为什么让她占一间？我先占上，看她怎么办？他是想把你和胡副总编挤到一个屋里去。"

这又给吴玉萍出了第二个难题——抢房子。

吴玉萍半生坎坷，备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对职位、名利早就看淡了。内心深处唯一不能泯灭的是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到了报社以

后，终于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她包了第二版的农业科技和副业指导等专栏以后，就决心为搞好农民的生产、生活助一臂之力。她包的这几个专栏每天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反映各种问题和提出要求，也对她表示感谢。阅读这些来信时是她最愉快的时刻，她仿佛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炕头上，和他们一起拉家常，探讨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她在基层工作二十多年，直到现在，那些和她熟悉的乡亲们的影子，还经常浮现在眼前。是他们在患难中给过她许多帮助。是那些善良的人们，在她蒙冤的那些艰难岁月里，给予了她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正是他们，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给了她希望，在她活得精疲力竭很难支撑下去的时候给了她力量。可是他们的生活也真是太艰难太困苦了。她体会过农民的善良，也了解他们的艰辛。她深深热爱着他们。今天自己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就是最大的愿望和满足了。除了这些，其他问题都?次要的。

吴玉萍微微向小张一笑说:“谢谢你！我在哪个屋办公都一样，他要占就让他占去。我想他占不长吧！”小张听了非常不服气：“吴副总编，你也太老实了，不会找他去说说？现在不比过去了，怕他啥？过去他们瞧不起你，人们就有点看不惯。现在是你主持工作，他们这么干，不是明显给你眼罩戴吗？这样你再让着他们，以后他们就会登着鼻子上脸，更管不了他们了。”

小张说得有道理。老高要抢占办公室那是没道理的，不能让步。可是吴玉萍这人逆来顺受惯了。过去的逆来顺受是不得已；今天的逆来顺受是出于宽容，不想与人争执。所以她向小张解释说：“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先看看事情的发展。我不想刚一上任就和人们闹得关系很紧张，甚至和人吵架。”

“吴副总编，你不好意思说话，我找他们。”小张说，“我是办公室的，也有这个责任嘛！”吴玉萍忙说：“不！不！你不要卷进来，那样对你对事情的解决都没好处。”小张无可奈何地看了吴玉萍一眼，噘着嘴走了。看来她还为这事愤愤不平。

吴玉萍嘴里说得很平和，心里也实在生气，觉得过去都挺好的，有说有笑，心无隔阂，为这职务，就这样给我出难题？又不是我争你们抢你们的，是领导决定的，你拿我出气干什么？

回到办公室以后，她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拼上三把椅子睡觉，也不能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稿，而是坐在那里发呆。她想他们不仅是给我点颜色看出出气，而是要给我出难题让我干不成，逼我打退堂鼓。或是让领导最后无可奈何把我免掉。抢房子只是第一步，实际是要和我摊牌，公开闹别扭。

她不由得想起了宣布任命以后几个同志偷偷地和她谈话。有个同志说，老高不出两个月就得给你出难题。当时自己还不太相信，说我不招他不惹他，无冤无仇的他给我出难题干什么？有个女同志在中午下班后，趁别人都走了屋里只有她们两个人时，几乎是含着眼泪激动地说："宣布你主持工作，这太好了，我十二分地拥护党的决定。你是个老革命，地下工作时出生入死，以后又多磨难，现在当领导了，可要树正气，不能老是树那几个人。过去的领导除了他们团团伙伙的，别人都不敢和他们谈话，有事没事的，一来就在会上嚷，粗脖子红脸地训人。我一到这儿总觉得像有人监视我一样，心里非常不舒畅。你也得小心，有人还会给你下马威。"

第一部分 (8)

尽管当时她不相信，这几天的事实证明这些同志说的是对的。看来这下马威还是刚刚开始，也许是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呢！本来自己是想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的，怎么偏偏又陷入矛盾的漩涡里？报社里本来问题就够多的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现在又有人制造矛盾出难题，自己能够对付得了吗？能够干得比人家更好吗？一生中头一次当领导，就碰到了这么多的难题。她对自己还缺乏信心。

她正像头一次掌鞭子的驭手，面对眼前几匹烈性的高头大马，不知道给自己带来的是力量，是成效，还是危险、挫折甚至是灾难。她真不敢想下去了。

她每次回家时研究所的同志们都有人祝贺她。说这回可行了，你们两口子都当领导了（人们都知道白刚已内定所党委书记）。有人说，政策的威力就是大呀！一下子使一个多年抬不起头来的“罪人”变成了领导。有人说，你们两口子该多高兴啊！是啊！她一生头一次被任命，别人梦寐以求得不到的东西，她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应该是多么兴高采烈呀！至少也应该是充满喜悦吧！

可是不，她高兴不起来。平时守着自己那一摊，她觉得一切都有条不紊。虽然忙碌，但是没有其他杂事干扰，与人没有纷争，日子过得特别平静愉快。现在有了这副担子，突然觉得许多问题都缠上身来。这个要找她谈话，那个向她反映问题，暗中说风凉话的，公开出难题的都来了。而且平时也没觉得报纸有多大问题，反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报纸好坏，就跟着大伙儿推着往前走。

现在仔细一想，真正是问题多多。一时间许多矛盾都纷至沓来，许多难点都摆在了眼前。每个矛盾似乎还都在自我膨胀，许多难点越想越难以排解。搞得她头晕脑涨。摆脱了那成堆的稿件，不但没觉得轻松，反倒觉得很累很紧张。

有一天回家后她跟白刚说："我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白刚笑了："当官了还想哭？"吴玉萍说："人家苦恼得没法儿你还笑，我不会当官。你看人家赵兵，那总编当得多么自在？爱上班就上班，不上班也没人知道他干什么。上班也是把门一关，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高兴了找亲信到屋里，还是把门一关，谈工作还是聊闲天，仍然是谁也不知道。不高兴了开会大喊大叫地把人们吓唬一顿，谁也不敢说什么。咱哪行？"

"着啊！"白刚一拍大腿说，"他那样还能当官儿。咱一不谋私利，二不辞辛苦，一心扑在工作上。业务比他熟，责任心比他强，有什么干不好的？"吴玉萍苦恼地说："人家有几个左膀右臂扶持着，一吹胡子瞪眼，人们真怕呀！能把人们镇住。咱行吗？"

白刚笑了："是啊！你没胡子可吹，大近视眼也瞪不起来。"吴玉萍生气了："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就知道取笑。"白刚见妻子生气也认真起来："凭吹胡子瞪眼，搞小圈子，拉帮结派那是'文革'余毒，光让人怕是当不好领导办不好报的。咱要干就是凭一身正气，不搞拉拉扯扯，要动员起大家的力量，共同把报纸办好那才行啊！"吴玉萍有点没有信心："你想团结，人家不团结，这不，有人说风凉话，有人公开出难题，连办公室都要霸占，硬是不给你。"

白刚说："抢占办公室？这个不能让步……"没等他说完，吴玉萍便把话抢过去："不让步怎么着，就得吵起来，闹翻了不是更不好办？"白刚想了想说："不让步，也不要着急。要抢不是还没抢吗？我判断他不敢公然干那种无理的事情，他终究还是个党员是个领导干部嘛！别着急，等等看，要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人们还是能判断是非的。现在摆在你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团结好群众，调动大家积极性。"

吴玉萍本来就没把办公室看得多么重要，多年住在直不起腰来的地震棚里，办公室里连自己一张固定的桌子都没有。现在家里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三室一厅的新楼房，在大楼里办公，成了单位的领导，她心里还有什么不平衡？她不再考虑那扇锁着的门，先任它去吧！两位

副总编不来上班，她也不去理睬。她仍然在编辑部的大屋里，和大家一起考虑着怎么改版，怎么把报纸办成农民最喜欢的报纸。经过和大家几天的酝酿，她在白报纸上写下了三行大字：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压在了自己桌子的玻璃板底下。

有人见了这三句话，好心地劝告她：咱心里有数就行了，可不能公开亮出这样的话。不用人说她也知道，这三性是长期以来经常作为资产阶级办报方向批判的。现在虽然环境宽松了一点，仍然会遭到攻击和反对。因为素来就是要求报纸作为党的喉舌，不管什么报刊，必须把党性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你怎么只提三性，不要思想性党性？又怎么能把知识性放在首位？可是吴玉萍觉得一张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报纸，为农民提供各方面的知识，使农民都爱看，各种科学技术，学了就会，会了就能去做，做了就可以受益，就可以生活得更好，这不是具体体现了党的富民政策吗？这不是?性的具体体现吗？公开亮出来，使人目标明确，努力做到这一点，有什么不好？有人会攻击，会说闲话，或者写黑信，那就任他去吧！要想找事，没缝儿还可以下蛆呢。

吴玉萍不辞辛苦早来晚走，全身心投入到报纸的改革中来。而且不管人们反映谁是这个副总编的人，谁是那个副总编的人，她都一视同仁，不带成见，不亲亲疏疏。很快编辑们都围在吴玉萍的身边，连以前对她抱戒心、背后说风凉话的人，也都参加到改革的讨论中来，探讨怎样才能把报纸办到农民的心坎里。说是开会吗？没人召集，而且一天中断断续续；不是开会吗？大家都在议论和探讨办报的方略。

这里热热烈烈，那里却冷冷清清。那里是哪里呢？是副总编办公室。

那里先是锁门没人办公。见没人找他们，反而觉得奇怪和不安，又自动回来上班了。但回来了仍然是进屋把门一关，给你个不见面。他们见编辑部那么和谐热闹，又不愿参加进去。因为按惯例有什么事都是副总编把人叫到自己屋里谈问题，哪有领导凑到大家的屋里去研究问题的？他们不知道吴玉萍这种做法算是哪道菜，不愿意去屈就。

他们本来认为钥匙在他们手里，吴玉萍没法了一定会去找他们的。可是吴玉萍就是不理这个茬儿，也不去敲他们那关着的门。

第一部分 (9)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这边仍然热热闹闹，那边依然冷冷清清。

有一天中午，吴玉萍从食堂吃饭回来，见自己办公桌上扔着一串钥匙，也不知道是谁放的。她知道是赵兵屋里的，便拿钥匙把赵兵那间办公室打开，清理了一番，开始在总编室办公。但是她的门是不关的，谁有事都可以直接进去。单位就这么几个人，内心坦荡荡，是不必整天关门密谋的。她把这些天酝酿的想法，找两位副总编共同议论探讨，根本没提钥匙的事儿。那两位副总编自然也不愿意提起，编辑们也都心知肚明，不好再议论这回事。大家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儿一样。很有可能是一场暴风雨的办公室风波，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通过这件事吴玉萍对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更充满了信心。

半年以后上级任命吴玉萍为总编。不少矛盾随着这一任命也就画上了句号。报纸逐渐在广大农村扎了根，发行量直线上升，竟突破了四十万份。那时事业单位都是靠财政拨款过日子，吴玉萍主动提出了不吃“皇粮”，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成了改革的排头兵，这在全省还是第一家。而在几年十几年以后，其他单位才艰难地走向“断奶”的过程。

因为办公室正在粉刷，白刚暂时还不能上班，这使他不得不在家里多呆几天。平反以后夫妻两人都忙，白刚又经常下乡，就是回家也是在办公室又看又写，不到半夜睡觉不回屋，所以两口子连个说话的时间都很少。不能上班，倒增加了两口子说话的机会。吴玉萍知道白刚上任以后，比她的难度更大。有一次她说：“到省委这担子可够重的，你能行吗？我真为你担心。”白刚说：“放心吧！我不会大哭一场，只想大干一场。”

吴玉萍说：“你看，你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又来了，告诉你那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都是高级领导，里边矛盾又多，惹着谁了

也不行。咱又不比人家都是老资格，一个小人物刚上去可得小心着，不能冒失。我就奇怪你怎么就没有担心、害怕、发愁的时候？”

白刚说：“怎么没有？……”但是他没有说下去，只是一笑了之。的确，白刚这样一个小人物，一下进入省委常委，他怎么会没有担心、害怕和愁闷呢？自从通知他担任省委书记那一天起，这种惶惑、不安和担心，一直也没离开他。在一些大问题上，他曾设想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就是在一些小事上，他也曾有过担心。

不过他不像吴玉萍那样，有了发愁的事必须找人说说，尤其是向白刚倾吐一番。两人意见一致，说说愁就解了。意见不一致，她大吵大闹，也落个一吐为快。白刚不同，有了担心发愁的事情，总是留在肚子里自己慢慢消化，向来不和别人诉说。不到解决的时候，他连吴玉萍也不告诉。

白刚到省委上班以后，他曾担心的一些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他没料到的问题却接踵而来。

头一天上班时能不能进省委大门，他都担心过。传达室老头他是认识了。但这次是坐研究所的汽车走大门，不经传达室，大门口是军人站岗，我连个证件也没有，门岗还是不让进吧？他正在琢磨，汽车却从省委的大门前开过去了。白刚说走过了，刚才不是到了吗？司机说人家交代了，省委领导不走正门，有个旁门。旁门是紧紧关闭的，门岗站在门里。只短促的三声喇叭，大门立即开启了，汽车顺利而过。原来有人安排好了，早已把车号告诉了门卫。

白刚和一起来的几个领导在一座楼办公，原来的书记们在另一座楼办公。他要找书记联系，书记楼前和大门前一样，又是警卫森严。不用说外人，就是办公厅的人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一般人要受盘问，还要里边来人接才能进去。

白刚头一次去的时候，觉得又要受盘查吧？人不像汽车，没有编号，警卫也根本不认识我，能让进去吗？谁知道他离门岗还很远，警卫就把门给他拉开，恭恭敬敬地等候了。这不禁使他感慨万千，以前

省委这个大门，对他是那么森严，现在却突然一路绿灯了，包括到省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里。

他也曾想过一个多年的“劳改变儿”（当年对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的蔑称），一个只是相当于处级的干部，连个正式的处长都没干过，一下到了省级领导岗位，人家会看得起吗？到研究所当个一般干部，不少人还说三道四，有些场合还公开给你出难题，到这样的大机关，是不是也会有人给点颜色看看？可是很快就发觉他这点担心也是多余的。人们对他都很客气，都很尊敬。尤其是有些下级，那种尊敬都有些过分。自己身体很好，上汽车时却有身边人员用手挡在车门的上方，恐怕碰着。下楼的时候，身边人员又侧身走在旁边保护，恐怕摔倒。跟下级谈事情时，对方总是规规矩矩站在一边，让坐也不坐。有时明明自己说错了，对方还在是是是。对这些有时他坚决拒绝，有时又不好当下说破。以前的担心消除了，不过他心里并没有高兴，倒是增加了?种忧虑，同志之间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相互之间能真诚相处坦率交流吗？还会有纯真的感情吗？

很快他就发现有人在尊敬的背后，感情真的并不那么纯真。那是他绝不曾料到的。他刚来时不注意进屋随手关门，这门是一关就自动锁上的。秘书虽年轻却是办公厅的老人，告诉他：“你要注意安全，找你的人太多，随便进出也没法工作。进屋以后把门锁上，有人敲门也不要开。省委领导有事都会通过电话，不会直接找你来，厅里领导找你也会预先通电话。其他人有事，一般人都知道先找我，我认为有必要会拿钥匙给他们开门。”可是白刚不习惯，进屋倒是注意关门了，但往往是听见敲门便不自觉地去开门。

有一天上班不久，便听见敲门声。起初只是轻轻的几下，他没有理睬，他以为一会儿那人便会去找秘书的。一会儿又敲，还是轻轻的，好像十分有礼貌，而且还听到一些人窃窃私语，好像还不是一两个人。他想这会不会是上访的？大门口警卫森严，楼门口还有值班人员看守，上访的个别人可能混进来，一群人不会。另外，他也不相信

自己刚来便会有什么安全问题。他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这儿不走。一开门可了不得了，一群人冲进了屋子，把那么大的办公室都挤满了。吵吵嚷嚷，这个要解决老婆工作问题，那个要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还有房子问题，工资问题，调动工作问题等等，嚷得乱成了一锅粥。

这么多人一起来，而且进屋就乱嚷，这不是为解决问题显然是捣乱。白刚一看便气不打一处来，突然喊道："都给我住嘴！你们都是哪里的？"这一嗓子倒是把大家镇住了，屋里安静了许多。但是有几个人并不惧怕："都是办公厅的！要求给解决实际问题。"人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依着白刚的脾气，很想喊一嗓子都给我出去！但是他觉得自己刚来，处理问题还是不要太简单，要争取多数人理解，便尽量压住火说："既然都是办公厅的，就应该懂点规矩。这么多人吵吵嚷嚷的能解决问题吗？办公厅有这样解决问题的吗？我告诉你们：有问题找处室领导，不能直接跑到这里来！"

第一部分 (10)

这时楼里几个秘书听见吵嚷都来了，一看确是办公厅的，便推推搡搡地让他们走。白刚一摆手不让他们马上把人赶走，想听听人们说什么。多数人动摇了，想赶紧走不说什么了，但还是有几个人不想走："处室解决不了，让找你。"白刚的火气上来了："好啊！处室领导说让找我？你们是哪个处室的，哪个领导说让找我？"他拿出了纸笔喊道："过来，都给我写上！"

人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写。有个小伙子一看要成僵局，便挺身而出说："让我们写谁说的干吗？这不是威胁吗？不用谁说，就应该找你！"随后以轻蔑的态度说，"你兼着秘书长，知道秘书长是干吗吃的吗？就是管吃喝拉撒睡。"

白刚严肃地说："把你那嘴放干净点！你不用问我干吗吃的，我先问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小伙子回答说："办公厅的木工。"白刚说："不像啊！办公厅的人对秘书长能这样说话？你也不像个木工啊！这不是想教我怎么当秘书长吗？这哪是木工的活计？"人们笑了。那个木工不好意思地说："我是要求解决宿舍。"

"要求解决宿舍？像你今天这个样子，不用说房子，连你这个人也得从办公厅清出去。"白刚严厉地说，"你不是教我怎么当秘书长吗？告诉你，我就是这样当秘书长！一切按规矩来。不懂起码的规矩，闹事，捣乱，走人。我想这么多人一起来，不会是你们一觉醒来碰巧都想到一块了，其中必有高人的指点。你们要记住：不要上当。高人总是真人不露相，躲在背后，最后吃亏的是你们。考虑到你们这些人是上了别人的当，今天先放过你们这一回。以后再这样胡来，立即离开办公厅。你们也给帮你们出主意的人捎个话，连躲在背后的高人也是一样，我绝不放过。最后我告诉你们，我管办公厅，还真不管这类的吃喝拉撒睡，该找谁找谁去，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该找谁。"

来时人们气势汹汹，硝烟弥漫，走时个个低头耷脑，无精打采，灰溜溜地走了。虽然事情顺利地平息了，但是白刚心里却没法平静。看来不露相的真人正在暗中较劲儿。他本来可以采取措施，让那真人露相。可是那样一来就会兴师动众，搞得人心惶惶，而且那样办是不得人心的。只要自己正大光明，有人暗中较劲儿怕什么？他要是从此收敛也就算了，要是仍不善罢甘休，早晚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的。

这背后真人是谁呢？白刚也有过猜测。他想这人不会职务太低，太小鼓动不起来，他也不敢。而且自己刚来，与他没有利害关系，他鼓动这个干什么？处一级的可能有人参与，但不会是主使人。再往上至少是个副秘书长甚至是更高层的人物。

当时的办公厅不像现在的办公厅，现在的省一级办公厅副厅级以上领导就有二三十人，当时的机构没有现在这么庞大。省委办公厅处以上没有厅级班子，只有几位副秘书长。白刚是只身来到省委，分管办公厅兼着秘书长，工作还全靠几位老副秘书长协助。老副秘书长也真老，年龄大的已经七十多岁，除一人外年轻的也都快七十了。几位副秘书长中只有三四位能坚持上班。另外几位有的是有其名无其实，根本不上班也不管事；有的是不上班还管事，重要事情进行遥控指挥。不管上班的不上班的除一人之外，都超过了应离休的年龄。几位老同志虽然还在坚持站最后一班岗，积极向白刚介绍情况，并支撑日常工作，但终究早已超过离休年龄，知道很快就要退下去，要想再有多大的开拓进取精神也难了。这样一种状况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省委的参谋部、工作的枢纽是这种状况，可是省委领导班子却截然相反。省委常委平均年龄五十多岁，五位书记中虽一人年龄较大，但都是刚到省委工作，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充满活力，五人中就有四人常年住办公室，夜间十一点多书记办公楼还是灯火通明。尤其是年龄最大的第一书记，夜里经常是干到十二点。

上边是这样生气勃勃，下边是这样老气横秋。办公厅的效率问题便是白刚最头痛的问题，常常受到书记们的催促责备。白刚几次开会

解决提高效率问题，偏偏有些急于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他追问才知道是卡在一位副秘书长那里。白刚问："他不是早不上班了吗？怎么还非等待他的同意？"

处长们回答说："他说了我不上班你们可以上家里来请示嘛！可是到家里去请示不是不在，就是让把文件放那儿等他研究以后再说。"白刚说："长期不能上班就不要管事了嘛！以后不要到家里去请示，有事直接找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以免误事。"

这位在家的副秘书长知道以后很不满。他是老资格，连省里有的领导都曾是他的部下，不少领导遇事都让他几分，什么事他都不在乎，文件在他那里压个三天五天是常事。白刚一来就这样不客气，剥夺了他的权力，他当然不高兴，而且他也不会把白刚放在眼里。这次来闹事的人，不少是他分管处室的人。白刚想，这事很?能和他有关，是不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你不是不让我管事吗？好！都让他们去找你。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白刚猜测鼓动闹事的另一个人就是那位比较年轻的副秘书长了。他叫荫成，虽然年岁也不小了，但是还不到离休年龄。他可能考虑到副秘书长中只有他可能留下，所以白刚一来，他就套近乎，对白刚十分客气，而且很虚心，几次当众表示要向白刚学习。他年龄比白刚大，当众这种表示弄得白刚很不好意思。不过别人表示亲近，自己也不应拒绝。虽然知道此人过去在省委派性斗争中卷入很深，长时间都是几任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参，但是白刚觉得现在的省委领导班子中，原来两派的人都没有了，主要领导是新人，新班子是团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嘛！下边人还能闹什么呢？既然荫成对省委内部情况十分清楚，自己人地两生，对办公厅业务也不熟悉，留下这样一个老人还是可以的。所以有些事就让荫成去办，也想让他多担点担子。

交往多了，渐渐白刚便发现荫成对办公厅的人和事，往往还是站在"文革"中派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总是强调他保的那一派是正确的，对立的那一派是反动的。白刚说对"文革"中哪一派都难全面肯定

和否定，过去的情况中央已有结论，我们不能再算那笔旧账，更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

第一部分 (11)

荫成对白刚的这些劝告根本听不进去，还是拿过去一些事来纠缠，意在利用他现在的有利地位，让白刚卷进来，搞垮过去政治斗争的对手。硬说办公厅一位精神病患者，是以前办公厅一位副秘书长打击陷害的结果。

白刚到办公厅以后，有关领导介绍情况时曾谈到这件事，那位所谓精神病患者，确曾为几句话被怀疑过，精神受了刺激，不过也没有成精神病，办公厅曾调查过是谁揭发了他，一直没弄清，但肯定了和那位副秘书长无关。最后办公厅有份总结材料，谁也没有追究。这份材料几位副秘书长都同意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白刚了解过材料确实几位副秘书长都传阅过，但是荫成仍以此事为借口，硬说他没见过这文件，调查是少数人悄悄进行的，必须追查调走的副秘书长的责任。

荫成再次来纠缠时，白刚仍然说传阅过的材料我已看了，你也签字同意了，这问题已解决，你不要再纠缠了。谁知荫成却恼羞成怒，竟说不管签字不签字，那个副秘书长应该处理，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不能一把火也不敢烧，躲着问题走。你也是受过迫害的，有人被诬陷迫害成精神病，你竟然无动于衷？

他三番五次地来纠缠，白刚觉得这人简直是无理取闹了，调查材料已肯定和那位副秘书长无关，还怎么处理？便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要没别的事你走吧！等于对这位副秘书长下了逐客令。从此也就开始了多事之秋。要求他办的事效率更低了。尤其是他分管的一些事情更是难办，不是他分管的事情他也插手。

那次鼓动许多人大闹办公室，不是那位不上班还要管事的副秘书长，那就是这位还比较年轻的副秘书长了，也有可能是两人联手鼓动的。因为不管是“文革”当中，还是以后省委几次不团结中，他们都是

一派。他们既敢策划这种活动，哪里还有心把办公厅工作搞好？所以白刚的工作就更困难了。

有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姚安看到他批示的急件七天才印出来，这样到地、市再传达到基层得多少天？便很生气，立即批示："文件运行这么慢，到基层已成明日黄花，还有什么用？查一查是哪个环节误了事？"

老书记性子急，是个老大学生，抗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虽然七十多了，但是办事还是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尤其是对文件，从起草到印刷、运行他都步步严格要求，要求高效率。他讲话的稿子，多是自己起草，简而明，没有一点套话、空话。他也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下班，没有什么应酬活动，更没有什么家务牵累。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工作时间。吃完饭就回办公室，不是写，就是看，没有这种精神，中央也不会让他二次出山的。

他是"文革"以前的老部长，"文革"中被斗得很厉害，长期没能解脱。解脱后又到另一个部当部长。后因年龄太大，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家休息了。但中央因为这个省情况复杂，领导班子长期不和，几次调整省委主要领导都没能解决问题，便下决心找这位已退下来的老同志再次出山，彻底解决这个省的老大难问题。

他到省里以后，也确实很有魄力，彻底改组了省委领导班子，抛开派性斗争，用人搞五湖四海，广泛地公开地选拔人才，终于解决了派性斗争和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但是面对的又是干部队伍中的迟钝保守，精神不振，办事效率低下，他对此非常着急，但解决起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班子问题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效率问题就难一次见效，所以经常急得发火。而这火又经常发到兼着省委秘书长的白刚头上。

白刚为文件运行慢早就头痛了，过去几次都是让荫成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只是就事论事，临时给印刷厂打电话催促一下。这次白刚再找他，他却连督促也不督促了，而是不急不慢地说："你批的急件太

多，急件也就急不了啦！七天发出去，已经不错了，不急的文件，经常要十天半月，过去向来如此。我在办公厅多年，经的书记多了，都没为这事着急过。其实一般文件是什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么个三两天，何必催这么紧？”

白刚猛然一惊：他原来是这种思想，怪不得说多少次都解决不了，他根本就不想解决。过去一说就答应去办，只是应付。现在不支持他纠缠旧账，想独揽办公厅大权的希望落空，心中不满，便连应付也不应付，觉得你离开他玩不转，要拿你一把。这种人绝不能依靠了，说不定他还会在暗中故意作梗。想到这里，白刚便直接找秘书处长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文件运行慢究竟是哪个环节存在问题。没想到秘书处长和荫成的思想如出一辙，说文件运行不能再快了，多年都是这样子。白刚听了非常生气，原来他多次强调效率问题，他们根本都没往心里去。坏事就坏在这种思想上。

白刚又在厅务会上批判这种思想，说：“改变作风、提高效率问题，已经讲过多次了，谁要老是把厅务会的决定当做耳旁风，不理不睬，那就只好走人。我让秘书?长去解决文件运行太慢问题，他说多年都是如此，这不是理由，不能这样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现在就是要振作精神，各方面都要提高效率。”

也许是白刚的态度过于严肃了，在办公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秘书处长坐不住了，他这种说法，便是荫成的传授，便马上去找荫成诉说委屈，说不能再顶着了，赶紧想法解决解决吧！

荫成生气地说：“解决什么？怎么解决？我们还能天天上印刷厂给他看着去？你也知道，多年不都是这样吗？他们来了就都是问题了？白刚多年在农村改造，学了个木匠，你不知道？人们都叫他小木匠，到办公厅他会个啥？离开咱们他能玩得转？他不是公开点了你的名吗？不用怕，我马上找他去，他哪能这个样子呢？”

荫成一进白刚的办公室就阴沉着脸，完全不是白刚初来时见面就含笑、当众献殷勤的那种样子了。他用指责的口吻说：“白书记你刚才

批评了秘书处长，不光他本人，不少人都感到有压力……”

没等他说完，白刚说：“有压力好啊！我也有压力。有了压力，才不会总是老牛拉破车那样慢慢腾腾地走嘛！才不会总是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白刚对他已经没有了好感，而且也看出了他对自己的不满，不过为了工作，还是笑呵呵地打断了他的话，故意把严肃的话题说得轻松点，以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第一部分 (12)

但荫成马上也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是正常的工作压力，是委屈。我在省委办公厅干了二十多年，换了多少任书记，工作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文件印发七八天出去，这是正常现象。你们来了，就是大问题咧！要查是什么人误了事。难道我们过去这二十多年就是年年误事？我知道这是书记批示，不是你的话。可是书记批示了，你这当领导的，也得给下边人做点主啊！给人们遮遮风挡挡雨。要不，下边人就没法工作了。听说你过去也是一个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不随风倒的人，对上边要求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也得给他说说，不能听见风就是雨，比第一书记还厉害。"

白刚已经是耐着性子听他讲意见，但看他不仅是教训自己，而且还用激将法煽动他去反对第一书记，便再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书记做得不对，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办公厅现在工作效率低，这是省委共同的意见。文件运行太慢也是事实。我不想对过去二十年的工作做什么评论，不过我提醒你，从现在起，办公厅必须转变作风，提高效率，我兼秘书长我就是第一责任人。是的，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比第一书记还厉害，不然能贯彻下去吗？"

白刚说到最后又有些激动了。说完最后一句话，他戛然而止。荫成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虽然不服气，也不好再说什么，僵在了那里，愣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无趣，便说："那好！我走了。"

荫成走到门口的时候，白刚又把他叫了回来："你坐下，等一等。"白刚以前对荫成还抱过幻想，想依靠这个对办公厅熟悉的老人，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他不仅不能给自己帮忙，还是故意制造麻烦的一个。鼓动人闹事，如果不是他搞的，起码也是参与者，白刚对他彻底失望了。尤其是在解决文件的时效问题上，包括他和秘书处长，看来上上下下阻力都很大。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文件运行的问题，在办公厅你连个处长都支使不动，还怎么工作？看来希望他们

去解决问题是不行了，必须亲自出马，突破这一关。他想好了一个对策，立即给秘书处长打电话，让他通知上班的副秘书长和与文书处理有关的各处处长，立即到他办公室来。

这样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事先不发通知，秘书长越过层层办事人员，直接打电话召集人。这么多人不到会议室，而是来白刚的办公室，这是要干什么？人们本来就有些惶惑，到了屋里，又感到空气特别凝重，简直像冻结了一样。

荫成坐在那里阴气沉沉，一言不发。他本来一肚子怨气，但因为不知道白刚的闷葫芦里究竟是卖什么药，是不是针对他要搞点什么名堂？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领导对下属搞突然袭击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有些担心，白刚是不是一怒之下，对我采取点什么措施？所以敢怒而不敢言。

白刚呢？虽然也还客气地对陆续到来的人们招呼落座，但是招呼完便又严肃地坐在那里，紧锁双眉，再也没话，而且是满腹心事。是的，他是心事重重。因为他焦急地考虑着这件事应该怎样进行？会有几种结果？万一这一着无效怎么办？是不是会是一锤子的买卖，不成功便会全砸了，只会惹起人们的耻笑。那样不仅问题更难解决，你还有脸在办公厅呆下去吗？

屋里原有的两个人在僵持着，后来的人自然也就受了感染。一个个进来以后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知道领导要干什么，可是谁也不敢问，只是莫明其妙地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

本来按正常程序白刚应该叫秘书去通知人，告诉人们干什么。但是来了这么多人，秘书事先却一无所知，待他发觉以后，感到奇怪，赶紧跑了过来，紧张地望着白刚想问有什么事吗？没等他开口，白刚冲他摆了摆手说："没你的事，你去吧！"搞得秘书都莫明其妙。干什么连秘书都不告诉，这一下屋里的人们更惶惶不安了。人们都来了，结果却差秘书处长。白刚问："怎么搞的？人都来了，叫人的却不来。"说着便去告诉秘书赶紧找他。

一会儿，秘书处长满头大汗地跑来了。白刚正想责备他，他却指了指荫成说："哎呀！你在这里呀！我到处找你。"白刚明白了他迟到的原因，不但没法责备人家却只有责备自己了，便拍了拍脑袋："怨我！怨我！我忘了告诉你他在这里。"然后对大家说，"现在关于文件的起草、印发效率低、质量差，人们意见很大。书记批评，我多次催促，特别是荫成同志还专门解决过几次，都变化不大。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老大难了。今天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看看问题究竟在哪里，好对症下药，彻底解决一下，也省得大家有压力。现在我们就去印刷厂。"大家听了，很意外，有几个人同时提出了意见："先给印刷厂打个电话吧！"白刚说："不！谁也不要打电话。"秘书处长问："叫车吧？"白刚说："不！不远，走走吧！几部车一去，又会引起轰动。"

这几招一闹，弄得人们更莫明其妙了，觉得去一趟印刷厂，还值得这样保密？还值得这样?师动众？不知道书记想干什么，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心情都有些压抑。

到厂里以后，白刚不让通知厂长，也不去办公室，直接去车间，而且不走正门，坚持要从最后的工序开始。他们从厂房最后面的一个小门进去，直接到了校对室。只见两位姑娘都在津津有味地看小说，头也不抬，白刚到了跟前她们都没发觉。白刚笑笑说："什么好书啊？这么入迷。"两位姑娘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都是领导，傻眼了，脸羞得通红，赶紧立起来，不自然地笑了笑。

白刚从对方手里接过了一本书："啊！三毛的小说。这书让年轻人入迷了。"荫成态度严肃地质问说："上班时间，你们怎么看小说，嗯？"一个姑娘扭扭捏捏，一边思量着一边慢慢找词儿："现在没活儿，闲着也是闲着……"她显然十分窘迫。

两位姑娘急得都要哭了，她们向来还没遇见过这种场面，这么多的大领导站在面前，看样子领导是来查什么，偏偏又让领导抓住了上班时间偷偷看小说，心中的焦急是可想而知的。白刚看到姑娘的窘迫，笑着拍了拍一位姑娘的肩膀说："好啊！没事儿多看点书好啊！当

校对就得多看书。看小说，好！小说有吸引力，练快速阅读，不说一目十行，也得一看就让那些错字、丢字、不对的标点，一下就自己蹦出来，那样校对的效率就高了。”说得人们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也一下子无影无踪。然后白刚便问她们一共有几个校对，最快一人一天能校多少字，现在每天的工作量有多少。两个姑娘一一答了，白刚仔细一算这里潜力大着呢！一天再增加两万字也不成问题。

第一部分 (13)

他们往里走就是排字车间。房间很大，屋里一排排的都是铅字盘。可是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老工人在排字。白刚很奇怪："人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干活啊？"那人微微低下了头，从老花镜上面看了看白刚，愣了。不知这人是干什么的，疑疑惑惑，不知所措。显然警惕性较高，不像那两个小姑娘问什么就说什么。不认识怎么能随便谈情况呢！他没有马上回答问题。

秘书处长看到这种情况便说："这是新来的书记，想了解下你们的工作情况。"老工人思摸了一下："啊！五六个人，五六个人。"白刚说："他们都干什么去啦？"老工人以为领导来了就是到厂里参观，随便看看，问点什么一支应就过去了，没想到还这样刨根问底儿，思想没有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便犹犹豫豫地说："哎？他们？……他们刚才还在这儿啦！是不是上厕所了？"

几个人还能一起去厕所？显然他说了瞎话。白刚没有追究，也装作没有听出说瞎话的样子，又问他一人一天能排多少字，一天他们实际排多少字。白刚一听这里的生产任务再加大一倍也满有富余。

显然文件慢的关键没在这两个环节。这样白刚心里就有底了，看来这一趟没白跑，有问题只能出在印刷车间。是人手少？还是机器少？设备落后？这些问题都好解决。他想一台印刷机也没多少钱，作为省委的一个印刷厂，要花点钱装备装备，不说太先进，也不能太落后啊！

白刚边走边想，已经来到了印刷车间。到这里更使人们大吃一惊：几台印刷机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竟没有一个人。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说：机器都这么停着，人呢？几台印刷机上空无一物，只有一台印刷机上，摆着一份文件。白刚上前一看，竟是他七天以前签发的，按上面各环节签发的时间，上机子也有三天了，不知为什么却一直停在这里。

白刚这时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活多人少的问题，哪里是设备的问题，完全是管理的问题嘛！这时厂长风风火火地跑来了，还没进门，就连忙道歉："抱歉！抱歉！实在对不起，不知道各位领导来，没能迎接……"没等他说完，荫成发起火来："怎么搞的？我们来了这么半天，你才来！"这一路荫成是最不高兴的一个，因为白刚几次让他解决这个问题，他都说多年来就是如此，印文件没法再快了。可是现场看的结果，完全是工作问题，而不是客观困难。他暗暗埋怨怎么自己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怎么就相信多年来如此就一定是没法改变呢？可是他是不会自己承认错误的，只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他恨厂长，这么多人来他却没有发觉，这么多漏洞都让领导看个一清二楚，所以他发火是有来由的。

厂长看到副秘书长发火，却有点不服气。觉得这么多领导来，为什么不预先通个消息？便说："预先没通知，我们哪知道领导来。"荫成看厂长当众顶撞他，更生气了："没通知这么多人在厂里转半天你也该早知道！这是省委领导来了，要是随便什么人都如入无人之境，随便在车间闲转，这厂里还能保密吗？"厂长看到副秘书长声色俱厉，态度马上软了下来："是！是！我们工作没做好。领导来我们没能迎接，实在抱歉，抱歉！"

白刚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先别抱歉了，你过来！"他把厂长叫到一台印刷机前，"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七天前批示印发的文件，你们校对大样以后批示的开印也有三天了，为什么到现在只印了几页？"

厂长还没仔细看文件便找了一个辩驳的理由："也许中间又印别的文件了吧？"白刚说："你看看这是急件，除了我有谁还能批特急件吗？而且你们也不是一台印刷机，那些机子为什么闲着？你们那人呢？怎么车间没人干活？"白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厂长满脸通红，头上的汗立时就冒了出来，脸上一道一道地流成了小河，慌乱地说："也许是工间休息，人们出去转悠去了。"白刚把手表举到厂长的

面前说："工间休息？我们来了半个小时了，休息多长时间？你看几点了？都快下班了。"

这时几个工人回来了，在院子里还热热闹闹地争论着刚才的棋局呢！显然是在哪里刚下完象棋回来，一路上吵吵嚷嚷，一进屋才傻了眼。厂长一看工人们回来了，怕当着大家的面出丑，便对白刚说："请领导们到办公室坐坐吧！"白刚一想也是，不好当着工人们批评厂长，便同意了厂长的意见。

办公室除两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以外，四周墙上光秃秃，没有许多工厂里惯有的那些工作进度、完成任务统计等各种表格，也没有各项规章制度。白刚知道一般这类小厂的办公室都有这些，是不是他们连这些起码的管理制度也没有啊？等大家落座以后，白刚看了看表说："今天看了厂里情况，可能大家有许多话要说。但现在快到下班时间，没法议论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件运行慢，不是没法解决的顽症。"然后对厂长说："厂里每月完成多少任务，各车间每月的工作量是多少，各个工种有劳动定额吗?"

厂长说："活随来随干，都能及时完成，就没有给他们规定定额。每月完成多少工作量车间都有记录。"白刚说："及时完成是多长时间，有个制度吗？比如一般文件要几天出厂，急件多长时间能发出去？"厂长说："这可不一定，要看活多少了。"

白刚问了半天，本来是耐着性子想引导厂长看到自己的问题，谁知道这个厂长却这么不开窍，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大概过去就这么混惯了，不但没受到责备和追究，反而让急于拿到文件的人向他求情说好话，正像物资紧缺时的售货员，不是为顾客服务反而要拿捏顾客一样。长期的官僚主义把这些人惯坏了。他想到这里便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责问说："你连个时间要求都没有，什么叫按时完成任务？我问你，一份急件七天才上机开印，三天只印了几页，这叫按时完成任务吗？一份文件从书记、秘书长、副秘书长、处长催你们几遍才交工，这也是按时完成任务吗？"

厂长虽然紧张，但还是按过去老办法随便找个理由辩解：“这一阵任务多，活紧了点。”白刚说：“任务多，活紧？最近十天你们印了多少份文件，共有多少字？”

厂长张口结舌，说不上来，只是支吾说：“那得查查记录。”白刚严厉地说：“查什么记录？一份急件上机三天只印几页，是活紧吗？你根本心中无数，到现在还在敷衍。我告诉你，按你们现在的生产能力不是活儿太多，是吃不饱。”他历数了校对还有多大潜力，排字一天能排多少，还有多大潜力，印刷机几台都闲着，最后说：“再增加一倍的任务，你们的生产能力还是过剩的。厂里没制度，工人没定额，生产不掌握进度，你这个厂长一切都心中无数。上班时没几个人干活，你还说任务重活紧？你怎么当的这个厂长？现在咱们长话短说，马上定个制度，哪类文件多长时间印出来，你先说。”

厂长头上冒着汗，两手哆嗦着，略微思索了下：“一般文件不超过四天吧？行吗？”白刚看了看人们：“怎么样，你们说说。”人们这半天没发言机会，这时便乱说开了。说以前没来过印刷厂，都是着急了用电话催催，催催就快点，事过去也就完了。现在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里效率太低了。

第一部分 (14)

秘书处长内心最感羞愧了，以前老埋怨领导要求太高，现在一看完全是自己错了，便想借机挽回自己的面子，抢先说："以前不了解情况，今天到现场一看，才知道完全可以再快点嘛！"有人说四天也可以了吧！大家正说得热闹的时候，荫成突然对厂长冒了一句："行不行别问我们，你掂量着！别看大家一着急就冒说一句，完不成可是你的事儿。"

白刚知道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以前他说一般文件都得七八天印出来，是嫌厂长说的时间太短丢了他的面子。白刚虽然看出了他的用意却不想揭破，不管他内心怎么样吧，反正这话大面上没毛病，让人实事求是还有错？而且在厂里走了一圈儿他心里有底了，不怕厂长听了这话反悔，所以便假戏真做接着荫成的话茬儿说："是啊！你考虑好了，定了的要严格执行啊！"

厂长原来还怕白刚不满意，听见白刚这么一问，他放心了，马上说："行！没问题。"第一次脸上露出了笑容，说话也痛快了。白刚趁热打铁："急件几天？""两天。""特急件？""一天！"白刚也爽快地说："好！就这么定了。通过今天的实际了解，我认为这要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厂里生产还有很大潜力。你们除了承揽省委的印刷任务以外，还应该承揽一些其他机关的印刷任务，要把生产任务分解到各工序，工人要有定额，每月每人完成多少要公布，让每个人心里清楚，还要和工资、奖励挂钩。不能让工人们这么松松垮垮的，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打硬仗？收入多了，可以更新设备，改善职工福利。这个问题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也拿出一个意见来。"

一个让人长期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解决了。不仅让大家感到意外，也出乎白刚的意料。这件事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震动，感到了领导提出的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效率，确实势在必行。回去的路上，大家都说说笑笑，十分愉快。只有荫成，虽然也说几句想

不到会是这个样子的话，表示有收获，但看得出来，精神上却更加压抑了。他当时也曾强笑，但笑得那么不自然那么可疑，让人看了简直是一种痛苦。政界的复杂性也在这里，收获并不一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今天的事情是为白刚与荫成的和解带来了契机，还是为以后的日子种下了风风雨雨？只有天知道。

文件运行缓慢印刷时间过长，曾是长时间以来白刚最头痛的问题。但他亲自到印刷厂调查研究以后，却是那样迅速彻底地解决了，这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所以他又着手解决另一个使人头痛的问题——文件堆积如山。这是机关工作中又一个老大难问题，二十多年前，人们就为这个问题苦恼，他感到“文革”以后情况比以前更严重了。他相信二十年以后，这仍然会是一个问题。即便如此，他仍然下决心解决。他认为靠荫成这样的人是不行的，便另组织了一些人进行研究。

他们分析了许多文件，发现主要问题是文件过多过长，这涉及多方面的原因，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套话、空话、大话太多。一个普通的文件，开头很大的篇幅，往往是根据中央十几届几中全会的什么精神，根据省委几届全会的什么精神，部门的文件还要引证部门有关会议和文件指示精神，还要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及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讲话等等，最后才进入正题谈些本地情况及自己的意见。通过对很多文件的分析，仅仅把这类文字加以简化，每份文件压缩四分之一丝毫不影响文件内容，反而会使中心内容和重要论点更加明确突出。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每个领导人从看文件中一星期就可以挤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多干许多事情。当然文件的精简还不仅仅只是削一些套话和空话、大话。

荫成本来想凭借自己年龄较轻和在办公厅资格较老的优势，趁其他副秘书长都要离休的机会，采取一些策略，争取能左右对办公厅业务不熟悉的白刚，使他感到离开自己是玩不转的，以保住自己一派在办公厅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开始他一方面千方百计靠近白刚，一方

面又在背后牵制白刚按自己意见办。想不到这白刚却软硬不吃，几次较量中自己都连连失利，反而使白刚对他越来越疏远，尤其是这次去印刷厂实地考察这件事，使他在白刚面前在办公厅干部面前大丢面子，想获得信任在办公厅掌大权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心中愤愤不平。同时又依仗还有一些老领导的支持，觉得这个刚上台又没根底的白刚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便决心和白刚对抗，时时寻找机会，想抓住白刚的失策，大做文章。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白刚经过努力，文件的份数减少了，字数也大大精简，但是让他头痛的是，“文革”虽已过去几年，“文革”中形成的文风依然存在，最大特点就是频繁地引用毛主席语录。在为省委起草的文件中，经常出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白刚对此早有反感，认为文章重在说理，不能用几句语录就可以堵住别人的嘴。而且毛泽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说的话会完全相?。在这种情况下，引证一句话就可以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吗？只能为人们各取所需制造借口。即便不是前后矛盾的话，不看具体时间和具体条件，单独引用一句话有时也很难说明问题。因此，在省委的正式文件中经常引用语录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是不妥当的。

白刚虽早有这种想法，不过一直也没敢采取断然措施。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公然反对引用毛主席语录，别人会怎么想？所以他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大笔一勾了事。因为这种情况太多，有时一份文件中就多次出现。他终于勾得不耐烦了，而且他觉得这样因循守旧，对过去传下来的明显不妥的事物都不敢去触动，还谈什么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便决心把这一问题捅开，在一份文件的送审稿上批示：“今后在省委正式文件上除个别情况外不要引用毛泽东语录。不要企图用语录代替说理。”

秘书看到这个批示匆忙跑过来，急赤白脸地说：“白同志！怎么把这话写在文件上？有这想法让我去个别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不能让

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能留下痕迹，文件底稿是要存档的。将来什么时候翻腾出来都可能是个事儿，把它抹掉吧！”

白刚说：“不！我就是想让参与起草的人们都知道，这种文风要改，我想人们会理解的。至于将来，我想不会再有第二次反右和‘文革’了，如果有，我情愿挨斗，就这样吧！”

“哎呀！办公厅这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复杂着咧！”秘书说，“不用将来，现在就可能有人借机闹事。”秘书是“文革”前名牌大学毕业生，下过乡，在报社当过编辑，以后到了省委，对什么事都有独立的见解，也愿意向白刚提建议。白刚也愿意平等探讨问题，不愿意下属唯唯诺诺。所以两个人常在一些事上讨论甚至进行争论，即便秘书有时急赤白脸地反驳他，他也不在乎。他不愿人们叫他秘书长，不过一般人叫他也不好拒绝。对秘书他就告诉他不要叫了。叫什么呢？按通常习惯都是叫白刚同志。秘书则有他自己的习惯，叫他“白同志”，白刚也习惯了。

秘书说现在就有人可能借机闹事，白刚知道有人内心会有不满，说到闹事，他想不会吧！便说：“他们会闹什么呢？就这样吧！”最后秘书还是无可奈何地按白刚的意见，把文件原封不动地送出去了。

第一部分 (15)

荫成心中窝火，正无处发泄时，听说白刚有个不寻常的批示，简直如获至宝。起初他都不敢相信：竟会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认为这可是个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如果真有此事，打不成他反革命，也得弄他一身腥，连他这位子兴许也坐不稳。他想必须拿到原件，可是已不让他分管这项工作，去要批示原件，是不是会引起怀疑？他想了想，觉得不可露出真实目的。他找到了秘书处长，满脸堆笑地说："听说白书记有个很重要的批示？"处长说："你是说关于主席语录……"荫成说："对！对！在哪里，我看看。"

处长把批示找了出来，荫成拿到手里一看，果真不假，正是反对引用毛主席的话，觉得这就是反主席的铁证，但嘴里却说："白书记就是有魄力有见地，好！我先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一会儿还给你。"他拿走以后，赶紧去复印了几份。复印以后，他倒有点儿犯难了。究竟捅给谁好呢？

捅到中央去？要是以前嘛，肯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现在恐怕上不了中央日程。给省委领导吗？几位书记全是新人，自己一个也不熟悉，他们能管吗？送给以前同一派的老领导吗？他们肯定会积极支持，可是他们已管不了省委的事，被省委领导知道了，还可能引出麻烦。

想来想去，虽然对现在省委的几个书记都不熟悉，还只能给他们。送给谁呢？他一个一个地推敲。算来算去，这几个人不是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就是"文革"中打成了反革命，他们肯定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给他们恐怕都不行。书记中只有平哲一个人"文革"中受冲击很轻，日子不多就在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他认为只有这位书记可能过问这件事情，对，就去找平书记。

荫成不愧是权术场里老谋深算的行家，他的判断很准确。去的时候，他心中还有些忐忐忑忑，担心人家是否会接见。没想到秘书一通报，平书记就接见了，而且态度温和，言语热情，主动问他办公厅的情况怎么样，人们有什么反映。他觉得不提白刚的成绩也不好，把人所共知的几件事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然后话锋一转，说白刚来后就否定了原来办公厅的成绩，打破了多年好的传统，认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荫成一边说着，一边察言观色，注意书记脸上每一个细微的变化，看到书记听着毫无反感，而且很感兴趣，心中不禁高兴，便乘机添油加醋地说："不仅对我们一切都看不惯，对毛主席都是反感的。"荫成说完故意停顿了一下，他觉得书记一定会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他想等待书记的提问。没想到书记城府很深，只是微微侧过脸来，表示引起了注意，但是并不说话。他只好把早就准备好的白刚批示的复印件拿了出来："您看，引用主席的话竟然都是问题啦！"

书记把复印件接过去，默默地看着，仍然没有说话，心里却对白刚十分不满。当初把一个几十年没工作的右派一下提拔到省委来，他就有些不同意。不过后来他想白刚来了以后，准会向他这个省委唯一的老人多请教、多商量，必然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从副处级到这么高的位子，没有自己的指引他能玩得转吗？一定会事事听从自己这个常务书记的。他虽是书记，却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助手。在书记中自己又多了一份力量。谁想到他却是特立独行，许多事情都自作主张。批示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可是碍于省委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好在下属面前直接暴露出来，所以对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是错没有表态，只是模棱两可地说："把复印件放下吧！我们研究一下。"

"文革"遗风在荫成脑子里还没有得到清理，他认为毛主席的话是至高无上的，有人胆敢怀疑，书记看到一定会大吃一惊。但看到书记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表态，既没有反感，也没有惊奇，说话仍然是那

么不紧不慢，声音平平淡淡，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有点失望。不过他答应我们研究一下，我们是谁呢？谁可以和他称得上我们？自然是书记们吧！答应和书记们去研究，可见他没有等闲视之。我的意见和提出的证据，可以直接捅到书记们那里，这是多么大的举动？想到了这一点，倒给了他一些安慰。尤其是他临走的时候，书记竟然立起身来，送到房间门口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这句话给他很大鼓舞，可见书记对他反映问题是欢迎的，而且打下了以后和书记直接来往的基础，这是多么宝贵的收获啊！

平书记确实没有把这件事等闲视之，可是也没有提交书记们研究，他知道书记中有两个人和白刚关系比较密切，思想上也可能和白刚有相同看法，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他想如果能取得老书记姚安的赞同，这件事就会有个理想的结果了，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不听招呼的白刚。

老书记会是什么看法呢？他也摸不清。老书记是抗战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跟随主席这么多年，全国解放不久就是省部级领导，一直没?多大挫折。“文革”中受了冲击，好像并没有像别的领导那样受太大折磨，只不过是靠边站。估计他会反对白刚的做法的。不过老书记是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到底会有什么看法，也让人难以肯定。所以他没敢贸然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来，只是加了一个很缓和的批语：“有人送来一份材料，我看这个批语似有不妥。是否应收回？请批示。”

老书记看了这个批语以后，很快把白刚找了来，他没有让白刚看这份材料，只是手里拿着材料把白刚的批示念给他听。但白刚的眼睛很好，他看到了这是他批示的一个复印件，而且上面有了平哲的批语，至于批的什么看不清。他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吃惊的不是两位书记如此注意这件事情，或是怕自己担什么责任，吃惊的是这么快有人就复印而且直接捅到了书记这里。这个文件到此为止包括秘书在内经手的应该不超过三五个人，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书记手里呢？可见办公

厅里并不平静啊！老书记念完以后说：“这是你批的吗？”“是啊！”老书记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白刚不假思索就可以回答，但是为了对老书记表示尊重，他故意略加思索才作了回答：“我觉得没什么。”“你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危险吗？”“知道。”“有什么危险？”

对这种几乎类似审问的对话，白刚觉得很奇怪，老书记谈话和他写文章一样，向来简洁明快，直来直去。今天这是怎么了，拐弯抹角的，看来老书记是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既然如此，有什么意见就明说好了，为什么兜这么大的圈子，有什么危险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么快就有人打了小报告，两位书记如此重视，又批示又个别讯问就说明了问题的危险性，这还用问吗？

可是既然领导提出来了，他也只好作答：“这危险是明摆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国外说我们在搞‘非毛化’运动，我们说这是对我们的恶意攻击，我们还坚持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这个批示就可能被误认为是搞‘非毛化’，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还可以说和国外的攻击相呼应。这批示这么快就到了你的手里，正说明这危险是实实在在的。”

老书记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在文件上？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第一部分 (16)

授人以柄，这是什么意思？听这话音，老书记并不认为这里有多大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件事上费这么多的周折？没完没了地讯问？到底老书记是什么意思，真把白刚闹糊涂了。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实话实说吧！

他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不怕授人以柄。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做事坦荡，不该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在工作中小心谨慎有余，大胆开拓不足，致使积习难改，改革裹足不前。我们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但是不能像过去那样，拿着语录当拐棍儿，离开语录便寸步难行。而且主席晚年在一个长时期里确有严重错误，他的话也自然不会句句是真理。所以不能随便引几句话就是最高指示，用语录代替说理，在省委文件里总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毛主席指示说……是不合适的。"

白刚一连气说了一堆理由，然后等待老书记的裁决。老书记虽然只大他十几岁，但是在他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老书记就是省部级干部了。年轻的时候，白刚对这些大干部、老革命是无限地崇敬，认为高不可攀。经常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看待这些人。后来经过历次运动，看到有些高级干部讲话也不都是那么有水平，那么实事求是，有时甚至是信口开河，胡乱上纲。有的人文化水平很低，念个文件都很困难，却自视很高，不可一世。他对这些人的敬畏心情没有了，连应有的尊敬也淡漠了。

不过他对老书记还是十分佩服十分尊敬，不仅由于他的才学，更由于他洞悉世事的能力，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但尽管尊敬，也没有了年轻时那种敬畏的心情。虽然不知道老书记是什么态度，但是他心中十分坦然。

你赞成那当然很好，你作出不利于我的裁决，那也没关系。他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他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他也不怕担风险，对自

己做过的事情，很少吃后悔药。即便招致了灾难，也是如此。

白刚说完以后，满以为老书记会很快作出反应的。谁知老书记却沉默了起来，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十分出人意料。白刚觉得这是怎么了，他到底想什么？是我说的话太出格了，使他难以表态？还是这件事情他认为太严重，一时不好说出来？本来白刚心情很坦然，这时却不知不觉紧张起来。本来他也可以主动打破沉默，问问老书记对自己这些看法的态度。但是他认为这沉默可能预示着凶多吉少，由于自尊心作祟，他不愿先开口，宁愿在不安中等待。

老书记终于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无限感慨地说："你和我二十年前犯了同样的'错误'。那时文件中引用毛主席的话，还没有后来厉害，但是也够多的了，而且形成了一种风气，不管有必要没必要，好像不引用几处毛主席语录，就不叫文章。所以我在部里送审的文件上，便批了和你批示中大体相同的话。当时也曾有人议论，没当回事。文化大革命一来便招致了滔天大祸。我立即被揪了出来，罪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连续批斗几十场，看押了很长时间，靠边站好几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彻底了结。当然批斗起来问题就多了。但这场灾难最初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批示。"

这时白刚才明白，今天这谈话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波折，才体会到老书记这谈话的意味深长。不过他觉得现在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形势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便说："我写这个批示的时候，也知道要担一定风险，但是我觉得再也不会招来你当年的那种飞来横祸了。"

老书记深有感触地说："那么大的灾难可能不会有，不过也不要把现在这种转型期看得太简单。这也将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有时也可能会走一段回头路。现在不是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又叫嚷要搞第二次反右吗？不可小看这些人的力量，他们还有一定市场。从这件事情上看，办公厅内部也不是那么平静嘛！"

老书记最后这句话，勾起了白刚多日来的心事。办公厅里不平静的事太多了，一桩桩，一件件，他最清楚，体会最深。而且这许多问

题又都牵涉到班子问题，特别是副秘书长荫成的问题。本来早就应该向姚书记汇报，但是他考虑到刚来不久，就向领导提出许多问题，许多困难，要求换人解决班子问题，也显得太无能了。所以他宁愿把困难留给自己，自己主动把关系理顺。而且顾全面子，宁可自己忍让，委曲求全，也不愿意把矛盾公开出去，求得书记的支持。其实荫成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闹得越来越出格了，最近竟然对白刚采取了对抗态度。

有一天荫成突然闯到白刚的办公室，逼着他对那个所谓被诬陷迫害成精神病事件表态。白刚说："我早和你说过了，我看过办公厅的调查报告，结论是他的病与你说的那个副秘书长无关，而且那报告你也看过。"荫成蛮横地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过。"白刚看他当面狡赖，非常生气。因为他看过调查报告，每个厅领导都看过，荫成也看过，还签了字。这件事时间并不长，他不会忘记的。不久前他还说他看过?又说看过没看过都一样，那次处理不公，还要处理。现在又说没看过，一再纠缠，完全是有意捣乱。

但白刚为顾及他的脸面，不想和他闹翻，还是压了压气说："我马上要去开常委会，不能再谈了。荫成同志！你回去好好想想，那报告你确实是看过的。"荫成两个嘴角往下一咧，冷笑着讥讽地说："我没看过，就是没看过。这件事你必须调查。哼！有人说你正直，在你鼻子尖底下的冤案都不敢碰，还算什么正直？"

荫成本来想用激将法逼白刚就范，没想到这激将倒把白刚激怒了。他本来想给对方留点面子，但看他作为一个负责干部，这样不顾羞耻，硬昧着良心说话，还假装正经，只有当面给他揭破了："要别人正直，首先要自己正直。那个人的结论你看了，还参与了讨论，那上面有你的签字，你怎么能忘得了？"

看白刚揭了他的老底儿，荫成暴跳如雷，耍开了无赖："我不知道，没签过字。你说我签过字，拿出证据来！"白刚说："文件不在我这里，要看以后看，今天没工夫，我要去开常委会。"

白刚拿起文件夹就走，荫成一下挡在了门口，气势汹汹地说："今天咱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

见他这么无理，白刚气得两眼冒火星，指着他鼻子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省委副秘书长，连这点规矩都不懂？我要去开常委会，你能挡吗？"说着把他往门外一推说："你给我走开！"随手把门"啪"的一声带上了。

今天既然老书记谈到了办公厅不平静的问题，白刚便把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特别是荫成阻挡他去开常委会这件事都和老书记谈了。老书记惊讶地说："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早说？他不能在办公厅了，立即调走。"接着白刚又谈到了现在办公厅这种组织结构也不适应，几个副秘书长分兵把口，都陷于具体事务。因为没有人抓总，使自己也陷于办公厅的具体事务，影响对全省重要问题的注意力。他建议办公厅设主任副主任，主要负责办公厅内部事务，另设几个副秘书长，抓大事议大事，以发挥办公厅应有的参谋枢纽作用。老书记也十分同意。

第二部分 (1)

想不到要给白刚制造困难的小报告，倒给他帮了一次忙。不过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荫成终究在日后给他添了更多麻烦。

白刚很快对办公厅的班子进行了调整。本来办公厅内部有不少有能力的处长，但由于过去派性的影响，上上下下很难形成共识。同时白刚到办公厅不久，也摸不清这里的详情，副秘书长之间意见也很不一致。他认为不错的几个人，都有人强烈反对。所以白刚通过各方面的了解，首先从外边提拔了不认识的人担任副主任。虽然不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比较超脱，不会激起派性，免得一些人说三道四。另留一些职数，准备以后从办公厅内部选拔。主任则暂时空缺，以便以后更从容地选择合适人选。事实也证明，新的办公厅班子是胜任的。不拘成规，敢于创新，人心也比较稳定。虽都是副主任，但有人牵头，他们把办公厅的日常工作都抓了起来，使白刚可以抽出许多时间，去过问全省更多的事情。

白刚对办公厅班子的调整可以说是如愿以偿，十分顺手，可是在对荫成的调出和安排上却颇费了一些周折。在书记办公会上白刚提出把荫成调出以后，首先是平书记提出了不同意见："办公厅的班子里一个老人也不留，这不好吧！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非把一个在办公厅多年年岁也不大的同志调走？"平书记心里当然清楚，荫成给白刚制造了很多难题，自从白刚批示事件荫成和他联系上以后，便经常去找他。许多事情荫成都向他汇报，当然是变了味的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平书记认为白刚难以驾驭，班子里有个反对派，对他是有好处的，铁桶一个，谁给他提供消息？白刚也早知道了关于主席语录的批示，正是荫成交给平书记的，而且以后他们往来密切。所以平哲的反对也在意料之中。

平哲当然知道白刚为什么要把荫成调出办公厅，而且他也知道白刚在这之前一定和老书记沟通过了，甚至可能取得了另两位书记的同

意，最终会通过白刚的提议。但是他还是故意提出了这种责问，就是想给白刚出个难题。你别拿土地老儿不当神仙，刚到省委几天，就什么都自作主张，目中无人，让你知道不走动好我这一关，日子就不会好过。同时他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正大光明，理由充分，白刚却不好把他不用荫成的理由全部端到桌面上。

正如平书记的估计，白刚没有把和老书记说的话全部端出来，只谈了几个非常明显又不至于使别人对自己产生误会的事实，如关于文件效率问题，他一再阻挠。深深陷于派性，一再坚持翻老账整另一派的人等等。别人认为主管书记要换一个副秘书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平书记虽提出责问，也没坚决阻挡，所以调出问题终于通过了。

可是去向问题却发生了很大争执。白刚认为他不宜安排在重要部门，平书记却说在办公厅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还是要安排好一点。他虽然坚持派性，但如果不很好安排，人家是否也会说我们陷入了派性，偏向了另一派？平书记提议把他调到省A委任副书记，排到其他副书记之前，第二把手。看来他是早有准备。A委虽是个清水衙门，却可以掌握省直各机关的动向。荫成品质不好又是老资格，在这里很多事他都会干预。所以白刚不同意，他的意见最好交给组织部安排到一个业务部门。因为几位书记对此人品质问题并不了解，加上平书记的坚持，最后终于同意他调A委。这为以后白刚的工作制造了巨大困难。

办公厅有了三个副主任，本来还应继续补充健全，可是地市机构改革便开始了。有了几个副主任支撑工作，白刚也可以放心地完成地市机构改革分担的任务了。全省二十个地市分成几个组，因为这一次机构改革好多老同志到了离退休年龄要退下去，许多新人要进入领导班子，动的面大，涉及人多，所以每组都由书记常委带队，确定拟进领导班子人选，提交省委常委讨论。

白刚去的地、市，地、市委都各自提出了初步人选。令白刚惊讶的是滨海地、市两套党政领导班子新增的成员中竟有四人过去是右

派，白刚脑子里突然响起了平书记避嫌的警告。

不久前一个和他在一起劳改的右派吕南来找他，这个人在省直一个局被打成右派，劳教以后被遣送回农村。别人早在几年前就落实了政策，但吕南直到现在局里还以种种借口，不允许回机关也不给安排工作，只发给一些生活费强令让他退职。白刚对这人很熟悉，知道他当年就是因为顶头上司乱搞男女关系时，碰巧被他撞见了，担心他可能说出去，反右时把他打成右派。现在那个上司已成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担心他回来，会引起人们对他往日那种丑事的回忆，所以一再阻挠他回机关。白刚认为应该按中央规定落实政策，让机关安排了工作，恢复了他的党籍，恢复了原工资，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

荫成到省A委以后，却借这一问题制造事端，给平哲的小报告中说，白刚为袒护一起劳改的人，硬将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安排在机关，造成人浮于事，影响很坏等等。其实吕南是北大?高才生，很早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机关一直是工作的台柱子，现在身体很好。

可是平哲见到荫成的小报告后，信以为真，非常生气，白刚一再解释无效。平哲告诉他，落实政策已经过去几年了，这类事交给下面去处理就行了，你何必管得这么具体？尤其是和你在一起很长时间，关系很好，应该避嫌，更不应一再干预。

避嫌当然是指他们相识，但是不是也有你们都是右派，遇到右派的问题也应该慎重些，以免人们说闲话，说你右派偏袒右派呢？肯定有这个意思。是啊！人们是不是会怀疑你为什么单挑右派？不过他很快就把这种顾虑否定了。反右派主要是打击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有用之才，现在中央提出干部知识化，为什么他们不能用起来呢？况且这名单是地、市委提出的，省里的考察组已经作过考察，自己还犹豫什么？和地、市委的勇气比起来，他觉得自己还是顾虑太多了。

第二部分 (2)

不过在滨海地区，专员人选上却出了问题。地委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霞光县县委书记官世通；一个是白龙港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古远，以前是右派。先期到达的省委组织部的考察组只考察了县委书记官世通，认为这人很不错，便没有考察古远。公开对地委说的理由是官世通是老书记了，而古远在农场当书记只有一年。还有一个理由是班子里右派多了点，既然已经有了合适人选，就不必再去考察了。主管干部的地委副书记左余非常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原来调走的那个专员就是右派，还选一个右派当专员他就很有意见，所以坚持提县委书记。这个人以前是省委平书记的秘书，平书记单独和他打过招呼的。

可是古远是地委书记常志超提出来的，他对这个人非常了解，觉得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不同意考察组的意见。最后考察组长不得不亮出底牌，说了省委平书记的意见。常志超内心对平书记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而且他也知道官世通在男女作风等不少方面有些问题，反映不少。所以考察组长虽亮出了底牌，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只是碍于平书记的面子，才不得不同意暂时搁置，等省委领导来了再定。

白刚来了以后，考察组向他简要汇报为什么没去考察农场书记时，平书记打招呼的原因自然不便说，至于右派多了一点的原因，碍于白刚也是右派，更没法提起，只说他任农场党委书记时间不长，资历浅了点。

白刚说："我们选的是人才，不是资历。打右派时他干什么？"考察组长说："地委党校理论教研组组长，科级干部。"白刚说："啊！二十多年的科长，老资格了嘛！如果不是历经磨难，二十多年能还是科长吗？怎么资历还浅？"问得考察组长无言对答，别的人也都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白刚看考察组长很难为情，便不等他回答，语气平和地说："这个人叫什么？"组长说："古远。"白刚突然兴奋起来，

高兴地说："啊？古远？是不是省里考州官县衙时人们说他'交白卷'的那个人？"考察组长莫明其妙："交白卷？"另外几个人也说："什么？考州官县衙？"原来他们都不知道这段插曲。

不久前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期间，姚书记突然提出了要考考这些州官县衙。现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考干部这可是新鲜事儿，尤其是地、市、县委书记这一级的官老爷，谁敢考他们？这些一向威风凛凛、风度翩翩、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大人物，一听到考试，又是老书记亲自提出的，便像小学生似的都慌了神儿。大家都知道老书记的脾气，雷厉风行，不讲情面，真要考砸了，就等着挨板子吧！一时挨几板子倒是小事，给省委领导们留下一个坏印象，那可是长期难以愈合的内伤啊！地、市、县委书记，正是鹏程万里的年龄，正在青云直上的关键位子上，谁不怕这种内伤啊！就是不求升迁，也得顾个脸面，都是身居要职的大人物，谁愿意在领导和群众面前出洋相啊！省委还宣布，考题是老书记亲自出的，题目就装在他的口袋里，所以人们不必四处奔走打探消息，找人帮助猜测题目。人们一听更傻眼了，断绝了一切后路。

招待处的气氛顿时变了。不仅三三两两扎堆儿闲扯的断然绝迹，连那些来时就曾计划探亲访友到熟悉的领导家中走动走动的人，也立时打消了念头。人们猫在房间里大气不出地翻资料，找材料，揣摩题目，像学生们考前开夜车一样地加班加点。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万一蒙对一个题目呢，不就多闹几分。

只有古远古怪，他还像往常一样，买上一包花生米，喝上几盅小酒，悠然自得，好像没事人一样。为什么这样？难道他知道了题目？不可能，题目在老书记的口袋里，谁能搞得到，谁又能猜得着？难道他预计自己考不好，破罐子破摔了？哪能呢！他一向是个要强的人，学习、工作向来不落人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能自暴自弃？那他为什么不着急，不准备？

其实古远已经认真想过，虽然题目范围只限党的基本知识、现行政策、经济知识三项，可是这三项要细说起来，内容也是浩如烟海呀！只凭几个晚上，你从哪儿准备？手忙脚乱地翻一大堆材料书籍有什么用？话又说回来，不用说都是当了很长时间党的领导了，就是当了十年八年党员，考考党的基本知识还值得害怕吗？现行政策、经济知识更不应该成为问题了。领导几十万人的一个县，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天天干什么？不就是贯彻党的现行政策吗？不就是领导千百万人发展经济吗？这类的问题还能难住吗？况且我们又不是考博士硕士，不会出多高深的理论难题怪题，怕什么？他觉得100分不可能，80分有把握。

考场上严肃异常。省委管干部的徐书记任主考官，白刚监考，老书记还亲自到考场上看了看考场秩序和人们的答卷情况。不用说考场有严格的纪律，就这阵势也够吓人的了。考场上鸦雀无声，这种异常的宁静，更增加了会场上的紧张气氛。有的人额头上立刻渗出了汗珠，连写字手都不听使唤，越想写好点，越不停地颤抖，写个七扭八歪。

第二部分 (3)

古远并不急于答卷，他把考卷迅速浏览了一下，又把几个问答题和论述题琢磨了琢磨，觉得没有什么拦路虎，便放心了。很快把一些填空和选择题处理完，便从从容容回答几道大题。都做完以后又仔细核对了一遍，一共还不到一个小时。他看看别人，有的头也不抬地奋笔疾书，有的正抓耳挠腮地进行思考，一个要完的也没有。他想别太着急了，再等一等，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仍没发现什么差错。什么事也不干，在这种紧张到空气都凝结的考场中干坐着，实在是难受，便决定交卷走人。门口看热闹的人嘀咕说："这么快就出来了？这老小子准是交白卷了。"

白刚也很奇怪，这么快就都答完了？那除非是答题不假思索，能这样吗？他走到前边放考卷的桌子上迅速浏览了一下，没发现明显的错误。觉得这人不简单，本想找这个人问问他的情况，但看他已经走远了。那个有点古怪的名字他也忘记了。

今天人们又提起了那个有点古怪的名字，他想了想就是那个人。想不到今天在这个场合下遇到了，好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十分高兴。所以当考察组决定不去考察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既然地委提出了，为什么不考察？"

考察组长看到白刚高兴的样子，要是考察白刚很可能倾向这个人。他想到了平书记的嘱咐，真要把那个县委书记刷下去，回去不好交代，便只好亮出底牌了。他觉得白刚到省委不久，只要一打出平书记的牌子，白刚便不会有多大意见的。谁知白刚一听他还没考察，那边早已内定了，便十分反感。尤其谈到此人以前是平书记的老部下，关系十分密切，心里更不是滋味。他最反对任人唯亲，要是以前他听到这类事会火冒三丈的。但他现在不仅不是毛头小伙子的那种年龄，也不是那种身份了。他不能一点也不顾及情面，只好压住火气，给予考虑，问道："那个县委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叫什么？"

组长说："他叫官世通，平书记刚从部队到省里'支左'时他是平书记的秘书，后来到县里当了副书记，以后又当了书记，学大寨时他们县是先进县。"白刚说："'文革'中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造反派？"他对这类问题非常关心。

组长说："参加了一派组织，是积极分子，但不是头头。有些老干部反映，批邓时他分管宣传，非常卖力气，还搞了点新花样，组织化装宣传、演出了街头活报剧。"白刚觉得运动中由于受蒙蔽或是被迫随大流的人太多了，不算什么问题。搞特殊新花样，上街化装演出活报剧，确实有点出格了，不是邀功请赏起码也是哗众取宠，更不用说政治上的"极左"了。这样的人怎么还能越级提拔？白刚在心里已经有了疑问，但是考虑到平书记的意见，也只是说："还是都考察吧！最终谁上还要省委讨论嘛！"

第二天考察组便去了农场。古远所在的白龙港农场，和白刚劳改时的黑龙港农场是近邻。黑龙港关押的除个别人外都是机关开除的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等等。白龙港当时收留的是保留公职的右派。白刚劳改时就经常听说那里的情况，这时更想去看看，也想直接接触一下古远这个人，便一起去了。因为这是临时动议，同时白刚也不愿意兴师动众，搞得人们很紧张，便没有预先和场里打招呼。

到农场以后，正赶上古远外出，人们有点失望，怕有些情况除本人外，别人不太清楚。谁知和人们一接触，便觉得这担心是多余的。古远在这个农场呆了足足二十五年，不仅领导干部们对他一清二楚，就是一般职工和家属，对他也十分熟悉。为避免人们猜疑，考察组故意不单谈书记，而是谈场里这几年的情况，从谈情况中了解古远。但是不管谈什么情况都离不开古远。他当场长、书记时是如此，当副场长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他刚刚摘帽到办公室帮忙时，人们谈起来也都是津津有味的。

这个农场是五十年代初建起的大型国营农场。几十万亩土地，一万多职工，国家投资很大，自然条件优越，建场不久又有大批右派来

这里改造，是一批驯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建场以来，却年年亏损一二百万元。一人平均几十亩地，还要靠国家补贴度日。不仅如此，生活供应上还特别紧张。那时省里规定吃商品粮人员每月三两油，这里却只能供应一两半油。人们的不满可想而知。

一天场领导在办公室里聊天，都在为场里职工的生活困难发愁。场长说："啥时候咱们自己能解决吃油问题就好了。"可是大家唉声叹气地聊了半天，谁也没个好主意。在一边旁听的古远却沉不住气了，冒昧地说："我有个法儿，不出三年就能解决全场吃油问题，不仅是三两，还能吃得更多。"

人们一下全愣了，愣的不是他意见惊人，而是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当时许多右派还没有摘帽，他虽摘帽较早，又得到领导照顾，但也仍然是一个摘帽右派。只是让他在办公室帮忙搞搞统计报表，整整材料，领导们谈话不避讳你，已经够意思了，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如果说句无关痛痒的话?也还罢了，怎么竟敢口出狂言？尽管人们怀疑、藐视、惊诧，他自己却一派慷慨陈词的模样，十分郑重地站在那里。场长看他那样认真，便说："啥法？你说说。""给各分场种油料作物定个办法，八个字：定额上交，超产全留。"古远好像胸有成竹，掷地有声地撂出了一句话。

第二部分 (4)

人们又愣了，谁也不说话。当时正是批“包工包产”这些“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超产全留”这不是捅马蜂窝吗？所以谁也不愿意接这个话茬儿。场长由于好奇，觉得这样一个小人物要献计，本来是个无所谓的事，便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你写个材料来，我看看再说。”场长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话，古远却认为机会难得。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他想一人几十亩地，地边地角零星地块随便种点油料，就足够吃油了，为什么没油吃？就是因为打多打少都是公家的，不管收多收少都是平均吃油。多劳不多得，多收不多吃，人们怎么会有积极性？油料怎么能多收？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写个不长的报告就行了，可是他起草报告时却颇费斟酌。自己卷的大烟卷抽了一支又一支，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调动了他这党校理论教员脑子里的一切理论储备，尽量将这些办法和马克思的理论挂上钩，以解除人们的顾虑。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后，提出了几条办法，不与粮食争地，不许减少粮食播种亩数等条件下，各队要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油料生产，扩大油料种植面积，精心管理。在原来提出的“定额上交，超产全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完不成上交任务的，油料打多少交多少，场里也不负责供应食油”。

可能是场领导为食油问题的困扰太头痛了，得病乱投医。同时也考虑到只是利用地边地角种点油料，不与粮食争地，这么大个农场，那算啥？场领导居然顺利通过试行。第一年就见效，多数大队油料产量大增。上交油料成倍增长，职工分油，也远不是几两的问题。

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但也有少数几个队没拿这个办法当回事儿，认为这又是上边虚晃一枪骗人哩！哪能产多了让你多吃？最后还不是个大锅饭，收多收少全交给国家？可是看见多收的真多留了，他们却连一两半油也没有了，便着急了，队长们纷纷来找场长表决心，保证明年一定认真种植油料，今年还要按往年办法每人一两半油，人家吃

肉也得让我们喝口汤啊！并且说我们当干部的不吃可以，不好向职工交代呀！

场长起初坚持按年初规定办，后来见找的人不断，心也软了，反过来找古远商量要通融通融。古远脸一绷说："场长，现在可不是面慈心软的时候，言必信，行才必果，言而无信，以后就说什么也不灵了。"

"这一惩罚可不光是几个干部啊！是惩罚了一大片哪！干部不认真，也不能让群众跟着吃亏呀！"场长担心伤众，引起人们的不满。古远说："这可不是惩罚，更不是伤众，是执行年初的规定。而且也不能只怨队干部，这个办法是传达到了全体职工，大喇叭上广播多少次，人人知道，队干部不执行，群众为什么不说话？谁让他们都当耳旁风？所以谁也别埋怨别人。这回认真了，以后各项工作就好推动了。"他还是坚持按规定执行。

场长说："职工一年没油吃，干部们也没法向群众交代呀！"场长既可怜群众，又替队长们担忧，十分为难。

古远说："队长们要想不为难，最好的办法不是向场长检讨，是公开向群众道歉，承认错误，以后坚决贯彻场里的规定。这对群众、对干部都是个最好的教育。"古远看场长还是担心，便安慰场长说："场长，你别发愁，今年咱豁出去硬着头皮挨一年骂，明年人们就乐了。"

其实，你一个无职无权实际还是个半人半鬼的摘帽右派，场长找你商量就是抬举你，你值得和场长这么犟吗？可是古远就是这么一个人。为达到目标，他是从来不犹豫的。以后当了领导更是这样。人们戏称他"巴顿将军"，仔细思量，还真有几分像。在一些节骨眼上，他的狠劲很容易使人想到一个成语——铁石心肠。

不过事实也真给他长脸，还真让古远说着了，他的点子就像变戏法似的神奇。转年全场所有的队都超额完成了油料生产任务。不用说一般人皆大欢喜，连那骂了古远一年没油吃的队长们，见了古远都笑呵呵地伸出大拇指说："老古！你这狠招儿真灵啊！"不仅如此，从这

年起，农场开始向全地区大批供油。地区领导感动地说：“你们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可解决地区的大问题了。”

挨骂也有个好处。吃不上油的那些队，都知道是那个摘帽右派老古怪多管闲事出的馊主意，不骂场长都骂他。闹得大人小孩都知道有这么个古远，他倒成了全场的名人。

等到油多了，人们也自然都想起了这个摘帽右派老古怪，尤其是那些操持家务为吃喝操碎心的婆娘们，见了古远总愿意拉他到家里去看看，高兴地喊叫说：“老古啊！你看看家里这油，用小缸盛啊！”是啊！多少年一月连三两油也吃不上的干部职工们，哪过过这样的日子啊！

第二部分 (5)

1979年初古远的右派改正以后，很快场里就任命他为场部办公室主任。名正言顺地可以为场领导出谋划策了。不到一年，领导又让他任副场长，他说："你们看我这办公室主任干得怎么样？"

领导说："不错呀！"

谁也想不到古远却说："要认为不错我还干这办公室主任吧！我没地位观念，要有，地委领导净是以前老熟人，我早上地委了。"领导莫明其妙："这就怪了，放着副场长不干，为什么非干办公室主任？"

古远说："我看办公室主任这活儿实在，既能参与决策，又能在执行中一竿子插到底，实打实地干。"领导很感动，劝他说："古远哪！你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前半生不容易，也该提拔提拔了，你要愿意多干点实事，办公室主任你还兼着。"

又是一年，他当了代理场长。又是一年，场党委书记到了年龄要退下去。省农垦局来了工作组考察班子，和古远说看来这班子可能由你牵头了。对班子的安排有什么想法，你多提些意见。工作组刚到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这不只是工作组的意见，而是省局的意思。

这一下倒使古远为难了。右派改正以后三年他迈了三大步，他觉得这个代理场长的工作刚刚理顺了关系，干得非常顺手。下面有多年相处的老关系，知根知底互相信任。上面有几位书记，对他非常支持。他在前面冲锋陷阵，他们在后面指挥，配合默契，大家都很舒心。我要是当了书记，这种局面就全变了。老书记退下去了，那是没说的，可是那两位副书记呢？我在劳改的时候他们就是副书记，现在可出了这么一个空位子，我却从他们头上迈过去，成了他们的领导，他们的心里会平衡吗？工作起来还会那么舒心吗？他想了想，不能听工作组的，好好干场长算了，不能当这个书记。

从工作组想让他牵头以后，他反倒不接近工作组了，不找不照面，更不主动谈情况。工作组很奇怪：这人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

冷？把底码透给他，他不说主动帮助工作，倒不照面了。后来工作组当面问他，他才说："前边有两个副书记，担任领导都比我早，他们当书记不更好吗？我当我的场长算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谁没点想法，我不能往前掺和。"后来农垦局长亲自来了解，还是确定古远为场党委书记。

实际古远任副场长时，经营管理这一套就都是他主管了。不管是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还是新的改革办法的出台，都是他亲自起草，直接贯彻。场里面貌焕然一新。农垦局对这些情况十分清楚。全省、全国企业整顿试点评比中他们被评为先进。他代理场长以后，成了全国优秀管理者，企业成为全国优秀管理单位。他的成绩不仅场里有目共睹，而且是名声在外了。

经过了解，省委考察组的人都说，这可是一个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型人才。而官世通的考察材料还多是学大寨时的先进事迹，当然没有了大批促大干的那种痕迹，但也无非是如何不辞辛苦、深入群众、日夜鏖战在生产第一线，促进了粮棉增产之类。而且有些老干部说"文革"批邓时他是积极分子。通过两个情况的对比，大家的思想迅速统一了，专员人选确定古远。

白刚自然十分高兴。只是考察组长没有正式表态，他私下找白刚说："那个县委书记怎么办？请你考虑。"就在白刚有些左右为难时，考察组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也知道平书记打招呼的事，心中有些不平。在晚上悄悄来到白刚的屋里，向白刚说："白书记！我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在县里考察官世通时，有些人反映官世通名声不好，乱搞女人，传闻很多。有人说得更露骨，说那是有名的'大叫驴'，谁不知道？只要他想上谁家的闺女、媳妇，准能弄到手。向上告状的多了，就是没人查。组长说都是传闻，也没法查，没有证据，不要向上反映了。"白刚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年轻人说："反映情况的人有顾虑，都不愿把真名实姓的人说出来，当时也没进一步了解，所以没法说具体事。"

白刚找考察组长了解，组长说只是个别人说听过这类传闻，但说不出具体事，也不好当真。因为平书记打过招呼，显然组长也会有所顾虑。白刚觉得虽是传闻，传到这种程度，人称“大叫驴”，这事也就够严重的了。他想这种情况难道地委就一点也不了解？不是说告状的不少吗？他找地委书记常志超问：“听说官世通在男女关系上有些传闻，地委了解吗？”

常志超说：“这类反映是有，但左余说他侧面了解过，根本不是事实。又加上官世通和平书记那层关系，以后也就没有查过。可是我想也并非全无根据吧！所以我一直坚持专员还是让古远上。但是左余等和省委考察组都同意官世通，我仍然没放弃自己意见，只是说省委领导来了再研究。现在白书记来了，大主意也只有你拿了。”

第二部分 (6)

白刚觉得像官世通这种人不经认真调查，怎么还能越级提拔？可是终究是平书记打过招呼的人，他也不能把这种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捅出去，断然拒绝考虑。而且他们决定要上的古远，以前又是一个右派，就是没有平书记打招呼这一层，白刚也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考察组原来就有班子里右派多了的想法，平书记对他为右派落实政策时还有过要避嫌的警告。在一些人眼中右派虽然不在另册了，可是思想里总有一种惯性，一提到右派，便依然觉得他们是有问题的人，至少是曾经有过问题。总之，虽然改正了，右派的污名，却未必在人们的头脑里得到洗刷。一般人有这些想法也就无所谓了，可是现在既涉及下级，又涉及平书记，而且这么巧，要排除的一个人，又正是平书记的亲信、老部下，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

究竟怎么办？白刚很费了一番心思。无论如何古远这个人才是不能放过的，不能让官世通那样的人当专员。可是要促成这件事肯定会有阻力，仅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需要事先找书记们沟通。书记中没人支持，说不定在书记办公会上，平书记一反对，就拿下来了。可是找谁沟通呢？找平书记肯定是不行的。找徐书记？平哲反对时他不一定挺身而出，他想最好是找省长吉永强。省长曾长期受磨难，思想解放，也敢于仗义执言，所以便立即驱车到另一个市去找老省长。

“白刚啊！你怎么跑来了？”吉省长一见面非常热情，但满脸疑惑地说，“怎么？你们那里工作结束了？”白刚说：“没有，哪能这么快？有些情况向你汇报一下。”还没等白刚汇报，吉省长立刻兴奋起来：“好啊！好啊！你说。”他是个急性子，经常是不等你说完，便把话茬儿接过去。

白刚知道把平书记在选人中和下边打招呼一事说出来不太好，吉省长疾恶如仇，快人快语，心里存不住话，说话有时又不太注意方式，不小心公开出去，就可能影响他和平书记的团结，便决定不提这

一码，只说右派的问题。他刚一说到班子成员提名中右派比较多，地委和行署两套中已有两人，加上新选的一个就三个人了。市委、市政府班子中也有两个右派，这样我们考察的地、市中就有五个右派了，工作组有些顾虑。

省长立即接过去："右派多算什么问题？说明右派里大有人才嘛！"随即脸色一变，有些气愤地说："现在有人还总是纠缠这些问题，观念里还是以前那种思维方式，甚至有人还想，把你打成阶级敌人，总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吧！过去把人家搞错了嘛！还不认账。白刚啊！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自己以前是右派，怕有人说闲话。不要怕，怕什么？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你的情况我都清楚，把你打成右派凭什么？毫无道理嘛！'文革'把我打成反革命，毫无道理嘛！我爸爸十几岁在白色恐怖下入党，我家在抗日战争中，为革命牺牲了好几口人，说我是反革命，笑话！说起来是笑话，可这却是铁打的事实，整了我十年啊！"吉省长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最后由激动变成了气愤。

白刚知道他打成反革命，却不知道有那么长时间。惊讶地说："十年？靠边站呆了十年？"

吉省长立即两眉倒竖，大眼睛一瞪，十分生气地喊道："哎？哪里是靠边站啊！戴了十年现行反革命帽子，往死里整啊！遭的那罪比你还厉害，受尽了酷刑。"

白刚不解地说："许多老革命都是整一段就解放了，你为什么搞得那么严重？"省长爽朗地笑了："说起为什么，这真是个笑话。"

"文革"开始时他在南方工作，红卫兵几万人包围了省委七天七夜，一定让省委书记出去接受批斗。省委书记已经接受过几次大规模的严厉批斗了。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几十斤的大牌子一挂，就只能整天猫腰低头，任人唾骂踢打。这次还有所不同，来了上万的外地红卫兵，挂帅的是北京有名造反派头头，批斗会更厉害。省委书记当然很害怕，走路都很困难了，怎能应付得了这连续的批斗？含着眼泪

说："这次出去凶多吉少啊！很可能回不来了。"但是又觉得无可奈何，还是要出去。

吉永强那时是省委宣传部长，觉得省委书记是个很老的同志，长征中能征善战的勇将，长征后开辟新的根据地时又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啊！人人都有责任保护他，便说："你不能出去。前些日子几十斤的高帽子大牌子你已经戴过了，现在可不比以前，局势完全失控，你出去真的就回不来了。"

书记说："无非是个死嘛！"吉永强说："这样死不值得，太没有意义。"书记说："不出去也不是办法呀！"

吉永强说："要去别人去，你不能出去。"省委书记怀着期待的神情试探说："怎么办？你做过多年青年工作，善于和年轻人打交道，要不，你应付一下？"

吉永强爽快地说："好啊！我去。再来几万人也不要紧。可是得给我一支队伍。?书记说："多少人？"

吉永强说："几百人就行了。"省委书记非常惊讶："啊？你要干什么？对革命群众可绝对不能动武啊！"吉永强笑了："哪里！我能动武吗？动武几百人也远远不够啊！得有人稳住他们，招待他们。"

书记有些奇怪："你还要让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以后怎么办？"吉永强说："然后就是推、拖、磨、赖、哄、骗外加制造谣言，声东击西。"书记奇怪地看了看他："啊？对待革命小将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吉永强着急地说："现在已经没理可讲，他们想要你的命，我们再也不能按常规办事啊！"

第二部分 (7)

省委书记迟疑了片刻无可奈何地说："唉！也只好如此了，你可要小心啊！"吉永强很有信心地说："我这里你放心，我在前台周旋好办。我只担心一件事，关键是你们掌握着内部别出叛徒，后院起火就麻烦了。我个人安危是小事，全省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省里随即成立了一个六百人的接待站，安抚各地来的造反小将，想尽各种手段拖延时间，省委书记就是不出面。首都通天的造反派大头目蒯全贵亲自来督战，吉部长当然要表示热情欢迎，但是见面时还是故意问道："中央来的？""是的！""叫什么？""蒯全贵。"

"蒯全贵？好！好啊！好啊！名字叫得好！"吉永强豪爽地说，"你别说话，我会测字，我先给你测测字。蒯，哦！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在这里要呆两个月，两个月字。立刀，带来了刀子，要动武，不惜杀人。杀人以后要全贵，就是大获全胜然后便是鹏程万里大富大贵。好！好！这字好，这字好。不过这蒯字上边有个草字头，这不好，与大富大贵相克，再胜利也是个草头王嘛！"

本来是两军对垒，形势十分紧张，稍一不慎，便会剑拔弩张。可是吉永强单身赴会，心地坦诚，态度轻松，抛开正题，笑谈江湖。又加上这测字的构思巧妙风趣，把个杀气腾腾的蒯全贵也逗得哈哈大笑："草头王就草头王嘛！我也不想当皇帝。"两个人都笑了。紧张局势立时缓解，也就争取了回旋余地。笑完以后，蒯全贵立即脸色一变说："那我要首先打倒你。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竟敢在我面前贩卖封建迷信？"吉永强说："哦？那好啊！你也别找我谈话，我还嫌你封建，你最终想的还是大富大贵嘛！这不是封建思想？"

对方无奈，又笑了。但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玩花招只能拖延点时间，缓和点气氛，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方还是要求省委书记出来接受批斗。吉部长说他见不到省委书记。问他省委书记在哪里，

他说他也不知道。蒯全贵说："你一定知道，就是不说，对不对？"吉部长说："你猜得也对也不对。"蒯全贵说："这话怎讲？"

"你想啊！他知道省领导里就我一个人整天和你们打交道，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他藏在哪儿，能告诉我吗？"吉部长说，"退一步讲，就是我真知道，我一个被领导者，一个下级，能把省委书记藏在哪里公开出来吗？那我成了什么人了？知道也不能说不是？"

"好啊！到现在你还是这种思想，全力保走资派省委书记。"蒯全贵说，"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对革命小将是什么态度？我知道，你们这是密谋，让你做挡箭牌，掩护那些大走资派顽抗。你要不把他们交出来，先把你抓起来批斗。"吉部长笑了笑说："天冷了。全国各地上万革命小将到我们这个内地穷省来革命，你就让他们冻着饿着？把我抓起来，谁给这么多小将们安排吃住啊！"

蒯全贵无奈，也来做吉部长的思想工作，想从他这里打开省委的缺口："我说你也是这么大年岁了，老大不小的干部，听说你还是苦出身、红小鬼，他们把你抛出来做挡箭牌，你就甘愿给大走资派们当替死鬼？"吉部长说："不是谁把我抛出来的，我是自己出来替小将们服务的。别人都害怕躲着小将，我甘愿担风险为小将们跑前跑后，不让小将们挨饿受冻，你看我这态度怎么样？"然后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内部出了叛徒，说省委做好圈套，故意欺骗小将。中央掌握"文革"大权的两个大人物亲自给省委书记打电话，让他到群众中去，立即出去接受小将们的批判。结果省委书记无奈留下了一个条子："××逼我，反正难逃劫难，我只有走这条路了。"自杀了。

在那个年代不管什么原因自杀，都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是叛党，死了也要受批斗的。如果是在被批斗中自杀的，不管你有罪没罪，人一死统统叫做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所有的人包括亲朋好友都要与他划清界限，不能有任何同情。

吉部长一直做政治工作，当然深知这些清规戒律。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甘愿冒身败名裂的危险，把这些清规戒律完全抛在一边，当

众慷慨激昂地说："这么好的同志，这么老的同志，长征中的名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功臣，竟这样被迫害而死，这是为什么？我们没能保护好，对不起党啊！"

谁都知道书记遗书里提到的那两个人，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名声显赫的人物，是绝对冒犯不得的。竟说书记是被他们迫害而死，这还了得？吉部长说，怕就怕内部出叛徒。在那种形势下，能够不出告密者，能够不出叛徒吗？

结果可想而知，吉部长以有意耍花招欺骗革命小将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领导迫害致死人命，定为现行反革命。事情也真怪，说你是反革命，立即你就像反革命。不仅现在你做的事情是反革命，连你过去做的许多事情也都是反革命。

人们列举了大量?事实，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真让人奇怪，根本没有的东西，人们是怎么演绎得这样活灵活现呢？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在说谎话的时候，竟然是那样虔诚、严肃、认真。显得那么圣洁，那么高尚，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完全是一副卫道士的样子。这里面不乏诚实的人，也不乏善于思考的人，但怎么会在骤然之间完全变了另一副嘴脸呢？许多人在一起呆了十年了，曾经是那样熟悉甚至是那样亲密，转瞬间却变得那么陌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真让人难以理解呀！一片真诚掩盖下的是谎言狡辩，义正词严述说的却是诬陷欺骗。说谎的头头是道，有理的有口难辩。本来是一场闹剧，却要演得那么一本正经，真真切切。像法院正规审讯那样，一件一件一笔一笔地核对罪行："……这事有没有？""没有！""你敢不敢具结画押？写出来！""好嘛！"立即拿过人们递过来的纸笔写下："如有此事立刻把我枪毙。×年×月×日吉永强（手印）""……这话你说过没有？""没有！""你还敢不敢具结画押？""有什么不敢的？"又写下了一张"如说过此话立即把我枪毙"。"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可都是你抗拒的罪证。"

“我知道。”吉永强心里说，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审讯的瞪大眼睛说：“你还敢写？”吉永强哈哈大笑说：“写多少张，你们只能把我枪毙一次嘛！多写几张怕什么？”审讯的人暴跳如雷地喊叫：“告诉你，这不是和你开玩笑，这是你的罪证。”吉永强说：“告诉你，你们这不是审讯，真正是开玩笑。”

开始处理了，开除他的党籍。又是一番暴跳如雷义正词严的表演，宣布罪状。人们认为这个整天捣蛋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一定要大闹一场，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周围明显地增多了几个壮汉，一个个横眉立目，膀大腰圆，像铁打的罗汉一样凶险，不怀好意地看守着他。如有不轨，便立刻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第二部分 (8)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却出奇的安静，对宣布的许多罪状，一条也没有反驳。人们认为他在表决时一定会反对的，他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会老老实实同意把他开除党籍吗？可是谁也想不到，在主持会议的宣布同意开除的举手时，他竟举起了双手。不仅举起了双手，还故意站起来了，把手举得高高的，让所有的人看个清楚明白。

全场的人都惊异地注视着他。在严厉的惩处面前他认输了？开除党籍是第一步，更厉害的惩处还在后头，他害怕了？他这人会害怕会认输？不可能吧！猜测，惶惑，迷惑，谁也没有一个答案。主持会议的人也莫明其妙，但心中却有些高兴，他总算老实下来了。主持会议的人改变了那种一贯严肃、强硬的声调，态度平和地对吉永强说："你同意开除你的党籍？"吉永强重新举起了双手，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回答。

主持会议的人脸上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微笑，怀着一种胜利的心情宣布说："好！记录在案，本人同意处分决定，开除党籍。"吉永强突然站起来，愤怒地喊道："什么？同意处分决定？我是不参加你们这样的党。"

会场又一次惊动了。不少人竟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的一声。会场乱了，斥责声，喊叫声，一片混乱。主持人好容易让大家稳定下来，对吉永强大声责问道："你说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吉永强又一次大声喊叫说："什么意思？和你们这种人在一起我感到可耻。我参加了也得退出来！"

就为这几句话，又连续批斗了他九个小时。大会批斗以后，又是小会的酷刑折磨，跪砖，压杠子，拳打脚踢更不用说了。经过大会小会上百次的批斗以后，把他囚禁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从此过上了真正的囚徒生活。这里看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东西，没人理睬，

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完全与世隔绝。地下室是坚固的，连个老鼠洞也没有。他平时最讨厌老鼠，可是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个老鼠出来溜达溜达啊！有个老鼠也可以有点生气呀！整天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见任何声音，这种孤独寂寞实在是难熬啊！

他一生中经历过多少危险多少艰苦的考验啊！他都没有害怕过，现在他害怕了，他意识到这样呆下去会变成思想迟钝的傻子，会变成不会说话的哑巴，会变成不会走路的瘫子，会变成精神失常的疯子，会郁闷成疾得了绝症。真要是得了这个癌那个癌的，死在这里都没有人管你呀！不行，不能痴呆呆地在这里等死。自己一生是战士，现在也要把囚室变成战场，向孤独宣战，向痛苦宣战，向死亡宣战。一定不要让身体垮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的。

他每天坚持跑步，而且默默记数。一万步，两万步，最后增加到五万步。以前是默默记数，后来他干脆喊了出来。大声喊叫，旁若无人。旁若无人，他自己倒闹了个热闹，又喊又跑，好像有千军万马。在这种独角戏中，寻求乐趣，解除痛苦。这一闹惹祸了。关着他还不老实，给他减口粮，砸上镣。三十斤的大镣砸上了。跑步是不行了，好嘛，三十斤，不轻。可是过去练武的人不是腿上要捆沙袋吗？这大镣正好当运动工具，他便每天定时数着步数慢慢走起来。

又被发觉了。好嘛！改成六十斤，让他练。这一下他只好坐下了。吃那么一点东西想走体力吃不消啊！脚脖子也会磨烂的。人对人竟会这么残酷，号称革命的人，对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竟这样绝情，这真是他难以想象的呀！这是为什么？思想上的迷惑，肉体上的折磨，使他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可是再痛苦也不能坐以待毙。如果这样呆呆地坐下去，不死也快了，总还得想办法呀！

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允许家属十天送一次生活用品，手纸、毛巾、牙膏之类。他不抽烟，也学开抽烟了，每次还都要送些烟卷火柴。除此之外，最大的“恩惠”是允许每次送一斤饼干。因为工资没有

了，生活费很少，所以一切要节省，烟只能抽九分钱一盒的，为了把这很少的东西维持十天的用场，他便每种东西都分成十份。为了找点事干，每种东西，都分得十分均匀。一盒火柴是多少根？他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最多的一百零四根，最少的九十六根。每盒火柴要数好几遍，然后均匀搭配，一斤饼干多少块？按块分好了，还要大小搭配均匀。不要小看这一斤饼干，这可是命啊！一定要分成十份，而且每天只能吃一份，不然一天就会吃完的。

粮食定量减了，喝菜汤没有油水，实在是饿呀！吃不饱肚子一切都谈不上。这时他突然想到这是多么朴素的一条真理呀！可是我们过去经常忽视这条真理，有些人高调唱得震天响，整天这个高潮那个运动地瞎折腾，就是不考虑老百姓是不是能吃饱肚子。忽视了这条真理，不顾群众的死活。把饼干分成十份，就是每天均匀地吸收点营养维持生命啊！一两粮食可怜的一点儿，可是在极端的饥饿中，又是多么宝贵啊！

仅靠鼓捣这 可怜的东西，是不够消磨时间的，而且也不能让脑子闲着，不然真会成为傻子的。为了找到一种精神寄托，也为反思一些问题，他便把从1938年参加工作以来走过的地方，画成一个地图，把熟悉的县域村庄一个个列上去。然后回忆在这个村干过什么，和谁在一起。这些人后来到哪里去了，落了个什么结果。多少人为革命牺牲了啊！多少人又受了不应有的磨难。我们党是付出了多少应该付出的和不该付出的代价呀！他按地点按时间回忆做了哪些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有什么问题。时间是个公正的老人，事隔多年，今天看起来是非曲直比当年清楚多了。他想过几千人的名字，他想到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事件。

这不仅仅是排遣寂寞，也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寄托。从这些回忆中，他看见了自己的和党的曲折发展历程。许多事看得更清楚了，有些事却又越想越糊涂。有许多事找到了答案，有许多事却想不通，说不出一个头绪。

第二部分 (9)

最后他的思绪集中在这些想不通的问题上。这里是个得天独厚的省份，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大自然给了人们巨大恩惠，我们的祖先给人们留下丰厚的遗产。山山岭岭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一年四季到处都是姹紫嫣红的鲜花，真是人间仙境啊！一个大炼钢铁，既没出钢，也没出铁，山上的树木从远古的原始森林，到近代的名贵树种，都被砍得一扫而光，变成了秃山秃岭。

许多人骨子里都不相信男女老少齐上阵用劈柴树棍就能炼出好铁来，可是人人又都表现为意气风发争先恐后，这是为什么？放了那么多粮食高产卫星，最高领导都说粮食吃不了，让农民一天吃五顿饭。刚报连年丰收，接着就是饿死人。严重的地方已经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啊！

这里本是人少地多、气候宜人的地方，却也尸横遍野。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啊！数以千万计谁能说得清？这是为什么？现在连开国元勋、老帅、国家主席、许多省部级领导都被打倒了。自己竟然成了反革命，戴上六十斤重的大镣，过去我们对俘虏的拿枪敌人也没有这样对待呀！我们这个党啊！到底是怎么了？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反复地思索，想不清楚，理不出一个头绪。

他苦苦寻求结论。偶尔也会冒出一个结论来。可是当结论突然冒出来的时候，又立刻吓出一身冷汗，害怕这个结论。他惊奇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思想？会有这种念头？他赶紧否认，难道会是这样吗？不可能吧！不会的，是自己思想上出了毛病。不要胡思乱想了，党中央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今天否定了，明天那些结论又来了。经过许多次的反复，这结论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具体。在许多不同时间不同的问题上，出现的却是同一个结论。他惊奇，他痛苦，但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肯定了这些结论。

当他痛苦地承认了这些结论的时候，又重新回过头去，想想以前的那些事件，那些问题，许多疑难就迎刃而解了。再回想自己以前的有些思想，曾经相信的一些条条框框，又是多么简单可笑啊！我们党走过的历程，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又有多少错误和失误啊！

当这些令人惊奇令人害怕的结论一旦变为清晰思路的时候，他的心里又平静多了。纷乱如麻的思想症结逐步清除，心中的痛苦也减轻了许多。随着那些清晰的思路再继续延伸，倒暗暗产生了一丝欣慰。历史总会前进的。曲折磨难，可以使人们被胜利冲昏的头脑逐渐清醒，人为的劫难可以使一个民族在迷失中变得聪明。经过苦难磨炼走过坎坷道路的人，目光会更加敏锐，会有更大的勇气面对新的艰辛，对光明的向往会更加强烈，对理想信念会更加坚定。不用悲观，不能失望，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应该充满信心。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千万不能交待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囚室里。不能跑步了，他就想法活动自己的筋骨。没人说话了，他就自己和自己说话。吃饼干时，他先给饼干相面。啊！你是个小兔。好啊！小兔活泼伶俐，能跑能跳。可是现在我要吃了你。吃你几口呢？五口，先吃耳朵……吸烟时，也是先计划吸多少口，到什么地方，然后一口、两口……时时如此，天天如此。磨磨叨叨，自言自语。有时条理分明，有时又语无伦次。

门口有一个小窗户，时常有人来监视。监视的人在小窗口说："这家伙疯了。"吉永强喊叫说："我没疯，疯了的是你们。"监视的经常换人。有人心肠好："不要嫌我偷看你，是为你好。"吉永强便和善地说："你们怕我死，我知道，我以前也这样对待过别人，彼此彼此。不过我不会走那条路，要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我倒有些担心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谁也不能担保自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以为对方会说：你还在放毒。可是对方并没有开口，可能他听进去了。是啊！在那个年代，今天红得发紫，明天就是阶下囚！谁又能担保自己不交厄运？

最后工宣队进驻，有一个老工人专门看守他。他一直是工人，觉得自己成分好，在历次运动中又没有被触及过，所以不像机关干部那样有戒心，经常和吉永强谈话。他对这样的人很不理解，有一次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顽固？该回头就回头啊！你不可怜自己，也不可怜你的孩子？"吉永强说："我革命一辈子，还落个这样下场，孩子们吃苦又怕啥？不值得一谈。""你就这么铁心反对共产党？"吉永强说："我反共产党？笑话！……"

从此以后他陆陆续续讲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和这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原因。吉永强说："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躲还躲不及呢！我为什么冒险出来和红卫兵打交道？还不是为保护党的领导人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山是这些人打下来的呀！谁代表共产党？是他们！整天打砸抢的那些人能代表共产党？为共和国打江山的那些人理应受到保护，我为保护他们挺身而出倒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你说谁在反对共产党？"

诉说中有几次老工人都 下了眼泪。老工人没有那时高歌入云的党性，却有朴实敦厚的人性；没有那时强调到极限的路线斗争的原则性，却有实事求是的分辨是非的灵活性。老工人凭着多年的生活阅历，敏锐地感觉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此经常给吉部长一些方便，前前后后送给他几十斤粮票，想法让他吃得饱一点。

最后吉省长还无限感慨地说："那时候省里的经济被造反派搞得一团糟，群众吃不上饭，职工干部定量也很少。大家都挨饿，粮食就是命啊！拿自己保命的粮食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现行反革命'，这不仅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又需要多大的勇气？要让造反派知道了，他马上要挨斗的。"然后他立即把话题转到了当前，"我们现在应该向这样的人好好学习呀！看准了的事情，应该坚持的就坚持；应该做的就大胆去干。不要犹犹豫豫顾虑重重，不要为自己的得失考虑太多。"

第二部分 (10)

说到这里白刚觉得省长是在批评自己了，他觉得批得对。到省委工作以后，固然有工作不熟悉、不得不小心一点的因素，但总起来看，勇气不如以前了。搞经济研究时，知道是禁区也要闯，明知会遭非议也要探索，没有任何顾虑，总是抱着干不了不干，宁可回家还当我的木匠的想法。现在还有不为民做主，宁可回家卖红薯的勇气吗？知道是对的还顾虑太多。

白刚正想就这话题谈谈自己，不料吉省长把话锋一转："我们过去为考虑个人得失，做过多少错事啊！不用说政治运动里，不实事求是错整了多少人，就说平时迫于形势说了多少空话，又说了多少假话呀！有些是认识不到跟着说了，也有不少是明知不对，还违心说还违心干的呀！以后可要接受以前的教训了。你挨整时一直是死硬派，不检讨，可能好一点，空话、假话可能少一点。"白刚深有感触地说："少也是有啊！也应该自省，教训十分深刻呀！"

常委会上果然发生了争执。按惯例，重要人事问题都是先经书记办公会讨论，通过以后再上常委会。十三个常委中有五个书记，加上组织部长，有时秘书长也参加，就占了常委的一半多，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所以到了常委会上，便很少有多少争论了。念完考察材料，主持人问一声有意见没意见，甚至根本没人说话，连一分钟也不用，就算通过了。

这次因为要通过的人员较多，事先又都是由书记挂帅亲自考察过的，所以姚书记说不用费两道手了，都直接上常委会。讨论到滨海地区行署的班子时，刚念完专员古远的材料，有人便小声嘀咕："这人事迹很突出。""有改革精神，是个人才。"听到这种议论，姚书记特别沉得住气，他不急于赶进度，没有马上问大家有没有意见，而是想多听听大家议论，便说大家觉得这人怎么样？

平书记一听专员是古远，便有点吃惊：我不是已表过态希望官世通上吗？怎么变了呢？尤其对考察组长不满，觉得临走我一再嘱咐你，怎么现在变成了古远？而且预先我连个信儿也不知道。听大家一议论，平书记更着急了，恐怕很快便成定局，便说："原来地委不是报了两个人吗？"

考察组长说："考察以后两个人一比较，地委的意见，还是这人比较合适。"关于专员人选问题一直是考察组长一块心病。临走平书记说得很清楚，他却没有完成任务。回来时本想预先找平书记通报一下，可是觉得有白刚书记带队，他又和省长沟通过，自己先找平书记那里通报去，岂不是有通风报信挑拨领导关系之嫌？他知道平书记会不满意的，但也没有办法。就是现在他觉得也不好一下子把白刚书记抬出来，所以只好委婉地说是地委意见。

平书记说："地委的意见？你们不是省委考察组吗？你们的意见呢？"他原来还压着火气，这时便有些按捺不住了。考察组长当然明白平书记不满的原因，但是也无可奈何，有些尴尬，只好把白刚抬了出来："考察组和白刚同志同意地委意见。"

平书记原来就觉得地委报的班子里右派太多，谁知他提的人被换了下去，专员人选还是选了一个右派，更加重了他右派太多的想法。但这意见又不好说出口，所以便在专员这一人选上发难，明知故问地问："这个古远是什么文化程度？"

考察报告上已经写明了，念报告时也说清了。考察组长心里很清楚，提问的意思是要在文化程度上做文章。他本来可以解释几句，这人是自学成才，在哲学、经济管理方面有不少著述，可是他知道怎么解释也没用，提出文化程度问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推荐的那个县委书记还是小学文化，他不是照样坚持提拔吗？所以只简单地回答了两个字："初中。"

虽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击中了要害，因为知识化就是要上大学生。刚才念文化程度时人们似乎没有注意，现在听

说是初中，会场活跃起来了，有人还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表示惊讶。有人小声重复着：初中？似乎考虑是否合适。这气氛使平哲很受鼓舞，为扭转自己刚才不够沉着的形象，也避免和白刚搞得太僵，使气氛轻松一些，他故意开玩笑似的说：“老白！你没有搞错吧？这次机构改革可主要是增加知识分子的比重啊！选了半天选了个初中文化的。”说着又笑了笑，才接着说：“这……啊？好吗？”

初中文化不假，可是他的水平绝不止初中程度。白刚说古远发表过很多文章，还出版过哲学书籍。可是没等他说完平哲便打断了他：“知识化要的可是文凭，论水平可就说不清了。水平嘛！工作一些年都难说得清，文凭可是硬碰硬，不能含糊。具体地说，就是大学生。”说完又笑了笑。

白刚说：“知识化，是就班子整体说的。地委、行署班子中的大学生已超过了中央规定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说非大学生就一个也不能进班子吧？”白刚心里说，你要提的那个人也不是大学生啊！这话当然不能公开说，可是他还是暗?点了下：“地委提的另一个人还是小学文化。”

别人对这句话没有注意，平书记当然敏感。他想白刚可能知道了他打招呼的事。心里有些着急，立刻收起了轻松的笑脸，一本正经地说：“地委说过，那是为了照顾老干部，平衡一下人们的情绪。”白刚本来想说古远也是老干部，他俩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可是他觉得已经把文化问题点出去就可以了，不能只是他们俩直接“叮当”，便忍下了，没有说话。和吉省长谈话以后，白刚的胆子大了，他觉得不管别人怎么想，该说的还是要说，不过也还要掌握好分寸。

省委讨论干部一般都是集中一批上一次常委会，半天就要讨论几十个人，所以考察材料不会很长。一人也就是两三页，基本情况个人简历就占去不少字数。除了有特殊情况，人们很少提出问题。对古远提出问题以后，经过白刚解释，似乎没什么不同意见了，会场一下安静了下来。人们似乎在等主持会议的第一书记拍板。正在这时平书记

发言了，他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声调十分平和地先从中央的大政方针讲起，讲完了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后，突然话题一转："这次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四化'。革命化这一条应该说我们选的这些人是都具备的。专业化和知识化密切相关，当然这不是一个问题，但通常是只要是大学生，专业也好像不是问题了。所以这'四化'中心问题就是知识化、年轻化。从古远来说，知识化谈不上。年龄虽在最高限之内，但已经是接近极限，绝算不上年轻了。既然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符合，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人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这本来是对白刚的讥讽，但为了缓和一下剑拔弩张的气氛，平书记看了看白刚，故意笑了笑，不过笑得很勉强，很不自然。

通过干部问题时，这样丝丝入扣长篇大论的发言是很少的。虽然是正面谈意见，但显然是针对白刚的，对他进行了批评、讥讽甚至是质问。而且不是一般人的发言，是真正的重量级的人物，所以从一开始就给白刚很大压力，弄得他很紧张。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可以从正面理解，表示很客气，给对方一个回旋余地，但是也可以作为一种暗示：是不是因为你们都是右派？

第二部分 (11)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白刚就不能不回答了："没有别的考虑，就是觉得这是个人才。地委提出了两个人，两人年龄都不小了，那个也不是大学生，两人比较起来，我们觉得这人更合适。"平书记寸步不让，而且显然有些生气了："既然两人都不合'四化'条件，绝不能矮子里头拔将军，可以另选嘛！"他十分严肃，斩钉截铁。看来对白刚这么一个刚越级提拔到省委的右派，竟然一再和他争论已经很不耐烦了。

白刚知道平书记这明明是为没选上他的秘书表示不满，却找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挠更优秀的人上来，冲自己发火。我是资历浅，可是常委会上讨论我们是平等的。你认为我也和你一样，选人有私心，这也太武断了吧！白刚知道在这种场合进行意气之争是容易吃亏的，不过他觉得既然对方这样不客气，自己也不能一再退让，便说："刚才说过了，我没有什么个人考虑，大家觉得两个都不合适，那就另选吧！"

"不！不用另选。"吉省长说着站了起来。这半天他没说话，是觉得常委会上有争论是好事，人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发挥。后来看到平哲越来越不冷静，因为他不知道平哲预先打招呼要提拔他秘书，所以对平哲这种态度很难理解，觉得对一个到省委不久的同志怎么能这个态度呢？就因为他刚来？或者因为他以前是右派？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这个样子嘛！所以坐不住了。他高音大嗓，快人快语，一说话就带几分激动："咱这考察材料，什么人都是往一个模子里一装，优点七八条，缺点三五句，什么特点都没了，众人一面。最后只剩个年龄、学历、履历是清楚的。光凭这个，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才能来？古远这个材料还算写得很有特点的咧！不过还是不能把这个人的情况完整地表达出来。古远这人，白刚和我详细谈过，以前我也接触过。是个难得的人才咧！有一次省里开会，我去滨海地区看一个人，他进去了，我不认识他，别人介绍以后他就要走，我说别走，你在农场呆了多年，好啊！好啊！我正想了解点情况，你说说，怎么才能扭转国营

大农场不景气的局面。这是个突然袭击，我也没打算他马上谈出多少宝贵意见来。可是一说起来，嗬！有思路。对农场改革很有见地，而且已付诸行动，效果很好。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工作很熟悉，在管理上很有办法。接着他又十分生动地说了几件事情，从这几件事情上，确实可以看出这人有棱有角，有才华有思路有改革精神，很感动人。”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没等省长说完，姚书记高兴地把话头接过去，“你说的事我有个印象，这人我接触过。有一次我到滨海去找人开座谈会，别人都是拿着稿子念，问一些情况马上就去翻小本。他汇报不拿稿也不翻本子，却说得生动实际有条不紊，各项数字各种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当时我就想这人脑瓜子清楚。”第一书记一发言，白刚心中一亮，郁闷苦恼一扫而光。这个表态倾向性很明确，对自己的任何误解都可以烟消云散。他知道姚书记喜欢说短话，向来不做长篇大论。总是认为应该做结论的时候才发言，他一发言结论应该很快就出来了。谁知今天却有点特别，姚书记说完“脑瓜子清楚”以后却戛然而止，没有结论。

白刚想难道这就是结论？不会吧！他向来做结论干净利索，不会攥着拳头让人猜。或许看到人们意见有分歧，再让人们议论议论？不会。这问题情况清楚，分歧明确，道理说了不少，不会再讨论了，一定会有结论的，他焦急地等待着。别人也觉得已经到了做结论的时候，同时看到书记之间明显出现了分歧，不好插嘴，所以谁也不再发言，都在等待着，屋子里出现了少有的沉默。

平哲觉得僵局是自己引起的，特别是第一书记也对这人明显有好感，很可能因为自己有不同意见有点为难，不便一下做结论。他向来对领导的意见都是言听计从，哪能因自己的意见而让领导处于为难的境地？便首先打破了沉默：“我对这人不了解，只是觉得文化、年龄不太合适，大家觉得可以，我没意见。”

谁也没想到一向斩钉截铁的姚书记突然又偏向了平书记：“你提得有道理，这人年龄、文化都不占优势。”说完停顿了一下，看到人们有

些惊愕，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而且班子整体年龄也偏大。”

形势急转直下，白刚又紧张起来了。他觉得老书记向来果断利落，今天这是怎么了？拖泥带水而且反反复复，让人琢磨不透。有人揣摩老书记的话音，可能是想换一个人，可是又不愿意伤省长和白刚的面子，不便明说，便替老书记说了出来：要不，再另外物色一个？不少人认为这可能对了老书记的心思，觉得他该下结论了，可是他仍没表态。

吉省长是个急性子，等得不耐烦了，他抢先作了回答：“不必了吧！人才难得。年龄是大了点，正因为大了点，才要马上用起来。”人们担心起来，是不是省长和第一书记又产生了矛盾？向来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这下人们更不好表态了，屋子里又出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人们都不知道会?现一个什么结果。

让人更没想到的是，姚书记却就着吉省长的话茬儿说：“也是，再不起用，这人就废了。”可是说完又没下文了。只是不停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到人们再也没什么意见，大家又都在看他。这时他才觉得该收场了：“大家看怎么样？就是他吧！”大家自然是没不同意见，白刚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古远的问题是定了下来了，但对整个班子还没做结论，整体说年龄偏大怎么办？是不是承认这个班子，他仍然没有说话，今天老书记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拖泥带水？

新的省委班子顺利组建以后，工作已走上正轨，姚书记年龄大了，已准备退下，日常工作便准备少管，所以平书记被任命为常务书记。趋势已经很明朗，将来的第一把手，便是从省长和常务书记中产生了。在这种十分敏感的时机，老书记不愿意明显倾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现在看到两个主要领导意见不一致，才一改平日果断作风，没有干脆否决哪个人的意见，对双方都给留点活动余地，肯定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事物本来就不是绝对的，而是看你取舍的角度如何。从不同角度看，便会有不同结果。遇到这种争执，也确实要费些周折的。老书记见没有人反对，古远的问题算是定下来了，可是班子整体

年龄偏大还没能解决，便说：“我看这个班子就先定个一把手，白刚同志再跑一趟，班子还要做些调整，扩大眼界，再选点年轻、高学历、有开拓精神的新人进来。让古远也参与这个工作嘛！将来一起共事更方便些。”这一场争论才总算结束了。

第二部分 (12)

一般情况下，选拔干部省委考察组同意了，又是省委领导带队考察的，通过就没多大问题了。曾抽调到考察组工作的马全同志，因事到滨海专署时，正好古远也到专署办事。两人在楼梯相遇，马全知道省委已同意他当专员了，便高兴地说："古远！你上班来啦？"古远好生奇怪："你是哪儿的？""省政协的。""上嘛班？""专员哪！"古远更加奇怪了："别逗了，哪有这回事。"马全说："嘿？你还不知道哪！"古远说："没有的事。"马全说："我参加省委考察组考察过你，真的。"

对这样真切的重大消息，古远也没当回事。回去照常工作，这消息没向别人透露，也没有再进一步打探过。上次省委考察组到农场了解情况他没在，回来后有人告诉了他，而且还猜测说书记是不是又要高升了？他还说别瞎咧咧，升嘛？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白刚带来了省委的任命以后，地委通知古远立即上班。因为前任专员宇宁调省，急于要走。关于班子的调整，白刚也想多听听几个新老一把手的意见。但是古远说马上去不行。他那里还有不少事要交代要安排。经地委一再催促，他急忙处理了一下农场工作，既没有预先打招呼，也没有人迎接护送，便只身一人赴任去了。地委专署是轻车熟路，宇宁是故人好友，地委的许多人也熟，何必要人陪同。

上下班的时间，楼梯上是最繁忙的时刻，"嗒嗒"的脚步声伴随着欢声笑语，不知为什么人们爱在这里高声谈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姑娘的对话："听说又要换专员？""已经换啦！""是个什么人？""又是一个右派。""哪儿来的？""劳改农场，和现在的专员是难兄难弟，一块儿劳改。"

"啊！"另一个姑娘奇怪地说，"又是一个右派加劳改？真也怪咧！必是别处都是碱疤拉地，长不出好苗来？怎么劳改队里光出大官儿？也不知道这新专员是个啥模样。"

“没样儿。五大三粗，黑不溜秋，多年土里刨食儿，满脸都是犁沟，老庄稼人一个。”古远慢声慢语漫不经心地说。“你见过？”两个姑娘听到这话说得挺逗，很高兴，可是回头一看，却根本不认识，又有点生气。奇怪，哪来这么一个怪人，我们说话你接什么茬？其中一个有些不满地说：“你是谁？”古远笑了笑：“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人。”“啊！你就是新专员？”两个姑娘惊讶地叫了起来。

楼梯上的脚步声立即停了下来，前边的人们都回过头来不走了，后边的人便一心往前凑，都想看看这个新专员。前边有人认识，便喊道：“古专员！”古远摆摆手：“别这么叫！古同志叫得惯惯的，咋改了调呢！”那人笑了笑：“好，古同志！就你一个人来的？怎么没人陪着，预先你也不打个招呼？”古远说：“陪嘛？不老不小，又不是不认识路。”

正说着，楼上一个声音，高音大嗓地飞过来了：“新专员来了？怎么事先也没个信呢！我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别让人演了《真假李逵》呀！”

不知是谁腿脚勤快，听到新专员来了，便赶紧给宇宁送了信。宇宁听说便赶紧跑了出来。正好白刚也来找宇宁，便也紧跟着出来了。古远一进三楼楼道碰上宇宁，宇宁迎面就给了他一拳：“你老兄怎么搞的？早通知你磨磨蹭蹭地不来，来了又突然袭击，也不给个信儿。他们说新专员来了，我还以为是有人冒充呢！”在宇宁旁边的白刚说：“哟！宇宁啊！你这见面礼真新鲜，就这样接待新专员？”古远正要还击宇宁，看见了白刚便立即收回了出击宇宁的拳头，上前握住白刚的手说：“白刚同志也在这儿啊！听说你不是走了吗？”

没等白刚回答，宇宁爽快地说：“走了又来了。帮助咱们，啊！是帮你们组建班子来咧！”古远说：“你还没走呢，就分得这么清，你们你们的，你就不是滨海的人咧？”宇宁说：“光是滨海人不行啊！我已经调走了，滨海组建班子就没我说话的地方了。”三个人说着笑着已经到了屋里。白刚接着宇宁的话茬儿说：“调走了，人还在，就有你说话

的地方。古远来了。正好，我想和你们一起研究一下专署班子人选问题。”宇宁有些奇怪：“班子人选不是已经定了吗？”

白刚谈了省委意见，说现在的人选都是五十开外的人，虽然人都不错，但整体年龄太大不利于交替衔接，要扩大视野，增加些四十五岁左右的人，最高不超过五十岁，你们看看有没有合适人选。古远马上提出来还是让地委研究吧！咱们酝酿合适吗？

白刚笑了笑说：“古远同志警惕性还很高，在过去，我虽是省里来的，咱仨右派酝酿这个也可以打成一个小集团。现在不怕了，过去把干部提拔搞得太神秘化了，现在不只是咱们可以讨论，我还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让人们推荐进领导班子的人选。昨天我也和地委研究了，地委同意这个意见。他们也觉得总是盯着领导身边和下级几个头头不行了，符合‘四化’条件的太少。另外选人，不是文化不够，就是经验欠缺，?个人可太难了。”

“说难也不难。”没等白刚说完，宇宁便打断了他，“我说一个人，看你敢用不敢用？”白刚有些奇怪：“是个什么人还能谈到敢不敢用？”宇宁说：“又是一个右派，班子里右派太多了，你不怕人家说你闲话？”白刚说：“啊！是这个问题呀！当初确定古远同志时我确实有过顾虑。去找省长商量，他十分爽快地说：右派多怕什么？说明右派里有人才嘛！你看省长的思想比咱们解放多咧！”

“省长思想就是解放。”说到省长宇宁兴奋起来，抡着胳臂比比划划地高声说：“我当专员也是他拍的板。还说地富反坏右，我是老三你是老五，咱是一类人哪！”古远有些奇怪：“哦？你和省长这么熟啊！”“哪里，我们不认识。”“不认识就和你这么交心？”宇宁说：“看看，从这儿就看出省长这爽快劲来咧！”对宇宁右派改正不久就当了专员，白刚也有些纳闷。还没机构改革，他一个一般干部怎么就当了专员呢？听说是省长拍板，白刚也很感兴趣：“你说说，怎么回事儿？”

第二部分 (13)

1982年，右派改正不久，很少有人安排适当职务，更不用说越级提拔了。地委想提拔宇宁当宣传部长不知是否合适。那时省长是省委分管干部的书记，地委书记常志超便找吉书记去摸底，说想报一个右派当宣传部长，不知行不行？吉书记说不是改正了吗？那还有什么行不行的。你们报吧！省里考察考察再说。后来吉书记趁工作之便亲自来了，常志超向吉书记介绍了宇宁的情况。反右时常志超是地委副书记，宇宁在地委宣传部工作。把宇宁打成右派，当时他和地委的几个委员内心就很不同意，因为太出人意料。

宇宁家三代贫农，从小住在姥姥家。他舅舅在抗战前白色恐怖时，就是几个县党的负责人，当时地委领导都和他舅舅熟悉。宇宁是姥姥家供他念书，很小就参加了党组织。到宣传部以后，工作很出色，他独自编地委小报。重要文章都是直接送地委于书记定稿。所以宇宁和地委书记很熟，书记也非常喜欢他。宇宁非常爱看书，每回到大城市去印报，都买回很多书来。有一回于书记听说他买回了一部《红楼梦》，便立即找他："小宇呀！听说你买了一部《红楼梦》？""是啊！怎么着，有问题呀？"于书记说："人们说看了《红楼梦》就得相思病。你个小孩子家，看那个干吗！我先看看，看得不得相思病。"宇宁说："别逗了，你还能得相思病？你那小赵是全地区有名的大美人，日夜守着你。谁得相思病你也得不了相思病啊！"可以想象这么一棵好苗子，又和地委领导们这么熟，怎么会成右派呢？

他成右派就是两篇小文章。一篇几百字的杂文《论老实与不老实》，一领导老教导别人要老老实实，实际上正是他逼得下边不老实，说假话报假数字搞浮夸。一篇是字数不多的小说《收获之谜》，说一领导大力推行越密越好的密植，除面上推行还树立了一个点。秋后绝大多数地方大减产，点上却丰收了。领导很高兴让人去总结经

验，结果是别处照他说的干都减产了；点上技术人员做主根本没照他的办法干却丰收了，弄得总结的人们十分尴尬。

两篇文章并没引起人们注意。一个借调到宣传部的人不学无术，平时就是吃吃喝喝吹吹拍拍，倒腾闲言碎语拨弄是非。宇宁他们几个人都反对他，眼看在宣传部呆不下去了，虽对宇宁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反右开始以后，他灵机一动，认为机会来了，便在这两篇小文章上大加发挥。除了扣大帽子说反党以外，更重要的是说文章是直接反对地委于书记，写了一墙大字报。地委书记去看大字报时，他又凑到耳边说："这两篇文章都是直接冲你来的呀！"

"啊？冲我来的？"地委书记根本没看过这两篇文章，但听到是直接反对他，被那个人添油加醋地一说，好像也真有点说领导不好的味道，哪里受得了，马上就火了，高声喊道："这小子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怎么能写文章登报呢！这不是攻击吗？"

书记的话就是金口玉言，一句攻击，就等于一锤定音了。看大字报的都不看了，纷纷回去投入战斗。"哗"的一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院子，右派宇宁在劫难逃了。

常志超和几个地委委员平时都喜欢宇宁，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吃惊。可是在重要问题上，十个副职也抵不过一个正职，何况反右中已明确凡同情右派、为右派说情他就是右派，谁还敢反对呢！把宇宁搞成右派不仅大出人们的意料，就是于书记本人，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当时只是一时气愤随口喊出了一句这不是攻击吗？根本没想定宇宁右派。但是既然群众已经起来，又是响应他的号召，他又怎好打退堂鼓？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俗人尚且如此，作为一郡之尊的书记，话既然说出去了，又在反右运动中造成了那么大影响，岂能随随便便收回。

宇宁人虽小，但参加工作以来，不管到哪里都是骨干，都深得领导的喜爱，且恃自来红，年轻气盛又有几分傲气，说他反党哪里受得了？而且为首攻击他的人，又是他最看不起的一个人，此人历史上还

有污点，觉得你小子还整我？这不是坏人整好人吗？就更加不服气。不但不低头，而且很快还了他一墙大字报："我的郑重声明"。说明文章是什么情况下写的，是有所指，但不是指地委书记，而且实有其人其事，不仅不是什么攻击，而且论点是正确的，反对瞎指挥和官僚主义，符合党的利益，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是别有用心故意歪曲。

于书记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好小子，攻击是我说的，说谁别有用心故意歪曲？在反右运动中，这么嚣张那还了得？一个小毛孩子，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他还要蹦跶，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当时正开三级干部会部署反右。于书记说，挨批的谁不服，让他上大会上讲去，在大会上跟他辩论。

地委书记的意见宣布以后，右派谁敢应这个战？宇宁却不服，说："上大会怕什么？我要在大会上发言。"副书记常志超劝他："发言有什么用？无非是引火烧身，对你有什么好处？"宇宁说："我知道没好处，小孩子都知道胳?拧不过大腿。可是共产党不讲理还叫什么共产党？我那两篇小文章有什么问题？原来说是攻击于书记，看这种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现在又异口同声地说各级领导都实事求是，说不实事求是瞎指挥有浮夸，不管说谁都是无中生有都是攻击。不用说别人，地委有没有不实事求是，有没有浮夸？这种理由能服人？"

常志超说："你还犯傻？现在大报小报上不是都这么说吗？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逻辑，谁敢说个不字？"宇宁说："我反正是这样了。不是都说没有不实事求是和瞎指挥吗？说有就是攻击，那好！在大会上我把这种水稻问题的争论说说，让大家看看到底谁不实事求是，谁不说理，到底是谁攻击谁？"常志超担心地说："你疯啦？敢在大会上抖搂这个。这不是傻吗？你不要命啦？不管怎么样，我不允许你大会上去讲。"

常志超说完了这头，又去劝说于书记，说："不能让宇宁在大会上发言，他要说种水稻的争论。"于书记心里虽然很担心，但为了自己的尊严，嘴上却十分强硬："他爱说让他说去，我就不信制不服他。"常

志超说：“不行啊！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让他大会上抖搂，影响不好。”于书记也知道，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让他当着全地区的县区干部抖搂这些，会是什么结果。不过还是硬撑着、不表态，表示自己并不害怕。只是看着副书记的面子，才没有反对。算是默许了。

第二部分 (14)

种水稻是一张什么王牌，为什么抖搂这个于书记都会害怕?

省里曾提倡大种水稻，让几个有河流的地区作规划。于书记重视宇宁，便抽他去主持搞这个规划。因为全地区只有一条水量不大的还乡河，工业农业都要用水，所以他们使足了劲儿只搞了一个试种五万亩的计划。于书记嫌少，其他论据都没大变，大笔一挥便把五万亩改成了五十万亩。宇宁强烈反对，说这根本完不成，于书记还是改了。

到省里一汇报，人家都是二三百万亩，省里大批滨海地区太保守。于书记回来大发脾气："小宇啊！你们怎么搞的？让我在大会上丢这个人！省里批评我们太保守，保守上面还加了一个太字。你看看你们整的这个玩意儿，这是嘛？你们赶紧给我整个三百万亩的规划。"宇宁说："三百万亩？于书记，水在哪儿呀？我们是详细计算了历史最大的水流量，才大着胆子作出了个五万亩的规划。"

于书记说："我没让你计算水流量，你们是老天爷？一年下多少场大暴雨，你们能计算出来吗？"宇宁说："下多少场暴雨也种不了三百万亩啊！"书记咆哮说："我要把还乡河两岸百里之内全种上水稻。"

三百万亩规划是搞出来了，也报到了省里，但是不用说三百万亩，连三万亩水稻也没种成，因为到春天还乡河几乎断流了。就这样于书记大会小会上还是批判人们保守，硬说是人们没有干劲，才使三万亩也没种成。领导总是对的，宇宁当然是错误的。

宇宁没有到大会上发言，但他仍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处理时几个领导都主张让他留在机关，但于书记坚持这种人必须送到劳改农场长期劳动改造。宇宁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而且要上告。常志超又劝他说："你没看到'三反'吗？处理时谁敢说个不字，不久就都平反了，判了刑送到监狱的不久也都没事了。正在火头上不能硬顶，你不能拧到底，先去劳动，以后只要有机会我给你想法儿。"常志超虽然身为地

委副书记，经历过许多次政治运动，但是他又哪能想到这一次和历次运动不同，根本不准纠偏和甄别，明明知道错了也不准更改。

宇宁每年过年都去看看常书记，常书记见面总是一句话："不开门啊！只要开门你是第一个。"这句话一说就是二十多年。这中间常志超由副书记变成了地委书记。虽然大权在握，也仍然无计可施。不过常书记还是够意思的，宇宁摘帽以后，就把他从农场要出来分到县里工作。这在右派中当时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优厚待遇了。平反以后，又把他调到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地委机关报《滨海日报》总编辑。

吉永强书记了解宇宁时其他情况都清楚了，独有"文革"时不太清楚。他对干部"文革"中的表现非常关心，便问宇宁："'文革'时你在哪儿？""在定海县，水利组副组长。"吉书记说："怎么你还当了领导啊？"宇宁介绍了反右时及反右以后常志超对他的关心。摘帽后把他分到县里。一次常志超见到县委书记，问宇宁干什么呢？县委书记说，在生产办公室打杂呢！一个摘帽右派能干得了什么！常志超说摘帽右派怎么咧，不是摘帽了嘛！还能按右派对待？能干什么干什么，分配个工作。于是宇宁成了摘帽右派中第一个有了官衔的人。

吉书记笑笑说："原来地委于书记那么整你，'文革'中你没给他弄几张大字报？"宇宁兴奋起来："是想弄咧！心想你也有这一天，让你也尝尝挨整的滋味。你整我的时候不讲理，我批你要摆事实讲道理。可是他揪出来以后，挂几十斤重的大牌子，戴大高帽，非刑拷打，受尽折磨不说，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我才两反（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倒成了三反分子了，比我还多了一反。不行，不能跟着人们造这个反哪！这样反下去，国家往何处去？"宇宁说得很随便，几乎不假思索。虽然和省委书记初次见面，却和老朋友谈天一样，无拘无束。

吉书记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啊！好啊！你说得很实在。要说你对他不生气那不对，他一揪出来你就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那也不对。你生气最后又不掺和这合乎实际。好啊！你说得对着哩！"

就是在这个时候吉书记说："我排行老三，你是老五，咱是一类人哪！"

吉书记和不少人了解了他的情况，也看了他写的一些重要文章和社论，对宇宁很满意，和常志超说："我看宇宁这人是个人才嘛！你们这里专员调走以后不是还没有人选吗？为什么让他当宣传部长？"

"让他当专员？"常志超有些吃惊，愣了一下，然后解释说，"原来也有人提出过。后来我们议论是不是提得太快了，而且他也没干过经济工作。"吉书记不以为然，大声说："喂！什么提得太快。同志，现在可是非常时期。省里、地市和县里领导几乎是一般粗，都是年龄老化，再按部就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选人哪有可能啊！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呀！没干过经济工作，我看他写的不少关于经济工作的社论、文章，这人在经济方面很有些思路咧！他打破了以粮为纲的那些老框框，思想很解放，很有特色嘛！"常书记说："那我们再重新讨论一下？"吉书记说："不用了，你们不是报了宣传部长吗？我回去省委议论一下再定。"就这样，地委报的是宣传部长，省里批回来却是专员。

宇宁介绍的副专员人选，古远也了解，人们都说是个人才，也比较年轻，比现在有的人选小了八九岁，使班子平均年龄可以下降两岁，也可以使班子形成梯次结构，不至于过几年说下都得下。不过白刚觉得他在县里是一般干部，调地委农村工作部时间不长，在群众中影响怎么样还要在更大范围了解一下。同时从这个人身上也可以给人以启发，就是这样的人才以前竟没有纳入人们的视野，可见只凭几个人小范围选人是不行的。如果扩大视野，让群众参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才出现。

白刚提出了一个想法："马上不是要开三干会吗？我想在三干会上让大家投票推荐副专员和地委委员人选。投票时还要扩大到地委专署委办部局的副职。让大家在全地区的范围内选拔人才，你们看行不行？"当时选拔干部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由领导研究决定，还没有在大范围内让群众票选推荐的。宇宁说："老兄，你这不是要搞资产阶

级的选举吧？”他心直口快，说话没有遮拦，不管是对上还是对下很少有什么顾忌。他笑了笑，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第二部分 (15)

“选举，怎么就是资产阶级的呢？要是有条件选举，我倒真希望能选举产生呢！”白刚这人不会开玩笑，事事较真儿，就是开玩笑的话，他要觉得不对，也会跟你板起脸来辩论。宇宁说：“就咱们现在这样儿，选举能解决问题？没听老百姓说咱人大选举吗？代表就是吃馒头、举拳头，选的是张三或李四，他根本摸不透。”宇宁认为干部任用上问题太多，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的。白刚说：“我也不主张现在就直接由群众选，但将来有一天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县乡村。现在我只是想让群众推荐，扩大视野摸摸底嘛！”

古远说：“我倒赞成这个办法。只是这些年互相间很封闭，人们不熟悉，票数可能很分散。几百人中，如果只得十几票、二三十票，那能说明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点疑虑。白刚说：“群众推荐和选举不同，不要求票数很集中，我想总可以提供一些选择的目标吧！同时也可以看看群众的意向，人们希望什么样的人上来。”宇宁说：“别看刚才争论，我也不是不赞成。不过这事儿得地委很好地研究。”宇宁觉得这不是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总比几个领导议论要好一些。白刚说：“当然得地委研究，不过我觉得地委会同意的。”宇宁说：“哎？那可不一定啊！”

宇宁猜对了，和地委一商量人们便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决定任命干部，向来都是秘密进行，紧保密慢保密还总是通风透气，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甚至引发很多矛盾。在全区三干会上折腾，那不会人心大乱吗？信一传出去，是不是会有别有用心的人拉选票搅浑了水？票数不集中，有人票不多我们又要用，是不是会被人耻笑？万一票数集中了地委又不想用，是不是也被动？人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白刚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回答。最后他说：“大家怕搅浑水，可以事先不宣布。其实有人搅浑水也不可怕，不管得多少票，我们还要详

细考察嘛！而且品质不好的人，即使活动，我相信也拉不了多少票。搞民意测验和群众推荐，人少了不行，容易被人利用，短时间几百人写票，个别人就很难操纵了。”白刚觉得选干部由几个人决定弊端太多，可是目前又没有更好的办法。他觉得群众推荐或是群众信任投票，不失为一个补救办法。这个问题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地委最后同意白刚的意见，在三干会上按“四化”条件，推荐进领导班子的人。人们都估计票数可能很分散，投票结果大出人们意料。有几个人票数很不少。最集中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宇宁推荐的那个右派陈一诚。人们倒不感意外，因为他已经担任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另一个人却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地区农科所的副所长牛强。农科所只是个科级单位，他顶多只算个副科级，可是票数超过了半数，真正爆了一大冷门。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白刚也很吃惊。没有酝酿，没有宣传，这么小的人物居然受到这么多人拥护，他事先虽然说过几百人写票个别人很难操纵的话，这时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论点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人进行了活动？是不是暗中还有什么派性存在？

地委会上白刚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地委的几个人都说这不可能，他不会干这种事。白刚有些奇怪：“原来你们对他都了解？”左余说：“这人又臭又硬，是出了名的。”有人说：“关于他的笑话可多啦，谁不知道？”

白刚更奇怪了，这人受到这么多群众拥护，怎么领导们说他又臭又硬，反差这么大？便说：“你们看这人怎么样？”常志超说：“这人能力是有，也真干事，就是脾气古怪，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左余说得更直截了当：“不用说当副专员，我看当副所长都够呛！”白刚惊奇地说：“噢？怎么回事？”左余说：“他不止是又臭又硬，还有点缺魂儿，不懂人情世故。”说完讲了牛强这样一个故事。

中央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地委行署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人，首先由副专员讲讲地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当然着重讲做了多少工作，给多少人解决了多少问题，取得了什么成绩。也谈到了还存在一些问题，不久也将得到解决。总之，大家是满意的，知识分子心情是舒畅的。讲到这里，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多少人还有意见，领导可曾知道？"副专员说："当然啦！有些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名誉啦，地位啦，家属农转非啦，也会有意见的。这就靠各单位多做思想工作嘛！"副专员耐心地做着解释。

那人说："是这样吗？我看这种说法本身，就对知识分子缺乏理解。用五十年代的思维，落实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怎么会落实得那么好？"副专员有点生气了："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向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说的是实话。"

副专员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地区农科所。""姓什么？""鄙人姓牛。""噢！噢！"副专员拍了拍脑门，"想起来了，你就是牛强吧！久闻大名。"

牛强说："不敢，不敢！"副专员说："有名的炮手嘛！"牛强说："这也叫炮吗？只是表示了一点小小不同意见。可能平时听恭维话太多了，一点小小意见也觉得太刺耳吧？"

副专员说："不！需要放炮，要有反面教员嘛！"牛强说："哟！我成了反面教员啦？要是五七年肯定抓我个右派了。"

"不！你误会了，我是说需要有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副专员说，"今天我也给你提点可能刺耳的意见：你是有点名气，可是也有人反映你有点牛气，也要注意哟！""名气，不那么确实吧！牛气，倒确实有一点儿。"副专员说："噢？承认牛气，不承认名气，这倒新鲜。"

牛强说："这不在承认不承认，它是客观存在。"副专员说："听起来你好像对牛气还有点自豪感嘛！"说着笑了笑，为了打破会场上变得有点紧张的气氛，然后故意以幽默的口气说，"看来你对牛气还感到有点牛气。不过牛气总是不好的吧！"牛强说："也不见得那么坏吧！"

“这就不对了。有人说知识分子好翘尾巴，我对这话是批判的。”副专员有点严肃地说，“但也确实说话要注意影响，做事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在群众中有了牛气的名声还不加收敛，先不用说以后会不会影响提拔，这样下去你就不怕丢官吗？”副专员对他当众这样顶撞自己，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是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会议上，怎好当场对知识分子发脾气，所以想用这种一半实话一半笑语的轻松方式给他提个醒儿，敲打敲打他。谁不怕丢官啊！

想不到牛强却说：“小小芝麻官，不足七品，谈不上丢不丢。不用说这么个小芝麻官，再大的乌纱帽，戴在我头上也捞不了多少好处，无非是多一份责任，多尽一份力量。没了这头衔，没那么多的压力，安心搞搞研究，也许能更好地尽自己一份力量吧！”

左余最后说：“你们看看，当着那么多人，和副专员这么顶撞，没个大小，不懂得一点规矩，还牛气烘烘的，弄得副专员好下不来台，几乎把个会给搅了。这样的人当专员行吗？”

第二部分 (16)

“哎！”宇宁笑了笑，精神振奋地大声说，“我看这人还很有特点嘛！当专员怎么就不行？”左余说：“特点是有，就是个怪。你想想当个副所长只是个副科级就在会上和副专员顶撞，官升脾气长，当了副专员那还了得，还不连省长、总理都敢顶撞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和人共事？”

听了人们这讥讽的介绍，白刚对此人倒很感兴趣，他觉得在领导干部中就是需要这样的人，便说：“官升也不一定就脾气长吧？”为了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便把自己的意见一下全端出来，以免说得太果断，让人下不来台，不过他觉得话要婉转一些，观点还是要亮出来，“按现在的风气，这人怪是怪了点，不过这怪里也有他可贵的地方吧？不看别人眼色行事，敢把自己的观点公开亮出来，即便是顶头上司，不同意见也要讲。认真干事，但不为升官，也不怕丢了乌纱帽。这些都是很难得的啊！”

常志超说：“这倒也是。虽然方式欠缺一点，但本质是好的。”古远对此人很有好感，但是新来乍到，不便过早表态，这时见几个领导表了态，便说：“我对这人不熟悉。不过他到农场去过几次，觉得这人知识丰富，有实践经验。对领导有点不买账，不过对一般同志还不错，群众关系很好。”

“好什么呀！群众都传遍了，他那脾气上来不管不顾，有时一生气，不到下班时间，就把全所的人全赶跑了，一个不剩。所里人都说，以后单气他，好闹个早回家。再有能耐，这样的人能当副专员？”左余觉得自己对这人太了解了，所以仍坚持他的意见。

“竟有这事儿？”宇宁哈哈大笑，“我的脾气就够大的了。这回可遇见对手了，比我还厉害。不过这事儿得调查调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听传言呗！我就是个整天拍桌子摔板凳，说话就瞪眼的人。实际上拍桌子的事儿是有，哪像人们说得那么严重？也就是着急

了有过几回呗！”左余笑了：“有过几回？你是不觉吧？”说得好多人也笑了。有人替宇宁打圆场说：“宇同志拍桌子，拍过去就拉倒，拍完照样说说笑笑。没人拿它当回事儿，人们都习惯了。”听见大家的笑声，宇宁不免有些尴尬，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脾气真那么坏吗？老拍桌子？”左余说：“反正不是你说的几回。”大家又笑了。

白刚听到说牛强把全所的人都赶回家的事，心里也真的有些犹豫，难道他的脾气这么坏？那太可惜了，不过他觉得这人绝不能轻易否掉。他很关心牛强的命运，不愿人们扯得太远，便把话题拉了回来：“我倒同意宇宁的意见，对牛强还是要了解了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还很难下结论，受到那么多人拥护，终究不同寻常啊！”然后对坐在身边的常志超说：“你说呢？”常志超说：“好！反正这人才能是有，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考察一下也好。”

对另一个得票多的陈一诚，人们都比较了解，看来如果考察中没什么特殊问题，不会有什么争议，只是古远说了一句笑话：“他要是进来，行署班子里又多了一个右派，那时人们真可以说行署是个右派班子了。”常志超说：“陈一诚这个人，说他是右派也可以，说他不是右派也可以。而且说他不是右派有确确实实的证据。这人的历史我最清楚。”左余倒赞成这个人：“对他人们都清楚，他算什么右派？当右派只为了一句笑话。”

古远觉得很奇怪，一句笑话？什么笑话这么严重。他在右派群里呆了多年，深知打成右派的原因形形色色，但仅仅为一句笑话就打成右派，他还是头一回听说。

说起这件事，人们都感兴趣，因为不仅当年陈一诚说的是一句笑话，现在他打成右派这件事也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陈一诚为一句笑话受尽劫难，劫难在人们记忆中淡化以后，劫难本身也成了笑谈。所以一提起这件事，人们都有兴趣，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

当时反右高潮已基本过去了，陈一诚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鸣放中又没说什么，况且作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整天给县委领导写材料，也算县领导的红人，所以在反右中总算平平安安度过了。只是一天午饭后人们在办公室闲聊时，陈一诚看到一本新来的画报，封面是大幅的赫鲁晓夫头像，光光的脑袋尖下颏，陈一诚笑了笑说："这不像个大鸭蛋啊！"

虽然不久中苏就闹翻了脸，但在1957年，对苏联老大哥还不允许说半个不字，说老大哥的领袖像鸭蛋这还了得？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人们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对这等问题十分敏感，立即有人打了小报告，很快便带来了满院满街的大字报。有了污蔑国际领袖的罪名，县里领导对他印象再好也不敢为他解脱了。已经结束的反右运动，因为他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就这样因为一句笑谈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强制劳动改造。还让他老婆退职回南方老家。他必须留在当地改造。

1959年，人民公社运动兴起。毛主席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人们便认?越大越好，大了才好很快进入共产主义。各地便开始并大县，他们这里五个县并一个县，陈一诚所在的县全县成了一个公社。原来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成了公社书记，这人是陈一诚岳父的战友，陈一诚的岳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这位公社书记很关心老战友的女儿，听说陈一诚的妻子带着很小的孩子被遣送回乡，夫妻两地分居，生活都很困难，便趁着并县人慌马乱他又大权独揽之机，让陈一诚妻子回来安排在公社卫生院工作，虽然月工资只有十六元，总算家庭团聚，也有了生活来源。

不久中苏公开论战，苏联老大哥一下子成了苏修，对赫鲁晓夫人们已经公开地叫他赫秃子，修正主义头子反动派，再也不是什么共运领袖了。即便如此按规定以前因为攻击苏联打成右派的人也不准平反。不过陈一诚只因为那句笑话当时也实在构不成什么攻击，许多人都了解他，这时公社书记又乘机报县委为他平了反。

1961年大县解散，这个公社又恢复了原来的县建制，公社书记成了县委书记。曾经是右派分子的陈一诚又成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因为县委内部闹矛盾，有人攻击县委书记重用右派，县委书记不得已把他调出县委安排到农业局工作。因为平反决定是大县县委批准的，也没人再继续纠缠。

1979年右派改正，组织部门到地委查阅右派档案，根本没有陈一诚。看来当时县委领导对他同情，在火头上不敢阻挡对他的批斗，可是又不甘心定他右派，所以没有报批留了后手，等待运动过后平反。但后来形势发展越来越严重，就没人敢触动这个问题了。虽然没有报批，他仍然算是右派。常志超说："你们说他是右派还是不是右派？是右派吧，根本没有报批手续，而且很早还正式平反过；说不是右派吧，不仅经过许多苦难，就是平反以后也根本不予重用，基本上还是按右派对待的。"

第二部分 (17)

白刚了解很多右派的曲曲折折的经历，但像陈一诚这样，最初不给报批，不久在那“左”到疯狂的年代，竟有人敢于给他平反还没听说过。人啊！在那个年代就是在政治风暴里任风吹荡，吉凶未卜，今日御前卒，明日阶下囚。谁也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无奈地被人捉弄，现在这一切总算结束了。白刚发觉自己走了神儿，便赶紧镇定一下精神，勉强笑了笑说：“哎！算不算右派，现在都无所谓了。只是他从县里调到地委时间不长，在全区的投票中，怎么会得到这么多人拥护呢？”

人们说这话得从大包干初期说起。省里主要领导思想保守，对大包干有所抵触。可是那时全国大包干已是大势所趋，本地许多地方已经自发搞起来了，地区三干会上，县、乡干部强烈要求地委讲讲这个问题。地委领导碍于省里领导的态度，谁也不愿公开出面，便确定让他这个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作个发言。一来因为他思想解放，又掌握全国一些先进地区大包干的动态；二来他只是个副部长，万一省里怪罪下来，地委也好脱身，说他不代表地委，只是个人发言。这本来是个临时决定，地委也没想让他讲多深多细，只是对下边干部的要求有个交代而已。

谁想到他没有稿子却侃侃而谈，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结合当地实际，有理论，有分析，又有各地实践经验。讲得入情入理，生动活泼，不断引起阵阵笑声掌声。讲完以后许多公社书记都围上来要稿子，当大家知道他只有两三页纸的大字提纲，根本没有稿子时，更是非常惊奇，许多领导讲个十分八分钟也都是照稿念，大会上讲两个多小时，讲得那么吸引人，根本没稿子，人们根本没见过。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领导们也都很满意，专员让他赶紧写出稿子印发。当时大包干正是热门话题，稿子发出后不仅本地县、乡干部如获至宝，连省内外不少单位也找他探讨研究，全国一些关于农村经济的研讨会，也

请他去参加。以后地委召开的农村三干会便总有他的发言。而且他经常到各县各村去考察，当时农村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人们存在种种的疑问和顾虑，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他为人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受下边干部拥护，便毫不奇怪了。

白刚听了以后十分激动："这样的人早就应该起用啊！为什么这次地委提的名单里没他呢？"常志超说："我们是要起用啊！准备先提他为农工部部长，主要是觉得资历浅，从县里调到地委已经是越级提拔了，觉得提拔干部还是要有个台阶。"白刚说："按常规是要有个台阶，可是像陈一诚这样的人，是长期受了压抑的，要不也不会二十多年还是个副科级吧！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强调资历和台阶了。应该让他们脱颖而出，尽快用起来。对这个人没什么争议吧？"

左余却有些担心："争议倒是没有，可是一下提得太快，那么多县委书记、县长、地直委办局多年的正职，也会攀比呀！现在就有人说闲话：早知道右派这么吃香，当年咱也闹个右派当当。当官当不了，当右派还不是手拿把掐，几句怪话就成了嘛！"有的地委委员也说："现在越级提拔的多是右派，我们这里现摆着前后两位专员都是右派，有些人对右派本来就有看法，这一提拔，就更不服气了。"

听到人们这不同意见的议论，白刚倒饶有兴趣："攀比？不服气？好啊！过去我们老教育人们在提拔问题上不要攀比，谁不服气就是个人主义。我看攀比、不服气也有个好处，如果有人站出来攀比，就公开让他们比一比。老百姓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选干部为什么一定要神神秘秘地暗箱操作？听听反映，如果有意见的人多，我看可以试试公开竞争、考试、答辩、群众信任投票，然后组织考察。愿意参加的自愿报名，不受现在职务限制。当然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符合'四化'标准。"左余有些扫兴地说："强调'四化'那就完了，局县级正职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上过高中的都稀少。年龄嘛，许多人都快到站了。"

白刚说：“不符合‘四化’条件，那就没戏了，谁不服气也不行。”他觉得既然那些人不符合“四化”条件，还说怕他们不服气、攀比，这就不单单是下边干部的问题，恐怕是领导干部中还有人想不通，这就有必要多说几句了，“过去提拔干部强调根红苗正，论资排辈，排斥知识分子，现在强调知识化、年轻化，这是一个大转变、大变革、大进步。有些人一时思想跟不上形势也不奇怪。尤其是一些资格老，在领导岗位上时间长，觉得现在轮也该轮到自己了，谁想到要赶个末班车却不行了，让向来名不见经传甚至让一些不久前还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人给顶了，更是想不通，心里很不平衡。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迁就。当然不是大学生的，也不是都不能上，但那必须是特别优秀的，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个了，绝不能都是这样的。那样‘四化’就徒有虚名了。况且我们这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才，从这次群众推荐来看，这两个人得票那么集中，可见广大干部对中央的政策是赞成的，对他们是拥护的。不?气有意见的只是少数人，这就靠我们多做工作了。”白刚说完以后，大家都同意对这两个人进行考察。

白刚知道，这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同意省委领导的意见，不会因为他说了几句话人们就会想通的，他觉得左余很可能就想不通。按过去常规专员出缺，他应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哪里用从生人中左挑右选呢？可是考察干部又是他主持，是不是会有些麻烦？陈一诚可能没多大问题。牛强就难说了，左余对他意见很大。不过白刚对牛强这个人很欣赏，真担心这样一个人失去这次机会。所以他对牛强考察的每一步，都详细了解紧追不舍。考察组拿不准的事情他都参与研究。

第二部分 (18)

如果说推荐票的结果出人意料，那么考察的结果更使人惊喜。考察组除了带回了考察报告以外，还带回了他很多坏脾气的故事。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人所共知的把全所人员赶回家的奇闻。那是春节前的两天，有几件事都赶在一块儿了。上级要的年终总结和年度计划以及先进人物的材料等等，都要春节前交稿，内部刊物稿件也要春节前审稿。这些都有专人负责。但交给他一看写得都不行。有人稿子没整完，但也心里长草了，不沉下心来自己去写，却找他东商量西商量，闹得他也很难安下心来。那时因物资紧缺，年前增加供应，大家都急于排队抢购。他知道再责备别人也没用，再有两天就春节了，时间耗不起，一气之下，他对人们说："好了，把稿子都交回来。你们都走，全所一个人也不留。"

人们知道他又要自己动手熬个通宵了。有几个女同志吐吐舌头笑着说："这倒不错，下回还气你，你一生气好放我们回家。""下回？下回再这样你们谁也别想回家。都跟我一块儿熬夜。"就这样这事儿越传越远，越传越走样儿，竟由好事变成了坏事。又加有成见的人故意渲染，竟使他在一些人的眼里，变得声名狼藉。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白刚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说："你们看这是以讹传讹嘛！他这样做也可能不对，那时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还让劳动，他提前放假那是犯禁呀！不过虽然发着脾气，可是人们还是和他开玩笑，可见他的脾气也不像传的那么坏吧！"

"可是他的脾气也够厉害的了。"左余说，"不止这一件，你让退下去的老专员说说，几乎没把他气死。"左余是管干部的副书记，是位重量级的人物，白刚觉得他要思想不通不太好，便说："怎么回事儿？说说看？"白刚本来是问左余的，他却把头一低不语了。白刚把疑问的眼光转向了大家。可是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看那互相传递的眼神，好像人们都知道就是不愿说。白刚又转向了考察组长：

“这事你们了解了吗？”组长有些犹豫地说：“那事早了，人们都知道还用了解？”白刚急了：“知道就说嘛！”组长为难地看了看常志超，看来有些担心：“说说吗？”“说说吧！”常志超同意了，不过声音也是很小，有些无可奈何。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个农业座谈会上，老专员让人们座谈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以前知识分子难得见到大干部，今天牛强有幸参加会议，便极力想推广他几年的研究成果——脱毒高产的马铃薯新品种。怕领导不明白说得很详细，无非是想让他的研究成果得到推广。谁知老专员是个急性子，又听不大懂，便说：“什么毒不毒的说得神乎其神，不就是摆弄那几个山药蛋蛋嘛！感染咧，毒菌咧，有那么神秘吗？抗日战争时，妇女干部就在牛棚里生孩子，也没有感染照样都生下来了。现在人娇气了，连山药蛋蛋也娇气起来了。”

牛强不服气地说：“那就让妇女在牛棚里生孩子算了，还建妇产科医院干什么？”老专员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我是主张妇女在牛棚生孩子吗？我是说什么有毒无毒的没那么严重。老祖宗千百年就那么种山药蛋，也没见死人嘛！搞这个没用，我是劝你研究点有用的东西，怎么能增产粮食，不用整天鼓捣那几个山药蛋。”牛强不服气地说：“有用没用不能靠你一句话，不懂就不能乱下结论。”

“谁不懂？”老专员生气了，“我管农业几十年了，别的不懂，怎么种那几个山药蛋蛋还不懂？”牛强说：“管农业几十年不假，有功劳，有苦劳，可是也没少了瞎指挥吧？”老专员说：“谁瞎指挥？我们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事的。你这么说就是否定党的领导。三中全会了，党尊重知识分子，你们也要尊重党的领导，不能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吧？”他觉得自己这些年兢兢业业，现在说他瞎指挥，非常刺耳，还从来没人敢这样指责他。专员火了，气得嘴唇直哆嗦。

看到专员气成这样，牛强觉得不能再争论了。可是他的脾气又不能就这样忍气吞声地一言不发，虽极力克制着自己，还是小声说了一句：“我尊重领导，更尊重事实。”牛强本想就此收场，可是专员正在

气头上，却不依不饶："尊重事实？好啊！说我瞎指挥，有什么事实？""牛强！别说了。""牛强！干什么？少说几句吧。"周围不少人劝他。牛强也后悔惹起了一场麻烦，便接受人们意见，道歉说："不说了，对不起，请领导继续开会吧！"

人们对这事又是一番热烈议论。有些人基本持反对态度，说这人的确有点无法无天，当着那么多人怎么能对地委领导那样说话呢！也有人说那也是话赶话赶的，专员对人家几年的研究，几句话就给否了也不对。白刚觉得在那个年头，人们都是看领导眼色行事，他敢于说实话这很可贵。经过几番争论，他对这个人倒有些偏爱了。不过他也承认这人说话也确有欠缺的地方，所以没有马上表态，只想听听更多的情况。便对考察组说："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和意见也都说说。"

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考察组没有人说话，等了会儿一个小伙子憋不住了，看了看组长犹犹豫豫地说："我把他本人对这事的意见说说？"组长看了看左余，他把头一低没有回答。白刚看出来考察组内部有不同意见，便说："什么情况都可以说嘛！说出来供领导研究有什么不好。"

常志超和左余对干部的看法是不同的，常志超虽然觉得牛强性格倔犟，但也是有好感的，不过看到左余等人强烈反对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看到省领导一再追问，考察组还是犹犹豫豫不说话，便不能不干预了："白刚同志一再追问，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嘛！"小伙子这才下了决心："为顶撞专员的事儿我和他本人谈过。他说他早就对老专员有意见，老专员让他照过相。要不他也不会贸然说专员瞎指挥。"小伙子说完看了看组长，见组长仍然低着头没表态，便又不说话了。

照相？怎么回事？什么照相？照相有什么不好？人们又戗戗开了。古远看小伙子为难，也不愿意这样耗费时间，便说这事儿我听说过。你们不好意思说，我说说。那还是"文革"时期，农业活什么时候干什么，都要求一律统一指挥。种麦子什么时候开种，什么时候完成，都有统一时间表。而且为了学大寨争先进，各地还层层加码往前

赶。这里地势低洼种高粱的多，高粱比玉米熟得晚，为赶种麦进度不熟也让收割。连秸秆割下来堆在地头上晒着“渡青”，说这样可以“后熟”。

第二部分 (19)

这一年地委又让早收早种麦。牛强根据几年研究结果，发表一篇文章说高粱不能“渡青”，那样不仅严重影响产量，而且还少出米影响米的质量。种小麦也不是越早越好，只要不违农时就可以了。

专员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全地区种麦动员大会上发火了：“有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出风头，不协助党做工作，净整歪的邪的。农研所有个副所长，说什么高粱不能‘渡青’，早收不好，还搞了一堆数据，净和地委唱对台戏。这个人就叫牛强。牛强，来了吗？”牛强说：“来了。”专员说：“站起来！在大家面前照照相。你们看看这就是和地委唱对台戏的。告诉你，今天给你个警告，再和地委唱对台戏，就把你那稀奇古怪的研究都给我收起来，回家抱孩子去。”

古远说完马上声明：“这是开会回去的人当笑话说的，也不知道真假。”说完以后大家都清楚当时就是瞎指挥，牛强的意见是对的，但老专员却当众羞辱他，谁对谁错一目了然了。左余一直强调牛强对领导态度不好，没大没小，听了以后也觉得自己总是维护领导面子，不免有些尴尬，便故作惊奇地问考察组小伙子：“这是真的吗？”看没有马上回答，又严厉地说：“有这回事吗？”他这一严厉，小伙子不知领导什么意思更不敢说话了。

这时候常志超替他解了围。其实常志超早就知道这回事，但是碍于老专员的面子不便说。不过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不能再沉默了，便不无惋惜地小声说：“是这样，他俩早就有点过节儿。”“真有这回事儿？我怎么没听说呢！”左余不好意思地说。也不知道他这话是真是假，从态度看好像他的确不知道。

白刚对牛强一开始就有个好印象，可是在研究时几次起波澜，他真担心把这么个难得的人才搅黄了。到省委时间虽然不长，但讨论干部也有许多次了，他深知有时就是因为几句话，或是因为一两件不大的事，众人不知道真相，一个人的命运就在一两分钟被否定了。所以

他一直为牛强的命运担心，直到古远说了这件事以后，他才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认为现在可以亮明自己的观点了。不过他也看出不少人对老专员的面子还有所顾忌，这讨论也不可能不传到老专员耳朵里，对老干部的情绪也是应该有所照顾的。所以他首先就老专员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牛强这个问题现在总算弄清了。老专员那种做法在那个特殊年代不足为怪，虽然对科技人员有伤害，但是以那个年代标准来看，老专员对牛强还算是从轻发落了。我知道有些人还没针对党的部署发表反对文章，只因为几句不满的话就没完没了地批斗，甚至打成反革命。"

在使老专员不过分难堪的同时，白刚当然还得公正地评价这件事的是非，解决有些人的偏见："不过当时那样的处置，显然对牛强造成了伤害，心中不满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当老专员又一次对他的研究加以讥讽时他便争执起来，言语是否都那么妥当还可研究，但那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道理也在他这一边。人嘛，尤其是自尊心很强的人，有理而又被当众讥讽斥责，谁没点脾气呢！"

考察组长说："不过他的脾气也是够怪的。当时换一个人也没人敢和老专员当面顶撞。"考察组长一边说一边看左余，他是地委组织部的，怕领导对他不满，想给顶头上司挽回点面子。

小伙子看到他提出的这件事引起了领导们的重视，胆子大了，便也就着组长的话茬儿说："是啊！这人就是怪，有些人反映他是个大炮，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炮手。炮口指向哪里，谁也摸不透，不小心就或许挨一炮。弄得你五迷三道的。所以有人怕他。"他本来是想帮着组长说这人脾气怪，谁想却惹出事来。

本来事情已经近于解决了，这又冒出一个新问题：人们怕他，有时弄得人们五迷三道的，怎么回事？在人们的催促下，小伙了又说出了一件事。有一年冬天所里试验田分白菜，是按垄按段自己去砍往家拉。人们排队去挨个按分好的垄段去砍。有心人早就看好了哪段菜好，什么时候去就能分到好地方。有人、有权的对这办法很赞成，没

人、没权的对这办法就十分担心，好的还能分到咱头上？有人有权不用自己操心就有人给想着。没权又没人在那守着，就只能剩下哪块算哪块了。

的确，有的人就是有人给想着。后勤有个小机灵鬼儿，是个小个子，人称机灵豆儿。星期日一大早儿，就给牛强送了一个车来，并且说："我早看好了一块地方，菜长得特别好，我跟菜园的打了招呼，出到那里的时候让他给个信，你家去个人，我帮着去拉……"

"打招呼干吗！"没等机灵豆儿说完，炮手牛强板着个脸开炮了。"啊？……"机灵豆儿这回不机灵了，一炮就把他打蒙了。真让人莫明其妙，打招呼干吗这还用问吗？谁不愿意要点好菜，到时候有人给你占上谁也说不出啥来，多好？越想心里越别扭，没想到拍马屁没拍到点子上，还挨了一蹶子，便无精打采地说："那我把车先放这儿吧！今天使?的人特多，一会儿就抓不着了。"

"我们不要白菜。"牛强知道他们是个穷单位，科技人员工资又低，一季大白菜就是半年的吃喝啊！大家都争得眼红了，自己去挤那个干吗？一听见爸爸说不要菜，儿子忙跑出来了："爸！人家都争着抢着的要，咱为啥不要？"牛强说："市里不是有供应吗？咱差不多够吃了。"

牛强在家里虽然不开炮，但也是说一不二。孩子不高兴地噘起嘴，却再也不敢说什么。机灵豆儿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凉了。都说这人是个死榆木疙瘩，他以前还有点不信，没想到真是这样，想给他献点殷勤吧！却碰了一鼻子灰，有些灰溜溜地说："那我把车拉走吧！"

牛强没有马上说话，机灵豆儿心神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他又会冒出一句什么话来。等了一会儿牛强才说："今天车很紧张吗？那你把车放这儿吧！"看到这一切，儿子倒奇怪了："爸！咱不要白菜你要车干吗？"牛强说："咱不使，别人还不使？"

儿子笑了，没想到平时那么严肃的爸爸，也知道拉关系，便讨好地说："是啊！送个人情也好啊！是吧！爸爸？"牛强瞪了儿子一眼：

“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这一套？”看到儿子蒙头转向地不知所措，马上又和缓地说，“好吧！一会儿让你去送人情。”

爷儿俩进屋时间不久，就听见外面有个妇女大吵大闹：“谁像他这样，知道星期日分菜，也不知道赶回来，真急死人了。就你积极，一个人积极顶个屁用？”牛强出去说：“再添上一个你，不就是两个积极了吗？”牛强知道她男人下乡去了，她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正吃奶，有些困难，便出来解劝。“哟！你说得倒好。我再积极，我们这个家就不用要了。这不，人家都忙着去分白菜，我在这儿紧张罗慢张罗地还找不到车呢！”牛强说：“大家都使车，没车就等等呗！反正白菜在地里长着也跑不了。”

第二部分 (20)

“哟！大所长啊！你说得轻巧。”杨家媳妇说，“我带着俩孩子，没人没手的，要是赶黑才拉到家，就扔在楼门口啊？我再一棵棵往楼上抱，谁给孩子喂奶做饭？”牛强说：“只管喊叫有啥用？求人帮帮忙嘛！”杨家媳妇着急地说：“你看不见家家都忙自个儿的，没权没势，谁愿意帮我们这样的？我找了两家啦！人家都说……唉！不说了，求不着人我才气得喊叫咧！”

牛强说：“你还是没求到。”杨家媳妇说：“你说我还求谁？”牛强说：“我！咱住这么近，你都没找我。”

“哟！”杨家媳妇惊讶地说，“瞧你说的。拉白菜的事，我们一个小干部敢劳动你这个大所长吗？有你这句话就够我这心窝里热乎乎的啦！你就别管了。”牛强说：“不！你回去吧！在家等着就行了。”

家里有车，牛强正想叫上儿子给杨家跑一趟，看见不远处机灵豆儿正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瞅呢！便招手让他过来：“帮着拉拉菜。”“好！好！”机灵豆儿心里乐开了花：我猜得没错儿，这么便宜的事他哪能不要呢！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到底让我等上了吧！

牛强把儿子叫出来，儿子有些不高兴地说：“干什么？爸爸！”“拉趟菜去！”“咱不是不要了吗？”牛强说：“给你杨家大婶儿送去。”

“啊？……”儿子惊讶地喊了一声。在孩子喊声的同时，机灵豆儿也“啊”的一下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没敢喊出来，也吃惊了。他想今天这是怎么啦，自己一次也没有猜对。不过愣了一下以后，他又高兴起来了，不仅欢蹦乱跳地去拉菜，回来还都给抱上了三楼的楼道。感动得杨家媳妇一再道谢。

白刚喜出望外，他想通过这件事，围绕牛强的那么多是是非非，应该迎刃而解了。常志超也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在选拔干部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啊！过去光凭领导的印象、好恶，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才的成长啊！像牛强这样的人这么年轻，这么能干，在群众中又有这么

高的威信，可是在领导眼里却长期是个桀骜不驯、不服管教、爱惹麻烦的人。来了运动找批斗对象他很快就进入视野，提拔党政领导干部哪里会想到他？”

别人也都附和着地委书记的意见，表示有同感。独有左余没有表态，他总觉得和牛强这样四六不懂的人共事，将来那太难了，他绝不甘心，已经萌生了一个计划。白刚看出了这人可能内心有想法，可是也不能硬逼人表态呀！他想有个把人不满意也无大碍吧！就没当回事。他哪里想到就在这里隐藏着危机。

正当白刚沉浸在喜悦中，想不到后院起了火。办公厅副主任郝伟给他来电话，说家里很不安定，不仅是办公厅，而且还波及省委大院，平书记发火了，说怎么搞的，组建个班子这么长时间，让你赶紧回来。白刚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郝伟说有人在暗中进行什么活动，搞的机关人心惶惶。白刚说什么活动？郝伟说电话中不好说，你回来再说吧！

白刚一回到机关脑袋就蒙了，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的事情等着他。那个年代北方还比较闭塞，他只听说南方有的城市你一住到宾馆，就有女的淫声荡气地给你打电话，问你是不是要找人陪陪轻松轻松，你稍一犹豫，就缠上你了，你再不果断，人就进屋了。谁想到这类事情竟闹到堂堂的省委机关来，而且在上班时间就有人这样淫声荡气地勾引人？这像什么话？经过进一步了解这事就更加奇特了。是什么人干的？不知道。既要勾引人总要留下个姓名或是住址吧？经了解都是假的。电话里说她是某某的妻子，或是哪个女干部，初步调查这些人不是这种人，当然不敢找本人核对。既然不说真实姓名，上班时打电话以色情勾引别人，说些淫词滥调，是为了什么目的？办公厅经过几天调查，一直是云里雾里，没个结果。

白刚分管办公厅以后，还向来没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他本来想和郝伟把情况梳理出个头绪来，再去见平书记，研究了很长时间，都是一筹莫展。正好平书记知道他回来，便打电话让他过去。情况摸不

清，也拿不出个处理意见，见平书记说什么呢？他想平书记多年做领导工作有经验，他会有办法的，自己多请示吧！白刚本来心里就有点发怵，一见面更增加了他的不安。本来每回见面平书记都是很客气的，站起来微笑着说坐，坐。即便他有什么事不高兴，顶多也只是坐着不动，脸上不见个笑容，但也还是把手一扬，指指他对面的椅子，说声坐吧！然后才谈问题。这回可好，这一切全免了，还没等白刚走近他那特大的办公桌，平书记便板着脸说："怎么搞的，家里这么乱，你还不赶紧回来？"

"接到通知，我马上就回来了。"白刚有些莫明其妙。平书记说："等我催你你才回来？这么大的问题办公厅为什么不早告诉你？"白刚说："他们也是听你说了以后才知道。"

平书记生气地说："办公厅是给省委及时提供信息的，这么信息不灵还行吗？据说大院各单位都传遍了，办?厅竟然不知道，这还行？什么事都等我告诉你们早晚三春了。"

白刚觉得书记批评得对，这么大事办公厅不了解，是有点不像话，按说应该有所检讨才对。可是他心里也有点不服气，郝伟说他问过平书记消息的来源，以便去调查。平书记只说是省A委，但没有说是谁，也没给什么材料。郝伟问过A委书记，书记却十分惊讶，说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平书记说大院各单位都传遍了，又是A委报给平书记的，结果A委书记却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这就怪了。

按说省A委应该掌握这种动态，了解后要向省委作书面报告，材料首先应该交给办公厅，不该直送书记。就算不是正式报告，转一个什么材料给了书记，书记也应转给办公厅。如认为不应让更多人知道可以直接交给他或办公厅主任，以便查办。

现在既没材料，A委书记又不知道，可见这又是小报告。领导当然可以从多条渠道获取信息，但是不管从哪条渠道获得的信息，最后都应该把具体情况和知情人告诉承办单位，以便于问题的解决。现在这一报告既越过了他们单位的一把手和办公厅，书记知道了又不告诉

具体的消息来源和知情人是谁，让人们大海里去捞针，给查办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就不应该了。

白刚心想你光责备我们，却攥着拳头让我们猜这就对吗？所以他没检讨，只是诚恳地说：“这事怎么办？你有什么意见吗？”他虽然到省委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但仍然不习惯说政界不离嘴的“指示”二字，他认为研究工作的时候，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不能领导说什么都是指示。不过领导作了决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二部分 (21)

平书记有些不耐烦地说："怎么办？你们去研究嘛！情况要我提供，主意还要让我拿，我不成了你们的办公厅主任了吗？"

白刚想听听书记的意见，想不到却碰了个软钉子，心里很窝火，十分尴尬。白刚想不通平书记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他到省委后和平书记虽有过一些意见不合，尤其是在关于滨海地区专员人选上有过争论，但以后见面也仍然总是笑呵呵的，今天为什么一下变成这个样子？

省委大院里发生了一些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但我听说后马上赶回来处理。一时情况没弄清楚，这能完全怨我吗？为什么一见面就生那么大的气？说话又这么噎人。白刚觉得莫明其妙，难以接受。他本来还想向平书记汇报一下滨海地区的班子考察情况，一时没心思了，想马上走开，又觉得不合适，一时僵在了那里。平书记看到了白刚的尴尬，也觉得自己说话有点过分，便勉强地笑了笑，以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不过很快又把脸一绷，严肃地说："怎么办，主意你们自己去拿。不过有一条，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一定给我彻查严办，绝不能手软。一定把这些害群之马全部清除出去，怎么能容许把机关搞成这个样子！"

白刚说："好！我们照办。"他理解，这几句话应该算作指示了，而且最后这句话既像是对这种不良现象的愤恨，又是对他的谴责。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应该承认领导说得对，虽然想取得领导具体帮助的愿望没达到，但领导这里也总算有了个交代。

白刚正准备走了，平书记却说："滨海地区的班子考察得怎么样，解决了吗？""解决了。"一提起考察班子，白刚心头的一片乌云立即消失了，情绪为之一振，这次考察班子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杰作，他太满意了，便笑着说："补充了两个年轻的，班子的平均年龄一下降低了三岁半。大学文化，很有才干，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很满意……"

“大家都很满意？”平书记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是这样吗？我听说地委就很有不同意见嘛！”

白刚立即收敛了笑容，满脸的疑云，怎么，小报告又比我早到了一步？可是他仍然没想到地委的不同意见是指什么，便说：“地委有不同意见？那只是情况没弄清以前啊！对牛强，起初是有争议，但经过这几上几下的考察，把有些问题澄清以后，意见便一致了。”

平书记讥讽地说：“是啊！省委领导带着工作组，几上几下地坚持要通过，别人不同意也得同意呀！在这种事情上，主要还应该尊重地委的意见嘛！不能以个人的喜欢不喜欢作为取舍嘛！”

白刚本来不想和很可能要接任省委一把手的领导争论。今天一谈话，就感到书记满脸的不高兴，不知从哪里来的无名火，他已经是一忍再忍了。现在才知道根子仍然是在滨海地区组建班子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左余又上了小报告，因为别人最后都是满意的，只有他没说话。只他一个人有意见，也不能说地委有不同意见吧?

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白刚就不能不说话了：“我并不是以个人喜欢不喜欢作为取舍，我和这两个人根本不认识，是地委民意测验中发现这两个人票数十分集中，才去考察的。考察中有人提出问题，自然要进一步了解，也不是我坚持要几上几下，不达目的不罢休。最终问题都弄清了，地委书记对这样的选择干部很满意，还检讨以前视野不开阔，要总结教训呢！这也谈不到不尊重地委的意见吧！”

平书记不满地说：“地委提出的专员人选五个你给换了三个，否了多一半，这还叫尊重地委的意见吗？”

白刚不服气地说：“嫌班子年龄偏大，让补充新人这是上次常委会决定的呀！所以这次才重新补充了两个年轻些的。”

“结果你补充的新人是什么？”平书记说，“一个是造反派脾气，一个又是右派。都是你中意的人呗！”

白刚觉得在这种是非面前没法不争论了。别说他还没当省委一把手，就是将来当了一把手，对问题这么武断，自己也不能违心认同

的，便说：“那个牛强怎么是造反派脾气？他和造反派不沾边，‘文革’中一直是处于被批判状态的呀！那个……”

没等他说完，平书记又打断了他：“有造反派脾气的人不一定是造反派。你没回来告状信就来了，那个牛强那样对待老专员，还不是造反派脾气吗？”

白刚心里虽然很不满，但还是抑制着自己，话说得尽量平和一些：“那不能叫造反派脾气吧！牛强不看领导眼色行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不同意见，我认为倒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第二部分 (22)

平书记在空中把手一摆，算是发出了停战的信号："算了算了。别再争论了，这事说不清。"心里却说：可贵品质，顶撞领导，不听招呼，算是什么可贵品质？我看你们倒是一个鼻孔出气呢！你的脾气还不是和他一样？这些年来，我还没遇到过一个敢于对我这种态度说话的人。

领导虽然不让争论，但是白刚觉得问题没有解决，还应该解释清楚，便说："那个陈一诚，可以说是右派，也可以说不是右派……"

平书记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没等他解释马上说："平反以前，也还是按右派对待，所以还是右派。"

白刚也寸步不让，因为这涉及到常委会上是否能顺利通过，所以白刚还是想尽量取得平书记的理解："是不是右派已没多大关系，我们选的是人才，这个人可是大家一致认为很好，没有争议呀！"

想不到平书记越说越生气："人才，人才！一个人一个标准，能说清吗？官世通，地委提出的正专员人选，正专员当不成，当个副专员还不够格吗？当了几年县委书记，年年是先进县，他们哪个能比？在你眼里都算不得人才，天知道你那个人才标准是什么！"

白刚还一直以平常心在讨论问题，汇报情况，听到这里，脑子里才"嗵"的一下开了窍，原来问题的症结在这里。在于他的老秘书官世通没能进班子，这就是今天一开始就气不顺、发脾气的原因，这是没法解释通的。他为了平息书记的火气，也为不使这一问题成为两人无法弥补的裂痕，便诚恳地商量说："你认为官世通更合适，在常委会讨论时也可以提出来，材料是现成的，你不好提我可以提出……"

平书记火了，额头上青筋毕露，脸也紫了，气呼呼地说："提什么？上上下下你们都串通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

上上下下，白刚万万没有想到书记会说出这种话来，他心里一惊。是指谁呢？他明白了，这当然是指吉省长。上次决定专员人选

时，吉省长和自己是一个观点，平哲疑心了，认为一切都是我俩串通好了的。但是他不便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所以只能含混地说："这次补充的人选，在常委里我还没和任何人说过。常委会上可以充分议论，不合适完全可以改变。"白刚虽然这样说，但不是退让，并不想放弃自己的意见，支持官世通上。只是反驳上上下下串通好了的说法而已。

平书记不耐烦地说："算了，不必再说了。你回去尽快把破坏机关秩序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再拖了。"平哲说得斩钉截铁，如同军令。他知道和白刚说人事问题没用，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但是他也决不就此罢休，却另有主意，我提的人上不去，也不会让你选的人顺利通过。这事本已告一段落，但是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这又使白刚陷入五里云雾中。不知道这太不像话是指什么，是指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呢？还是指办公厅的无能，或者是指刚才和他的争论？不过在机关里，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是不能事事较真的。恰恰是不少的奥妙尽在不言中。白刚明白不管是指哪种情况，都是对自己的不满，也就不必去琢磨是指哪种情况了。而这种不满的原因，就是他指定的人选没能入围。

不过白刚并不后悔。这里的确有一个人才的标准问题，书记的这句话算是说对了。学大寨年年先进，事事紧跟风向转，善于看上级眼色行事，这能算是好干部吗？如果这样的人算人才，那么人才太多了。何况考察中有些人反映官世通乱搞女人，而且情况严重。虽然这问题没法证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这样的人，怎么能提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呢？

不知为什么，平书记批评办公厅办事不力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白刚莫明其妙，怎么我和办公厅领导刚刚传达研究，还没向下布置，机关里不少人就知道了呢？而且不仅是办公厅，连省政府的有些部门也悄悄传开了。人们都知道平书记对这种流氓活动很生气，让办公厅彻查严办，但这种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猖狂了。原来确实只有

极少的人收到过这种电话，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这种活动，现在却真的可以说是几乎尽人皆知了。不过人们仍然是私下里悄悄议论，究竟是什么人在进行这种活动，办公厅还是一无所知。

平书记几次电话催问，白刚他们还是一筹莫展。和书记谈话回来以后，白刚在厅务会上传达时，便决定开全厅大会顺便讲讲这个问题，动员大家提高警惕，共同解开这个谜。平书记给郝伟打电话询问："你们准备怎么办？"郝伟便说了这计划，想不到书记急了："你们还嫌不够丢人，乱得还不够吗？还要公开宣扬让省委当众出丑？"郝伟再也没敢说什么，只好说："我们再研究吧！"这事便搁下了。

经过几天秘密调查毫无结果。白刚觉得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还是要公开动员群众来解决。郝伟说："平书记不同意公开声张，是不是向他请示一下？"白刚说："不用，请示他不同意怎么办？我们就这样等着？解决不了是我们的责任，办法要我们来想。"

当然白刚也不会把这事公开宣扬，也不能搞得声势太大。所以在全厅的大会上，他主要讲了别的几个问题，最后好像顺便一提，谈到了这件事，事情本身没有细说，因为不少人都听到了小道消息，他只不过把一些小道消息笼统地肯定了一下，变成了官方消息，着重讲了这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更主要的是表明态度，领导决心把这个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参与这种活动的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尽快交代，可以从轻处理，领导还可为你保密；一条是等待查出后严厉惩处。对这一问题既不会任其泛滥，也不会不了了之。希望全体干部协助领导，尽快把这一问题搞清。

这一举动使暗中流传的悄悄话小道消息，变成了公开的议论。原来的小道消息是给人以神秘，以刺激，最终变成趣闻、笑谈。小道消息变成了公开的正式的议论以后，人们的情绪改变了，神秘、刺激、兴奋的心情没有了，变成了气愤、诅咒。白刚所希望的正是这种变化，他认为这无形中会对那些作恶者形成一种压力、一种震慑，起码会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吧！

第三部分 (1)

白刚估计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胆量和能量。对方不但没加收敛，反而更加疯狂。色情电话反而多了起来，每天都有人报告接到这种电话，而且一定还有不敢报告的人。因为每次电话里都警告说：你不来玩也可以，但是不许你报告、声张。要是报告我们要你全家的命。而且还表示要和白刚对着干，说你不要相信白刚那个死顽固的话，他的日子长不了了，他要逼急了，就让他活不成。

郝伟向白刚汇报这些情况以后，十分担心地说："白刚同志，我看很可能他们是针对你来的，你可得注意点了。""怎么注意？""我们加紧暗中了解，你别公开出面了。""为什么？"郝伟说："看来他们是注意上你了，你不出面，声势小点，可以麻痹他们，使他们不至于铤而走险。"

"麻痹他们？你知道他们还会给你捅出多大的娄子？现在的娄子就够大的了，省委大院出这种事情，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吗？铤而走险？"白刚略一停顿，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未必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和胆量。"

"他们一再点你的名，还是小心点好。"郝伟担心地说，"各地发生的凶杀事件已经不少了。"

"越怕他们越猖狂，现在我们没有退路。"白刚说，"必须大胆迎接这种挑战，千方百计把这伙坏蛋挖出来。"郝伟说："可是现在我们还没一点头绪，他们到底是一伙什么人？你看是不是黑社会或流氓集团啊？"

这也是白刚一直琢磨的问题，从他们电话中谈的情况看对机关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肯定主要人物就在机关内部。他们能干什么呢？既不能争权，也不能夺利，能成什么气候？要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就不仅只是打打色情电话，一定还有别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机关里和附近的地方一直没有这类迹象。要说是流氓团伙，目的是勾引

人卖淫，或拉人入伙，可是他们留下的电话和姓名又都是假的，没法联系，又怎能达到卖淫或拉人入伙的目的？白刚说：“我看不是黑社会，也不像流氓卖淫这一类活动。”

郝伟感觉到有些迷惑：“那是什么呢？”白刚说：“我觉得比黑社会或流氓集团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郝伟略加思索：“更深一层的原因？我看他们很可能是针对你来的。因为每个电话里都谈到了你。”

白刚说：“针对我？干什么，要我的命？”郝伟担心地说：“他们已经放出了这种话，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你还是小心一点好。”白刚摇了摇头：“要我的命干什么？我看不是要我的命，而是拆我的台。”

郝伟又有些莫明其妙了：“拆台？怎么拆台？”白刚说：“故意制造混乱，闹得人心惶惶，不得安生，让办公厅出丑，又让我们抓不住把柄，无计可施，这样耗下去，你想别人不说什么我也没脸再在这个岗位上呆下去了。”

其实白刚想到的不仅如此，他想，我到省委以后，在办公厅整顿中，在抓省直一些不良风气上确实伤了一些人，但是我只是个副省级，而且年龄偏大，资历又浅，不可能争夺更高职位，他们把我搞下台干什么？很可能涉及更深层的原因。怀疑我是哪一派的，想搞倒我以削弱某一方的势力，为省委一把手的竞争创造条件。

可是这想法白刚不能说，只能永远埋在心里。所以关于这一事件的分析就此打住，他只着重强调事件的紧迫性：“这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平书记早就急了，天天催我。就是没人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忍无可忍了。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尽快把问题搞清。现在问题性质已超出了内部问题性质，必须公安部门介入，这一点不要对任何人讲。”白刚决心不顾个人安危，一定挖出机关内部的这个毒瘤。

郝伟走后，白刚立即给公安厅长包静安打了电话，让他马上赶来。打完电话，便再也坐不住了，在屋里走起溜儿来。这不是他的习惯，平时他也没有闲工夫在屋子里溜达。桌子上摆着一堆文件，还有

几个特制的文件夹，封皮上都写好了“急件”、“领导传阅件”、“绝密件”等等。他只要一进屋总是急急忙忙抓起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令人为难的待处理的文件，只是一般的汇报、资料之类，虽然要一目十行地去阅读处理，对他来说也算是休息了。可今天望着那一大堆文件，他却坐不下来，这色情恐吓电话太让人着急了。

有人轻轻敲门。平时他是不会开门的，今天听见敲门，只敲了两下，白刚估计是公安厅长，便急不可耐地把门开了。“报告白书记，包静安奉命来到。”“啪”的一下还来了个立正。公安厅长方盘大脸，膀大腰圆，全身充满了威武之气。这人爽朗活泼，和熟人爱开点玩笑，可能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吧！他一进屋便粗声大嗓地来了这么一句。

这一喊不要紧，吓坏了秘书钟强，因为不经过他，外人应该是进不了屋的，不知为什么有人竟会闯了进去，而且大喊大叫，便赶紧跑了过来，见是公安厅长，当然不 说什么，虽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但仍然是满脸狐疑。他打量一下厅长，又看看白刚，想从他们脸上发现点什么，可是从两人脸上什么都没有发现，这才安下心来，赶紧给客人沏茶。

包静安看秘书沏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呆一会儿就走。”扭头对白刚说，“什么事？书记！请吩咐。”白刚看厅长还站在那里，忙说：“坐，坐！别急，哪能站着啊！坐下慢慢说。”

包静安说：“还别急？我听书记的口气有急事，我们正开着会便赶紧跑来了。”秘书知道没自己什么事，不过仍然问了一句：“还有事吗？”白刚挥了下手：“没事了。”秘书便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白刚今天和公安厅长谈的问题，他认为是应该绝对保守秘密，万一传出去就可能破坏整个的行动计划。所以尽管公安厅长一再急于问有什么吩咐，他还是等秘书走了才说：“你说我忙，我知道你也很忙。可是这事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的，你还得沉住气。今天找你来，不是吩咐，是请你帮忙。”

包静安笑了笑：“书记！这是哪里话，我们在省委领导下，您指哪儿我们保证打哪儿。怎么谈得上帮忙？书记可真会开玩笑。”他认为书记可能是什么私人事情要让他办，所以才谈到帮忙。

第三部分 (2)

白刚说："不是开玩笑，真的。我遇到了难题，所以请你想想办法。"虽然这不像一个省委领导对下属说的话，多少也反映了白刚还没有真正进入省委书记兼秘书长的角色，但是也看得出来，白刚不管对上对下不会打官腔，这话表露了他的心境。

看书记那样认真，包静安倒有些莫明其妙了："书记兼秘书长，大权在握，您当着省委的半个家，什么大事不能解决，哪里还用我想办法？"

白刚说："是啊，省里许多大事都好解决，可是这件事却搅得我整天不得安生，正像老百姓说的那样，是磨扇子压住手了。所以只有请你……"

没等白刚说完，包静安把手一挡，笑了笑，爽快地说："书记，别说了，我知道了，您说的一定是流氓电话的事。"白刚猛然一愣，有些吃惊："你知道了？"

包静安说："只是听了点小道消息，让我们插手还得说说详细情况。"白刚说："详细情况？我知道的未必比你多。无非是流氓电话不断。女人打电话勾引男人，还留下电话和姓名。姓名实有其人，都是机关内部的干部工人或职工家属。可是我们侧面了解电话不会是本人打的，是有人假冒她们的名字打电话。我们在会上布置追查以后，本来以为这些人会收敛一下，没想到电话更多了，而且威胁接电话人不准报案，说报案以后让你全家活不成。"

"啊？竟然这么猖狂？"包静安十分惊讶。白刚说："是啊！看来并非小毛贼之类，不是吓唬吓唬就解决得了的。我知道的就这些。流氓电话的内容传的可能比我知道的还多，就不必说了吧？"包静安说："传闻终究是传闻，还是说说吧！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材料。"

白刚想了想说："具体内容大致分为这么几类：女人给男的打电话，说我好想你，你能陪我玩玩吗？让对方晚上到她家里去，家里只

她一个人，或她男人出差了之类。起先多是这一种，最近又有男的给女的打。也是露骨的勾引，女的多是骂几句挂机。”包静安似乎还没满足：“就只有这些？还有别的内容吗？”

“别的内容？”白刚想了想，“啊！对了，我宣布要追查以后，还多了一个威胁，除了说不准报告外，还说不要相信白刚，他永远也查不清这个问题，他要是老盯着这件事，就让他活不成。”

“啊！这就严重了，这一点我还没听说。”包静安更加惊讶了。白刚倒很平静：“我想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

“说说也不行啊！这话也是说着玩的？”包静安说，“而且他们已经有了这么疯狂的活动，就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这得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书记您有什么仇人吗？或是伤了什么人？”

“仇人应该说没有。”白刚说，“可是仇不仇，这不一定是双方的问题，你没把人家当仇人，可是人家不满把你当仇人呢！那就难说了。至于伤人的问题，那肯定是有的。他要升官，你倒把他免职了，他要胡作非为，你要追查他，这不都是伤人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很难不伤人的。”

“我还得问几句，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包静安真是进入案情了，不像刚才那样轻松，紧皱着眉头开始思考深层次的问题。白刚说：“难说，现在还看不准。看来主要目的不是流氓活动。因为不说自己真名流氓活动就搞不成。所以我认为简单说就是故意制造混乱。至于制造混乱的动机是什么，那就要靠你们破案以后解决了。”

包静安说：“有什么线索吗？比方可疑的人，或者可能是哪类人干的？”

白刚说：“从他们对大院的熟悉情况看来，主要人物就在大院之内。别看闹得这么热闹，我认为人也不一定太多，有几个人甚至三两个人就可以折腾起来。此外一无所知了。”白刚心里当然会有一些分析猜测，像要拆他的台之类。而且可能是什么人干的，他多少也有些想

法，可是此时此刻他还不能说出来，即便对担负破案重任的公安厅长，也是如此。

从平书记那里来的消息，好像整个省委省政府大院，都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办公厅却没接到大院里哪个单位的一份报告，平书记那里的报告，却情况具体生动，有根有据，有名有姓，某人某日接到了流氓电话或恐吓电话。有一次平书记看白刚对这些一无所知，急了，从抽屉里拿出了好几份手写的报告，在白刚眼前晃动说："你看看这么多情况，办公厅竟没有一点情况，办公厅是省委的参谋部，是省委的眼睛、耳朵，现在可好，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

就在平书记晃动中，白刚见上面一张的末尾署名竟是"省A委"。不仅不是打印件，而且手写的字迹也很潦草。白刚明白了，这又是个人以机关名义写的小报告。这么重要的情况不以正式文件报省委办公厅，而直送平书记，可见心里有鬼。

白刚早就怀疑风源就在这里。这里有几个人能通天，而且对他有意见，是谁写的他已猜到几分了。但是这种情况对郝伟、钟强等身边人都不能说，破案成了孤立无援，白刚心中的苦恼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对担负破案重任的公安厅长也不能说，因为那几个人都是平书记的通天人物，而公安厅长和平书记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白刚说了此外一无所知，就把包静安的嘴封住了，不好再问什么，可是又不好这样就走，一时便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才无限感慨地说："这真是大海捞针哪！"白刚说："大海捞针，也只有你们去捞了，我相信你们会有办法的。"他这话是真诚的，许多案子起初毫无线索，一筹莫展，最后不还是破了吗？

第三部分 (3)

包静安说："要是在社会上那好办哪！先划定范围大排查，不行再扩大范围，排出可疑的人再逐渐……"没等包静安说完，白刚马上便制止了他："别说了，在省委大院绝不能采用那种办法，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会引起动荡，也会伤害一些人的感情。更不能轻易对可疑的人进行监控，要千方百计寻求证据。"他一直没让公安介入，就是怕动作太大引起动荡。

包静安说："是啊！我也想到这一层了。可是不许这不许那，这难度可就更大了。"白刚说："当然有困难，不困难不是好多人都能当公安厅长了吗？"为打破僵局，白刚说了句笑话，说得包静安也乐了，但包静安仍然没有说话，看来真在琢磨从哪里下手呢！总要给书记一个回答呀！

白刚看包静安不说话，突然来了个主意："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什么先进手段吗？"包静安说："有啊！可是那得有具体对象才能用啊！有了可疑目标可以上手段，不过那有严格限制，我还没有那个权力。"白刚很奇怪："公安厅长没这个权力，那么谁有这个权力？"

"您！只有您能批。"包静安说完以后，白刚愣了。几年前村里一个民兵都可以随便训斥他，他想不到自己现在竟有这么大权力，心理上还不能适应，愣了一会儿才说："这么多书记为什么只让我批？"白静安说："让您批不是因为您是书记，因为您兼着秘书长。这事就是找秘书长。当然秘书长不在或不能定，也可以找一把手或常务书记，但是别的书记都不能批。"

"为什么？"白刚奇怪秘书长能批，为什么别的书记倒不能批呢？包静安说："别的书记只是分管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工作，只有秘书长是主管省委日常事务的。一把手不在，秘书长就是机关首长，遇有重大事件或是突发事件便是秘书长处理。"

说到这里包静安心里说，看来白书记虽来省委有段时间了，对省委内部的一些运作还不是很熟悉。现在这案件很严重，必须尽快破案，在省委大院不能惊动很多人，不上手段是不行的。何不趁此机会让白书记预先批一下，发现可疑人物立即行动，自己就主动多了。看白书记那个急切的样子，他准会批准的。要是等有具体嫌疑人指名道姓地来批，没有过硬证据或是这人不定和哪个领导有关系，批起来可就难多了。包静安立即向白刚提出了这个预批的要求，当然没说他想到的那些理由，只是说请批准对案子嫌疑人上侦查手段。

白刚觉得奇怪：刚才不是说要有具体嫌疑目标才可以批吗？现在怎么又是没目标的预批？白刚略一迟疑，也想到了这一层，等有了具体目标，这人说不定是哪一位领导的部下，或是和哪一位有权有势的人有关系就不好批了。既然如此，为避免日后的麻烦，虽然自己有这个权力，也不能由我一个人预批，便说："预批？也好。只是这可不一定碰到谁，碰到大人物怎么办？最好找平书记我们两个一起批。"

包静安说："也好。我马上回去写个请示让人送来您批了再去送给他。"

"不行，写好了你亲自来，咱俩一起去找他。"白刚说，"我对这些事不熟悉，是个外行，说不清道不明。你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和他说说必须这么做的理由，他会相信的。"

包静安笑了笑："书记！您太客气了，你们都是书记，说话不比我顶事？"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是高兴的，"好吧！我回厅里写报告，回头咱一块儿去。"

平书记见了他俩，只是出于礼貌，勉强地笑了笑，算是见面打招呼，然后把脸一板不客气地说："不用说，我就知道是为什么事了。难道这么点事儿还用公安介入吗？"他把脸转向白刚，"在大院里让公安人员整天转来转去的不太好吧？这么点事儿办公厅还不能解决？"

没等白刚说话，包静安着急了："哎？平书记，这些人已经对省委领导进行生命威胁，和省委叫板了，怎么还是这么点事儿？"

“什么和省委叫板儿？”平书记冷笑了笑，“故弄玄虚！什么事到你们那儿就严重了，不就是有人搞些流氓小把戏吗？”因为他收到的小报告都是说电话里说流氓话，就是说说痛快痛快，也没有什么具体流氓行为，哪里谈得上和省委叫板？

“怎么是我故弄玄虚？真是对省委领导进行威胁，和省委叫板了。”他马上把电话中对白刚对一些人威胁的话说了出来。

平书记有些半信半疑，对白刚说：“这是真的吗？”白刚点点头：“是真的。”平书记马上急了：“这情况你为什么早不说？”

白刚心里说，说一回你训斥一回，说我们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我还老向你报告这些情况干啥？但现在白刚是想取得他的支持，当然不能把心里话原封往外端，便说：“这都是近两天发生的，我是想有了办法再汇报，这不把老包找来，我们研究由……”

第三部分 (4)

谁想到没等白刚说完，平书记便不客气地接着他的话茬儿说："由他们介入，把球踢出去，你们就没事了。就没想想，现在已经满城风雨了，再让公安人员整天在省委大院转悠，找这个找那个的，那就不是满城风雨，成了满省风雨了。"

白刚看他这样不客气，也急了："你让我们说完好不好？我们还不会那样愚蠢，让一帮公安人员在院里转悠，我们是想……"

没等白刚说完，平书记又打断他："不管怎么说，还不是公安介入？我还是那句话，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你们还能干什么？"看白刚急了，又要说话，平书记缓和了一些，"我不是指你，是说办公厅。回去给办公厅主任、处长们压任务，保卫科干什么吃的？连这事都办不了。"虽说是指办公厅，还不是包括兼着秘书长的白刚？

包静安感到很惊讶，平书记这种态度，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知道从白刚上任开始，一些人便有些看不起，包括办公厅和省委机关一些老人，暗中都叫他小木匠，很有些轻蔑的意思。认为他二十多年没工作，半路出身的木匠，到省里当领导会干啥？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也是个省委书记，和平书记是同级，怎么平书记对他就像对一个下属一样训斥呢？而且根本不想听人家说话。他为白刚不平，更为自己担心。看样子平书记把这事儿看简单了，他要是一口拒绝了上手段，今后工作可就难了。他看出了白刚还要进行反驳，觉得不能让他俩这样僵持下去了，所以没等白刚说话便抢先说："平书记！事态的发展刚才已经说了，这些人很猖狂，光靠办公厅用通常办法是很难解决的。要上手段，由我们采取措施……"

没等包静安说完，平书记便讥讽地说："上手段？上什么手段？在省委院内上演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搞间谍活动窃听？"

包静安急了，但为了缓和气氛故意笑了笑说："平书记又开玩笑了，破案上手段怎么是间谍活动呢？现在他们打完电话不留任何痕

迹，现在我们的技术还不行，他骂了你威吓了你，不知道电话是哪里打来的，你也抓不住把柄，让办公厅怎么去查？不上手段赶紧破案，这些人便会更猖狂，事情越闹越大，就很难收拾了。公安厅写了一个申请，请平书记和白书记批一下，给我们一些方便，允许我们上一些特殊手段。”说着便把写好的申请，笑呵呵地伸出双手递给平书记。

平书记愣了，看了一下并不去接，反而嗔怪地说：“好啊！你个老包！你们这是商量好了演‘逼宫’戏啊！”

包静安赶紧讨好一般笑了笑：“书记！我长了几个胆儿，哪敢逼您呢！这不是急于想把这事儿赶紧摆平嘛！这事儿不能再拖了。说实在的，我们早该介入，怨我们太迟钝，认为只是流氓活动没注意，现在问题远远不止如此。再不解决愈演愈烈越传越远。要是人们知道有人整天在电话里和省委叫板，而且恐吓省委领导，省委都毫无办法，这可对省委十分不利啊！”

他的一席话，确实打动了平哲。同时他也不愿不给这位老厅长面子。平书记是什么人，久居官场，深通官场的处世之道。你别看对白刚可以那样苛刻，但对下属包静安他总是那么宽容大度。他知道伤了一个在群众中有威望有实权的老厅长，就等于伤了一大片，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虽是上级，也需要掌握着一支重要队伍的下级支持你，维护你，你的事才好办，你的位子才可以坐得稳。对属于自己人的下属，虽也有时要给点颜色看看，以表示恩威并施，就像刚才对包静安也可那样讥讽几句，他递请示时也可不理不睬，但最终还是要给个面子的。

对白刚就不同了，虽基本上是同级，但新来乍到，又是那样一个出身，在省里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却在一些事情上老是不那么驯顺，甚至和他唱对台戏，太不自量了。他算什么，几年前还是老在省委门前转悠的一个上访户，连大门都进不来。现在虽然提拔了，根本不听招呼，仍然是一副右派的脾气，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哪行啊！

当包静安第二次递上请示，他已准备签字的时候，仍没忘了再给白刚几句讥讽：“本来这事我是准备让办公厅自己去解决的。他们既然多少日子连点情况都摸不着，自己没办法请了你这路神仙，我也只得同意了，要上手段就上吧！这不是白刚同志在这儿，书记又兼秘书长，这事儿秘书长签字就行了，我不必签了吧？”

白刚早就担心这一手，自己签了涉及到什么人他不满意便会挑毛病，所以赶紧说：“要是别处我早就签了，在省委大院，不定涉及到谁，还是咱俩签好。”这就是白刚的不是了，一句话让他说得露了底，这人心眼实，实话实说，在官场这样哪行呢！

白刚这一说提醒了平书记，让他抓住了把柄：“我倒忘了，没有目标，怎么上手段，还不知涉及到谁，怎么批准？算了吧！”

包静安一看形势急转直下便赶紧说：“?情已经到了这种严重程度，不管涉及到谁都必须认真对待了。因为在省委大院大家都熟悉，涉及到谁都是敏感的问题，所以预批有好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您只要批准对这一案件的嫌疑人上手段就行了。”

平书记对大院里发生这种事的确十分气愤，也看到了没有特殊手段难以破案，同时又不能不给包静安个面子，决定批准了却仍然不忘送个人情：“好你个老包！不愧是公安厅长，到底是你道道多，三言两语就让你套住了。什么预批？向来没这种先例。好，这回也特事特办吧！”拿过公安厅的申请来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地批了一行字：同意申请，不管涉及到谁都一查到底。然后签上了凡人很难识别的签名。

第三部分 (5)

看到这批示，白刚的心里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平书记对自己的态度不免让人感到一丝苦涩，但是得到了他的批准，又批得这么坚决，这就为清除破案中的障碍扫清了道路，可以对嫌疑人采取措施了。和谁他都没说过，不过他心里是有目标的。取得了平书记的通行证，就可以打消顾虑了。他心中暗暗高兴，但脸上仍然是一片木然，他怕他的高兴会引起平书记的疑心。

看到这批示，包静安乐得心花怒放，满脸堆笑，而且笑得有些过分，多少有几分做作。他高兴得竖起大拇指，对平书记说："还是平书记啊！坚决！果断！疾恶如仇。感谢平书记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尽快破案，绝不辜负省委领导的信任。"

平书记听了这话，非常高兴，只是为了表示分寸，脸上只露出一点点高兴的神采，而且表示对这种夸奖并不领情，反而讥讽说："好你个老包！又在演戏吧？是感谢还是笑我中了你们的圈套？是不是你们俩商量好了设个套让我钻？"包静安赶紧辩解说："哪能呢！我们敢给您设套？我是为破案着急呀！白书记和我说，这事是您最先发现，又一再督促，比谁都急，我们能不赶紧想办法吗？"

平书记听了这话心里更是甜滋滋的，但嘴里仍说："你个老包，让人上了当还要给个甜枣吃！好了！你们的要求满足了，你们也得满足我的要求限期破案，老包，你说吧！多长时间？"

包静安发愁了："哎呀！平书记，现在可一点线索也没有，怎么能定期限？"平书记说："等有了线索，那还用什么期限？"包静安有点为难了："一个月吧？"

"什么？一个月，半个月我也等不了啦！你还嫌那些人闹得不够啊？一个月下去省委大院就让他们闹翻天了。"平书记一改刚才谈笑风生的样子，十分严肃地说。

包静安一看平书记那生气的样子，也不敢放肆了，认真地说："现在还是大海捞针，一点线索也没有，二十天吧！不能再少了。"平书记仍然板着个脸："这不是做买卖，讨价还价。我刚才说半个月也等不了啦！看你为难，那就半个月吧！"然后又对白刚说："不要认为公安介入了，办公厅就松心了。我再说一句，这事儿还要办公厅负总责。"

几个人都清楚，说是办公厅，实际是对白刚说的。所以回到白刚办公室以后，包静安说："白书记！我以后没法老盯在这儿，这事还要您多费心了，我们全力配合。"

白刚一听不对劲儿："老包，你可不能因为平书记说办公厅负总责就脱套啊！破案主要是你们的责任，什么配合？你们必须全力以赴。"

"我哪能脱套呢！哪里的案件破不了，板子都得打在我屁股上，何况涉及省委的案件。我是想在省委大院破案，不仅一般干警不能多来，就是我们厅级领导也不能常来，常来必然引起人们的疑心。您经常在这里，情况又熟悉，大权在握，自然是您多操心了。"白刚刚想说什么，包静安把他挡住了，"书记！您别着急，我先问您一句，您有一个表姐在我们厅里？"

白刚愣了："表姐？没有啊！说不定又是什么谣言吧？"

"不会吧！不少人都这么说，她本人好像也不否认。"

白刚奇怪了："本人不否认？她叫什么？""洪雪梅。"白刚笑了："她呀！是我表姐。"

包静安奇怪了："您不是说没有表姐吗？"

白刚只好把解放初期他和洪雪梅的故事说了一遍。省城解放时因战争原因，省城十四所中学，教师学生失散很多，解放后合并成一所联合中学。白刚当时在学校负责学生工作。洪雪梅在市公安局负责登记清理学校里的国民党、三青团及敌人潜伏组织的工作，需要和学校密切合作，怕公安人员老上学校来引起师生的顾虑，所以公安局决定派洪雪梅专门与白刚联系，为避免频繁接触引起人们怀疑，便谎称是白刚的表姐。既是亲戚，经常来往便顺理成章了。

说到这里包静安马上把话接过去：“白书记！我刚才说我们不能常来，也是这个意思，怕引起人们的怀疑。现在还是老办法，派您这个表姐来经常和您联系怎么样？”白刚说：“十几年没有联系了，她现在干什么？”包静安笑了笑：“我们那儿的处长，正管这一摊。真巧，你们俩可以续上二十多年前的表姐表弟的关系了，外人看来，不也是顺理成章吗？”

工作方面倒是没引起人们怀疑顺理成章了，可是别的方面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为白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第三部分 (6)

平书记又得到了流氓活动的最新消息。白刚刚开完了院内有关单位领导人的会议，让各单位汇报有关情况，并严密注意最新动向。省A委党委副书记荫成便到平书记那里汇报去了。荫成面带讥笑夸张地说大院都闹翻天了，那位秘书长也真行，都什么时候了，就知道开会。在会上让人们汇报情况，结果会上什么情况也没说出来。他也不想想，别说人们不知道情况，就是知道，这种事儿谁会在会上说呀！也难怪他当了多年的公社社员，顶多也就是农村大队长的水平。听说他木匠手艺还算可以，平书记！人们都叫他小木匠。

平书记听到白刚什么情况也没摸到，心里非常生气，知道人们看不起他也心有同感，不过拘于自己身份，不便在下属面前对另一位领导非议，马上训斥说："什么小木匠，人家是省委书记，你可不能跟着瞎叫啊！"荫成知道平书记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满不在乎地说："这不是背后说说嘛，当面谁敢叫？"

平书记说："你也是一级党委领导成员，背后也不能叫。"看到平书记好像真的不高兴，荫成马上改变话题："平书记！办公厅这么多日子，就一直没摸到什么新情况？"因为每回他汇报情况时，平书记总是当他面抱怨这么大一个办公厅，竟什么情况也摸不上来，所以这回荫成又来试探，想摸摸底，领导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因为不少情况都是他听人说以后，又掺了不少水分，真真假假宣扬出去的。他不知道哪些到了领导耳朵里。

平书记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只是好像不经意地说："听说有人竟然威胁有的领导，说要他的命？"

荫成终究当过多年省委副秘书长，知道问题的轻重。他一听这问题严重了，这样省委就要动真招，对自己手下人非常不利。他们本想给白刚制造些麻烦，败坏白刚和省长那一伙人的形象，不能让他们这一派人得势。平书记对形成这种局面是满意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事

件都是荫成这些人真真假假制造出来的，他还认为真有这么多流氓事件。荫成原来也只是想利用人制造一些混乱现象，并不想让事件闹大，闹大了省委认真抓起来就要坏事，所以便赶紧说："没听说，不会有这种事儿吧？这是办公厅汇报的？"

平书记仍然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没听说算了，也许是人们猜测瞎传吧！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真的嘀咕起来，是不是上了白刚的当了？是不是没这回事，他们这么说只是让我同意上手段？

荫成看到平书记眉头微皱若有所思，便马上想到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便又试探说："办公厅是不是有什么计划采取什么措施？"他想摸摸底以便应对。平书记不高兴地说："他们有什么措施？连点线索也没有。"虽是亲信，但是上手段这种事，还是严格保密。作为省委书记，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而且他也是真恨透了这些制造混乱的人，想尽快把这些坏人抓起来，上手段的事他怎能往外说呢？

荫成经过这番试探，也就放心了，觉得省委书记亲口讲的，这绝对没错，办公厅现在仍然是一筹莫展。他也暗笑，自己略施小计，就够白刚喝一壶的。下边人只打几个电话，然后自己再添枝加叶地汇报一大篇，书记一生气让办公厅查，许多根本没有的事儿，他上哪儿查？这杯苦酒，让白刚这老小子喝去吧！自己一定让他喝个够。荫成以为摸到了实底，他们的行动更加放肆了。

白刚召开那次会，一方面是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想制造点假相，让对手看到领导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无非还是老一套让人们收集情况。对手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会暗笑的，只是几个电话，他收集什么？对手存在这种心理，就会更嚣张。让他们想不到一张网正悄悄在他们头上张开。

白刚听到好像有人敲门，轻轻的，轻轻的，声音是那么小，敲几下又停了，然后又是轻轻地敲。白刚觉得今天这敲门声不同，这样轻轻地敲，秘书是听不见的。这是谁呢？从这敲门声推断这是个斯斯文

文有教养懂礼貌的人，当然由于警惕他也怀疑是不是一种伪装？怀着这种矛盾心情他悄悄走过去猛然把门打开。

外边敲门的人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倒抽了一口冷气，但由于是在高级领导面前，这“啊”的声音刚一开口便被咽回去了。

白刚也惊讶地轻轻“啊”了一声说：“怎么是你？”对方有些不高兴地说：“怎么不能是我？难道不欢迎？”白刚笑笑说：“哪能呢！只是没想到。”对方说：“官儿做大了，早把我们忘得没影儿了吧？”

由于惊讶由于高兴两人站在门口，门也没关就说了起来，虽然说话声音不大，还是惊动了秘书，他忙跑过来，看到一个穿着入时眉清目秀的漂亮女人，突然到来，站在领导的门口就和领导这样亲热，十分奇怪。白刚看到秘书的怀疑便介绍说：“这是我表姐，洪雪梅。公安厅的，以后可能常来。”为了保密，看来他也只能假戏真做了。

第三部分 (7)

秘书觉得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听说他还有个表姐，有些将信将疑。但人家既然是亲戚，他也不便呆在这里，沏了杯茶恭恭敬敬放在客人面前，把门带上走了。白刚这才接上刚见面时的话题："我一直想知道你的情况，但不知道你在哪里；你知道我在省委，不但不见面，连个信儿也不给。还说我忘了你，到底谁忘了谁呀？"

洪雪梅说："你这可是冤枉人了，我们哪里不想来呀？是不敢来呀！"白刚说："多年的老相识了，劳改时又多次打交道。你忘了？那时几乎是禁止男女接触，但是你要挨斗的紧急时刻，却偷偷派人把我找到文工团和你见面，让我替你想办法出主意，都不怕引起别人对咱俩的怀疑。我爱人去看我，你晚上替我们铺床温被送尿盆，也不怕别人说闲话。现在见个面有什么不敢的？"

洪雪梅叹了口气说："当时的情况亏你还记得。可是官做大了，当官的人眼皮都爱往上翻，对青年时的知己、劳改时的难友早忘一边去了。"白刚说："这才冤枉人呢！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好了，怎么一见面就斗起嘴来了？说说你的情况吧！这几年生活还好吧？"

洪雪梅有些伤感地说："好什么呀！孤家寡人一个。"白刚感到惊讶："怎么回事？爱人呢？孩子们呢？"

这一问不要紧，一下勾起了洪雪梅的心事，多年来桩桩不幸，种种痛苦，都一直压在心底，没人诉说，也不想诉说，把一切都咬着牙自己承受。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就像他乡遇故知一样，这桩桩不幸种种痛苦都一齐涌向心头，不由得热泪盈眶。她极力忍耐着，抑制着，那热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打在她高耸的胸前，把洁白的上衣都湿透了。

白刚一下慌了神儿，茫然不知所措，等了一会儿，才想起掏出手帕，为她去擦泪。她并不拒绝，只是哭得更加厉害了。一会儿手帕就湿透了，白刚把手帕给了她，去卫生间拿了一条毛巾，还要给她擦。

她不哭了，只是抽泣着，接过毛巾，推开了白刚，小声说：“我来！你一个省领导，人家看见这像什么？”白刚说：“怕什么！我们又没什么。”

洪雪梅说：“人言可畏呀！这些年我就在人言可畏中生活。千注意，万小心，还是闲言碎语不离身。”白刚说：“怕闲言碎语就没法儿活了。”洪雪梅说：“你们男人不在乎可以，我一个女人，不在乎行吗？”她抬起头来，看了看白刚，然后说，“虽是男人，你现在地位不同了，不定多少人盯着你，也得注意了。闲言碎语对于我，无非是背后让人戳脊梁骨，我也不打算升官了，还能怎么样？你可不一样，引起一些风波，那还得了？我可不能连累你。”

白刚说：“你多虑了，谈不到连累不连累。咱不说这个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怎么只是一个人？”

洪雪梅眼圈又发红，但这次没让泪珠流下来。原来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反右时她打成右派，让她丈夫揭发她的反党事实他说不出，领导嫌他划不清界限结果也打成了右派。看他成分好，从小参加革命处理较轻，随下放干部去农场劳动改造，因为家中没人照顾，还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1961年挨饿的年头儿女儿没能熬过来死了。

下放的干部和处理较轻的右派都回机关了，他却因为洪雪梅的关系，成了右派加劳改家属仍不能回去。孩子也只能在农村上学，还备受歧视。洪雪梅说：“为了前途，也为了孩子将来不受连累，我们离婚了，儿子自然是跟了他。我承认是我不好，连累了家庭连累了孩子。”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白刚说：“这事儿早已过去就不要再想了。你不用自责，这不能怨你，那种情况下我们实在是身不由己无能为力啊！我儿子上初中了，也没能保住，被人按在河里淹死了。”

洪雪梅止住了哭声，望着白刚忙说：“你也丢了孩子？被人按在河里怎么回事？”白刚说：“说起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再谈，咱谈谈工作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洪雪梅告诉他，厅里抽了五个人组成专案组，除一名副厅长外，让她带三个人负责这个工作，秘密找熟人了解线索，为避免引起群众思想动荡，让他们各自分头行动，在省委院内不能互相联系不准碰头，研究情况都回厅里去。她最后说："只让我一个人单独和你联系。"

白刚听了很高兴："由你负责我就放心了，准能很快破案。"洪雪梅见白刚没有一点架子，跟她还和以前那样说说笑笑，说话也就随便起来："对我那么信任？告诉你我可是头一次遇到这种雾里看花的案子，一点线索也没有，上哪儿很快破案去？厅长和我说没任何线索，连可疑目标也没有，还限半个月破案，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可是和厅长没敢说别的，和你可不能含糊其辞了。给你个实底吧！我是光有发愁的心、遭难的心，就是没有信心。心里空荡荡的，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和你合作，让你扫兴了吧？"

白刚笑了?"我要是这样容易扫兴，省委书记就白当了。你和我合作不仅不会扫兴，还让我信心倍增，我相信你会拿出勇气来。我们掌握了杀手锏，你还怕捉不住狐狸。"

洪雪梅认为他在说空话，急了："同志！杀手锏要有具体目标，现在连个狐狸的影子还没见过，你往哪儿杀？"白刚说："没目标找啊！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即使它尾巴藏得再好，也会散发出它那种腥臊的气味。"

洪雪梅知道没有任何目标，可是看他说得那么有信心，好像他心中有点眉目，便半信半疑地说："你是为给我鼓劲儿说了个动人的比喻吧？人不是狐狸，可没那么大的异味。"白刚说："先别说这个，先说你们是怎么分工的？"洪雪梅说："大院内几十个单位，又没有目标怎么分工？只是每个人找熟人摸摸情况。"

第三部分 (8)

白刚吃惊地说："你们这真是大海捞针了，多少天才能碰到有用的情况？派两个精干的人专门去省A委。"

"为什么专门盯住那里，你有了什么目标？"白刚说："没有，我分析目标会在那里。"

"凭什么分析的？""凭感觉。"洪雪梅急了："破案是要事实啊！凭感觉哪行啊！"

白刚认真地说："这感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呀！我说咱相互信任是办案的最好条件原因就在这里。和任何人包括你们厅长我都不敢把我的感觉亮出来，和你我可以把一切亮出来，不过你听了也要让它烂在肚子里，和任何人也不要讲。"

白刚一直有一个怀疑闷在心里。这个所谓"流氓"事件，所有情况都是从平书记那里来的，而且十分频繁，十分具体。一定有个非常畅通的直达渠道，而且这渠道可能还不止一个，他已经发现有份小报告署名省A委。省A委掌握这类信息是它的职责，有了情况应当报告省委办公厅，现在它却是正式报告一个没有，小报告却几乎天天有，直送平书记。白刚感到对事情无疑是夸大了，甚至是编造谎言。如果真是像小报告说的那么严重，其他渠道一定也会有反映的。派人到A委那里了解过，一把手根本不知道这情况，办公室等重要部门也都不了解，根本没听说过。按小报告说全大院都闹得沸沸扬扬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单位也只有个别人知道？从这一系列的不正常，从中可以闻到狐狸的一些气味。白刚说："这就是我的感觉，我认为主要目标就在那里。"

洪雪梅说："你分析得有道理，小报告很可能出在那里，可是流氓事件不管大小总是有的，耍流氓的人是唯恐别人发觉，他们不会那么傻，耍了流氓还写小报告？这不会是一伙人吧？我们要找的是耍流氓的人。"

白刚说："他们不一定是一伙儿，但是有联系，不然为什么他们消息那样灵通，每天发生的流氓事件很快都能捅到书记那里去？"洪雪梅点了点头，她相信白刚的判断，可是她又担心了："这可坏了，这不是联系到平书记了吗？"

白刚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是啊！可是这是事实，要破案也不能回避呀！这下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说我们的相互信任，是最有利的办案条件！你可以想象只有和你我才敢把心里话掏出来，和别人我敢透露这些情况吗？不把这种重要分析判断告诉破案人员，那工作起来困难可就大了。虽然联系到平书记，不过你别担心，我认为平书记是被这些人蒙骗了，他绝不会同意他们这么干的。作为省委书记，对把省委机关闹成这种局面，他也是深恶痛绝的。要不他也不会给我们尚方宝剑，没有目标就允许我们上手段。不过要是过早地让他知道我们正针对他的亲信进行侦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所以当前要绝对保密，除你一两个助手外不许向任何人透露A委是重点。我们就循着这个思路去确定目标。"

洪雪梅有些担心地说："这个单位也有一百多人吧？这不仍然是大海捞针吗？"白刚笑笑说："可是能写通天小报告的人很少，这不就好办了吗？"洪雪梅感到白刚胸有成竹的样子，高兴地说："你有目标了？"

"目标倒知道几个，不过其中有人肯定不会写这种小报告；有人很可能参与了，可是目前又不能对他采取措施。"

洪雪梅急忙说："为什么？"白刚说："他是省管干部，厅局级。我们动他恐怕……"没等白刚说完，洪雪梅又有些迷惑不解了："平书记不是批准不管是谁一律追查到底吗？"

"是啊！批是批了，他万万想不到他的大红人会参与其中。"白刚说，"官场就是这样，领导的表态和批示有时很重要，那就是通行证，那就是尚方宝剑。可是有时你也千万不要把那些公开表态或冠冕堂皇的话完全当真。他们说的时候或是批示的时候，也并非都是虚情假

意，但是真到实行的时候，有时就是另一种情况，要大打折扣，甚至根本不认账。或是你照他的话办了，不但不落好，还会恨上你。我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别看批得很严厉，但我们没有证据以前动了他的红人，平书记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甚至会怀疑我们搞阴谋诡计，故意和他作对。”洪雪梅仍然感到迷惑不解：“这个人是谁呀！和平书记关系就这么铁？”

白刚觉得这个人还不能让办案的人知道，他们知道了接触当中就可能不自然，让对方有所察觉，所以笑了笑说：“这人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你会知道的。”洪雪梅说：“那我们以后动了他，平书记就甘心吗？”

白刚说：“我们证据到手，他不甘心也没法，怪不得我们了。那时候他也许会转变，恨他的红人怎么会干这种蠢事。所以我们必须拿到过硬的证据。”洪雪梅说：“闹了半天那不等于我们还没有目标吗？还谈什么过硬证据。”

白刚说：“没目标，找嘛！别着急。”洪雪梅说：“到现在工作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你是领导，可以不着急，可是厅长只给了我半个月时间哪！”

白刚说：“半个月期限是平书记规定的。表面上是针对你们，实际是说给我听的，给我下了军令状。在这件事上，他对我十分不满，现在等于是下了最后通牒，我能不急吗？”

洪雪梅原来不知道领导之间还有这种关系，这么复杂，一听更着急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白刚担心起来：“那可怎么办哪？”

白刚说：“再着急也得一步步来呀！我觉得即便我们怀疑谁是目标，三五天之内他也不一定活动，可是我们的任务又很急，当务之急是必须让他们活动起来。就像农村那些架鹰抓兔子的人一样，兔子老在草里猫着是没法抓的，必须把兔子轰出来，才能抓到它。你今天就派两个可靠的同志去省A委，先找一、二把手把任务亮明，就说厅里让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谈谈情况并给予协助，有了情况直接和

他联系，但不能透露有专案组。然后再找办公室、研究室主任谈谈情况，注意他们各自的态度，但和他们讲明，一定要保密，不要让别人知道。”

洪雪梅说：“现在机关的情况你还不知道？我们让保密就能保密啦！这不是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公开了吗？厅长一再嘱咐，不要公开进行，不准引起人们的动荡。”

白刚说：“在这儿就是要引起点动荡，顾不了那么多啦！”

第三部分 (9)

洪雪梅迷惑不解："为什么？"白刚笑了笑："敲山震虎啊！他们要都不动，我们上哪儿找目标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必须把兔子轰起来才能抓住它。公安介入的消息一透出去，一定会有人害怕，采取行动对付我们；一定会有人着急，又写通天小报告。可是知道的人有限，那两个同志再紧紧注意那里一些人的动向，目标就可能出现，那时我们才好采取措施。"

洪雪梅这时才舒了一口气："啊！原来你是胸有成竹啊！怪不得这么沉得住气。"

"胸有成竹谈不上，而且你也别太乐观，我们的对手可不是简单人物啊！咱们略施小计，人家就一定上套儿？就是怀疑目标出现了，能不能抓住证据还不一定呢！没有证据我们还不能上手段。"

洪雪梅又担心了："照你这么说这得等到哪一年？可是我们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啊！要我说目标一出现立即上手段。"白刚说："不行啊！这是在省委大院，通天的人多，只要我们工作稍有失误，搞错了对象，立刻就会捅到平书记那里去，那时我们只有吃不了兜着走，打不着狐狸还要落一身臊。"

"办这种案子真烦人。"洪雪梅说，"这也不能那也不许，时间还限这么紧，这可怎么办？"白刚说："沉住气，事情的发展变化有时是非常微妙的，你到大山里去过吗？有时看似山穷水尽没路可走了，可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一下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先按咱的方案办，看看发展再说。"

看了两天，没有什么进展。既没有发现可疑目标，A委领导也没反映什么情况。洪雪梅一边说一边生气，这些人不是滑头，就是阴阳怪气的。谈到流氓活动，一把手郑通十分冷漠地说：听过这个传言，可是没听说真发生了什么事，不必大惊小怪的，不值得你们插手。

二把手荫成说：这事传得够热闹了，你们这一掺和，瞧好吧！更有好戏看了，不闹翻天才怪呢！告诉你们那个包静安，没事干了，跑到省委大院来闹腾？

按说办公室应该消息最灵通啊！可是对这一切办公室主任好像都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只有那个研究室主任黄营对这事很感兴趣，说他听到的这类事不少，也只是听说，都没查对过。一个劲儿问我们你们都听到什么了？闹这么大了？还惊动了你们，立案啦？显得十分热情。还说有情况一定和你们联系，要了我们电话，说有什么事需要他办的，一定大力协助。但就是不说具体情况，油腔滑调的，好像有点幸灾乐祸。

洪雪梅最后说："你看就了解点这个，一无所获。"

白刚高兴地说："这就是收获。"洪雪梅说："这有啥用？"白刚说："有用……"

一句话没说完，秘书钟强过来了，说："平书记请你过去一下。"等秘书走后，白刚说："你看咱这儿没情况，办公厅没情况，平书记那里可有情况了。你们只接触了这几个人，小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我想准是反映你们插手的事，所以你们的工作很有用有收获。"

洪雪梅脸上一片惊异，然后似有所悟高兴地笑了："你是说写小报告的就在这几个人之中？"白刚没有马上回答，荫成是早在他的怀疑之中，从新了解的情况看，黄营也很有可能。但是他仍然没有把他的判断说出来，只是含糊地说："起码是和他们当中有的人有联系吧！你等我一会儿，看看平书记说什么，咱再研究。"

真让白刚猜对了。他去时平书记正冲包静安发脾气："我以前不愿意让你们插手，就怕影响大院的稳定，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可是你们插手以后，却不管不顾公开了身份，大摇大摆地去办案，毫无目的地找许多人谈话。本来人们对这种事儿就感兴趣，你们这一闹可好，不知道的都知道了，整个大院人们到处打探，闹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省委形象，像什么话？要对你们那些人很好地追查，

看看是怎么回事，有问题或是素质差的要撸下来，以后对这样的人，使用要注意。”

面对书记劈头盖脸的训斥，包静安显然不知所措，他觉得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可是书记说得这么肯定，这么具体，肯定有来头，对不对自己也得听着。官大一级压死人，尤其是面对大权在握的省委领导，真得像过去说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既不能表示怀疑，更不能反对，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把责任推给下级，表示彻查严办。

他很快调整了心态，不推脱，不顶撞，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平书记您别着急，原来觉得到单位去了解情况，不向领导说一下不好，没想到会闹成这种局面，而且对这种情况我们还根本不了解，书记倒先知道了，这是我们的失职。”

平书记听到这话，火气便消了一半。他经常以消息灵通自豪，不仅各处发生的新鲜事，他能很快了解，尤其是有人对他不满，很快就会反映到他那里。他认为这样才能消除异己，牢牢控制住局势。火气小了以后，他又不忘安抚包静安：“当然，这也不能全怨你，下边人办事不力，哪个单位都会有的。”包静安听到要追究下边人，马上又把责任揽过去：“怨我，怨我，我没和下边人讲清楚，是我的错，我的责任……”

“不，不是你的责任。”白刚听到这里便打断了包静安的话，然后对平书记说：“平哲同志，让办案人员找几个人谈话是我说的。他们只找了A委的四个领导谈话，而且特别请他们注意保密……”平哲一看白刚打断了包静安的话，把责任揽过去，而且不想承认错误，便很生气，有些讥讽地说：“保密？现在机关的风气你还不了解？你说让保密就保密啦！”

白刚也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就算他们不保密，总不至于拿大喇叭广播吧！一共只谈了四个领导，一天多时间，这大院里就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恐怕情况有出入吧？办公厅就没收到任何这种信息。”

平书记又讥讽地说：“等到办公厅收到信息，黄花菜都凉啦！从一开始闹这么热闹，办公厅又收到了多少信息？办公厅快成聋子的耳朵——摆设了，你该好好整顿整顿了。”

第三部分 (10)

白刚说："办公厅再无能，大院里厅局级单位就二十多个，不会都无能吧？闹翻了天就没一个单位报告？别人不报告，A委是管政治思想工作的，他们应该报告吧？公安人员直接找的他们，不给办公厅报告，也该和公安厅说一声吧？"

平书记沉不住气了，觉得你才进省委几天，当着下边人就这样和我顶撞？所以喊了起来："难道我说的情况还是假的吗？"

包静安对平书记说的情况本来就有怀疑，一听白刚的分析，怀疑更大了，可是看平书记发了火，觉得不能再让两位书记吵下去了，看白刚又要说话，便赶紧拦住了："我看两位书记别争了，都是我们责任没尽到。这样吧，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不管怎样，平书记这问题提得好，一定得注意稳定大局，大院里可不能闹乱套，我以后注意，绝不能出现问题。"

白刚看到小报告虚假信息真相被揭露以后，伤了平哲的自尊心因而大怒，包静安再次把责任揽过去，以打破僵局，也就不想再争论下去了。平哲听到白刚说得也有道理，已经有些心虚，不好再提反驳理由，而且内心也怀疑起来，是不是小报告真的夸大了？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包静安打了圆场，虽然怒气难消，也不想再争论下去。不过有人是输了理也不想输面子，本来是趁着包静安的劝说就坡下驴，但也还是板着威严的面孔，以真理绝对在手的样子说："你们以后要特别注意，绝不许出现这种问题。"

洪雪梅见白刚回来一脸的不高兴，没等他坐下，便迎了过去，担心地说："怎么，挨批啦？"白刚说："他倒没批我，对你们厅长大发脾气，训斥个没完。"洪雪梅为了缓解这种郁闷的气氛，故意笑笑说："那你不高兴干啥？满脸的官司。"她本想让白刚也笑笑，愉快起来。

但白刚却没有笑，呆呆地站在那里，反而更生气了："他明明是杀鸡给猴儿看，借训斥你们厅长敲打我，说公安介入把整个大院搞得满

城风雨，人心惶惶。”洪雪梅惊异地说：“这是从何谈起？这不是血口喷人吗！”白刚说：“岂止是血口喷人，还要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

洪雪梅也气愤了：“让他追究吧！我要当着他们的面问问，他们这是哪儿来的情报，领导怎么能这样轻率决定问题。”

白刚说：“你算了吧！一个省委大领导要处理一个小干部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你上哪儿说理去？你们厅长很好，他把责任全揽过去了。不过我不同意他这种态度，当时就分析这种情况不会存在，办案人员没任何过错。”

洪雪梅着急地说：“结果怎么样？”白刚笑了笑：“还能怎么样，你还想让他承认错误？我想他内心也知道他的情报不准确，只是嘴上还是干巴硬挣。有人就是这样，总是以一贯正确自居。察觉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还要训斥你，说以后再也不许发生这种问题了。”

听到这里，洪雪梅一脸的无奈：“那以后怎么办？”白刚坚定地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说下一步的打算吧！”洪雪梅看到白刚这样有信心，一改刚才那种压抑的情绪，高兴地说：“要我说那四个人里肯定有我们的目标，时间紧迫，你不要犹豫，快采取措施吧！”白刚笑笑说：“这四个人不会都是目标吧？对谁下手呢？”洪雪梅说：“我看那个荫成和黄营嫌疑最大。”

白刚高兴地说：“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只谈了四个人，平书记就收到了报告，而且报告夸大其词，完全是有意栽赃陷害，手法和以前的小报告如出一辙，证实了以前的小报告就是他们写的，而且他们和流氓活动有联系。流氓活动肯定是有的，但是显然被他们夸大了，目的就是故意搅浑水，给办公厅添乱。他们认为人不知鬼不觉，神仙也不会抓到什么证据。现在看这一切证实了我们的猜想。不过我说过荫成是省管干部，没足够证据不要动。对黄营可以采取措施了。”

洪雪梅听了非常高兴，兴高采烈地说：“啊！我的天，总算有点头绪了。”白刚却没有她那么高兴：“同志，别高兴得太早，采取了措施

并不一定很快就有收获。而且你们要特别小心，绝不可让对方发觉，这人可不简单啊！”

洪雪梅说：“有什么不简单，不就是一个处长吗？”白刚说：“别看是个处长，可是通天啊！你现在还没体会到通天的厉害？”

他们正说着，钟强送来平书记转来的一封信，平书记批示以后没有封口，原件转过来了。钟强肯定是看过的，过去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是简单说说信的内容，这次却是递给白刚以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白刚有些奇怪，抽出信来一看，十分吃惊，而且非常生气，脸上有些变颜变色，出气也粗了，愣在那里不说话。

第三部分 (11)

洪雪梅担心地说："什么事？和我们办案有关吧？"白刚强压制着自己的愤怒，故意装作平静的样子："没什么，和案件无关。"

洪雪梅不相信："不对吧！和办案有关你可不能瞒我。如果不是省委内部的秘密，能不能给我看看？"白刚没有回答她提出的问题，只是说："别看了。"洪雪梅急了，相信自己猜对了，自恃是多年老相识，走到白刚面前毫不客气地说："肯定和办案有关，你应该让我知道，给我看看。"

白刚觉得她说得也有道理，便把信给了她。洪雪梅一看满脸绯红，信中说最近一些日子有一个打扮妖冶的女人，经常随便出入白刚的办公室，一去就是很长时间。不知他们干些什么。有传闻说这女人是他表姐，可是向来也没人知道他还有个表姐。省委领导这种风流韵事广泛传播，影响很坏。

洪雪梅越看越生气，嘴唇都哆嗦了起来。她气恨这种造谣中伤，更可气的最后署名竟是A委。她对白刚也很不满，这么严重的事情，竟然不想让她知道。她也顾不得面对的是省委书记了，竟然质问说："你看看，咱对人家没搞到什么线索和证据，倒让人家把咱监视起来了。而且还造谣生事，都搞到我们头上来了，对破案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还想瞒我？"

白刚有些理屈地说："我是怕你受不了这种刺激啊！"洪雪梅毫不客气："真把人看扁了，你以为我还是小姑娘吗？什么事没经过？你知道我为破这案子有多难哪！这么重要的线索这么重要的事件你还想对我隐瞒，你们这当领导的，真不知道心疼人。我日日夜夜绑在这案子上，都找不到一些线索，现在可来重要线索了，你还想对我隐瞒，这要误多大事？我算倒霉了，日日夜夜辛苦不说，还要为你背黑锅。"越说越伤心，泪珠儿便滚下来了。

白刚说："看看，刚才还说不是小姑娘了，怎么倒哭起来了？"洪雪梅说："怎么，人家觉得委屈，哭哭都不行吗？"白刚本想说句笑话使她开心点，谁想她哭得更厉害了。白刚这才担心起来，认真地劝说道："别哭了，哭得两眼红红的，让人家看见像啥？更让人起疑心了。"说着掏出了手绢去替她擦泪。她把白刚推开了："你不是怕人起疑心吗？还往跟前凑！"说着把手绢一把抓了过去，强忍呜咽，自己轻轻擦起泪来，"你不是怕吗？干脆换人吧！换个男的来，人们就不怀疑了。"

白刚着急地说："这不是气话吗？除了你谁能和我这么密切地配合，除了你我谁也不要，哪能换人呢！他们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老百姓都知道，听喇喇蛄叫就不能种地了，不管他们说什么咱脚正不怕鞋歪，心安理得就行了。别生气了，咱说说怎么办吧！咱尽快把这伙蛀虫挖出来，他们就老实了。"

白刚说得这么恳切，洪雪梅的气也就消了大半。尤其听到除了你我谁也不要，心里还有些甜滋滋的。她止住了哭泣，擦干了眼泪说："把这样的信转给你，只写个请白刚阅，不加任何意见这是什么意思？"

"想给我点警告。"白刚说，"按说这样的信会经过几道手，他是应该封口的，但却是敞口传递，这不是故意让人们知道吗？"

"你觉得这样的信平书记会相信吗？""他会相信的。"

"你怎么知道？"白刚笑笑说："他自己这类传说多了，有些传得还很具体，我认为其中不少是真实的。这样他就会认为别人也会和他一样。另外，你也看到了，这不是匿名信，后面署名是省A委，虽不是正式文件，也没有盖章，但是当天送达，当天批示。我相信这是通天的人直接送去的，很可能当面汇报过，而且汇报时还会添油加醋，大大渲染，他能不相信吗？"洪雪梅说："既然是他亲信送的小报告，为什么原封不动地送给你？他不怕暴露目标吗？"

白刚说："他根本想不到这案件会和他的亲信有牵连，更想不到是他的亲信一手策划的，所以没加这份小心。当然把署名A委的小报告直接转给我，也肯定是他一个失误。他如果冷静想一想，就应该考虑到我可能认识这个人的字迹，因为这个人以前是我的副手，办公厅副秘书长。"洪雪梅奇怪地说："那为啥他想不到这一点？这不是把亲信背后的小动作暴露了吗？"

白刚说："可能是为了更重要的目的顾不了许多了。刚才我说过转这信是想给我警告，表面上是怕我犯错误，实际呢是警告我和他对立没好处，给我个颜色看看。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怕暴露，要告诉我，你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洪雪梅惊讶地说："我的天！没想到高层的矛盾比下边还复杂。"白刚说："这也没啥奇怪的，眼前这些事不过是小菜一碟。可以回想一下，哪个时期省委高层不是矛盾重重？你斗我，我斗你，你告我，我告你的事还少吗？多数时候外表一团和气，不为外人所知，也有时候矛盾是尽人皆知的。现在的省委虽有些矛盾，还没有明显的对立，没有阵线分明的派别，已经是比较好的时期了。"

洪雪梅仍然有点不理解："我的天，这还是比较好的时期？"她奇怪，"你刚到省委，也不和他争名夺利，以前也没任何纠葛，他是老敲打你干啥？"白刚本不想谈省委这类矛盾，可是觉得她跟自己一心一意办案，一个单身女人还背着黑锅，自己在某些方面已伤了她的心，不能再像对一般人那样防范，什么心里话都不说了，便对目前围绕省里主要领导面临变动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一把手将要退下来，谁接一把手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引起有些人的动荡和角逐。有可能进入的人会卷入这种漩涡，你不想卷入别人也会把你视为对手。

第三部分 (12)

这种角逐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会各动心计，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取。如果不太正常，便会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施展诡计、诬告、陷害等种种手段。按说一把手出缺，顺理成章的是二把手省长接替。但由三把手常务副书记接替的也不少。三把手平哲由于在省委工作时间长，和地、市、县的人们关系密切，和中央有些领导也很熟，也有竞争的条件。一方是顺理成章，一方是志在必得，这就形成了一个复杂局面。

这种分析解除不了洪雪梅的疑惑。她说："你是五位书记中的五把手，又不去和他争第一把交椅，他敲打你干啥？"白刚有些不情愿地说："这话就越说越深了。"洪雪梅觉得对白刚的造谣陷害与敲打，和目前这种形势会不会有某些关联，需要弄清，希望他谈谈。白刚觉得这案件很可能与省委内部这种一把手的竞争形势有关，需要让洪雪梅知道这类情况，以便遇到有些线索时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考虑。

白刚是五把手，又不想参与一把手的竞争，本可以不卷入这种漩涡。但是从他到省委不久去滨海考察干部，提拔了古远，否定了平书记要提拔的官世通。平书记还知道这事白刚事先和吉省长商量过，在常委会上白刚与平书记进行争论时，吉省长又支持了白刚。以后他俩在不少问题上意见也是一致的，而与自己经常有摩擦，所以平书记便认为白刚和吉省长是一派。其实说他俩是一派也并不冤枉，在改革开放的许多问题上他俩确实意见一致，而平书记则不赞成他们的意见。平时讨论中经常发生矛盾，初次明显出现，则是在平书记拟发的一份省委通报上。

省A委写了一份情况反映，题目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错误思想倾向》。按规定这样的文件应报省委办公厅由秘书长处理，他认为有必要再请常务书记或第一书记阅批。这一文件却不按规定报批，直送平书记，他批了印省委办公厅通报，并直报第一书记

姚安。第一书记本来是主张文件必须按规范程序运行，省委印发文件一支笔，正是他提出的。也就是以省委和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文件，除了秘书长谁也不能签发，出了问题由秘书长负责。这次可能是认为常务书记批了，不好驳他的面子，第一书记便也画了一个圈儿表示同意，是否认真看了内容都不得而知。当然最后还是转给了白刚，从第一书记说并没违反了什么。

按文件性质说只是一件无关大局的通报，既然常务书记批了，第一书记也同意，在这种情况下，白刚顺水推舟批个印发，顶多再批给办公厅一个副主任在文字上把把关也就行了，自己既轻松又会减少与领导的矛盾。可是白刚是个受累的命，不像有些当官的活得那么潇洒，不管谁批过了，到他手里也总要仔细审查，一字不漏，真正是把好最后一道关。

尤其是这份文件，这本来是地道的羞于见人的小报告，却要乔装打扮登入大雅之堂。既然想登大雅之堂，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报办公厅？为什么只报平书记？他怀疑这里面有鬼。一看内容，不禁大吃一惊。其中写道有些领导干部公然不顾国家政策，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公开说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汽车）、黑的（鸦片毒品）、白的（白银）、黄的（黄金）等一些必须由国家控制的以外，其他商品和物资将来应逐步放开，进入市场。政府不要管得太多，管不了也管不好。

白刚一看这不是吉省长在一些市、县考察时说过的话吗？还有一些话，也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地、市委书记说的，怎么成了宣扬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行呢？因为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商品的调拨、出厂价、零售价都由国家管理。这种话无非是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有些话虽和当时政策规定不符，但从改革角度看是符合发展趋势的。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渡，是个逐步摸索逐步过渡过程，当时人们思想长期在计划经济中被禁锢得像一潭死水，习惯于一

切商品的定价、调拨，完全由国家调控，提出国家少管，逐步放开走向市场，这些话确曾振聋发聩。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人们思想活跃一些，开始思考、探讨一些问题，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有什么不好，怎么谈得上资本主义言行呢！即便真有什么不妥之处，也应在常委会上讨论，求得思想统一，怎么能够不打招呼不经常委会研究，就向全省通报省长的所谓“错误言行”呢！

按说这种情况白刚应该找平书记和姚书记说明这种文件不能发，要发应该经常委会讨论。那样矛盾就公开化了，为了大局，一般情况下尽管矛盾很深，还是要尽量维护一个团结的局面。一旦矛盾公开化，明朗化，那局面就很难收拾了。只有斗个你死我活，或互相告状，或拉帮结派，会上唇枪舌剑，会下暗害中伤，各种手段都会使出来。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对工作造成很大伤害。

从现在情况看，这份文件显然是有人精心策划，目的是为争夺省里一把手作为打击对方的一发重磅炮弹。借省委文件杀杀省长及其拥护者的威风，灭灭他们的锐气。现在平书记同意了，姚书记也画了圈儿，找他们去说，或告诉吉省长，就等于捅破了表面团结的那一层纸，局面不堪设想。白刚觉得谁也不能找，只能自己悄没声地处理，把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最小。不是规定了省委文件秘书长是最后签发的一支笔吗？只能利用这个权力来给文件动大手术了。他不管帽子有多大，把吉省长和地市书记们说的那些话都删掉了，使得这份文件空话大于例证，变得无关紧要再也不会引人注意。然后还以急件形式让尽快发下去，以免在运行中被哪位有心人发觉而中途生变。

钟强看到文件又立即跑过来：“这是平书记、姚书记两个人批改后签发的，你删这么多不好吧？”白刚说：“你看看不删不是更不好吗？不用担心，他们不会找麻烦的，找麻烦我也有话说。督促下边赶紧印发。”

白刚早想好了，文件印发以后姚书记不会再看了。平书记是肯定要看的，但是他看到被删改了，也拿不准是姚书记还是我删改的，按

他那对姚书记百依百顺的劲儿，又加他正想争夺一把手，他是不敢找姚书记去核对的。既然拿不准是谁改的，他也不敢来找我。即便他知道是我所改，由于他那不能见人的意图也不会找我来理论，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万一他找上来，理不在他那里，我也有话等着他。

文件发出去了，正是白刚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人找他理论。这一次平哲算是吃了一个哑巴亏。可是平哲是什么人，久居官场，能白白吃这种哑巴亏吗？从此白刚明显感觉到平书记对他的不满更深了。有时两人争论问题时，他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摔摔打打的，更严重的是去望海市开常委会议时，平书记竟对他发了火。

省委每年夏天都去望海市开一系列会议。省城酷暑难耐，而这里却凉爽如秋。省委在这里研究工作，既避开省城的炎热，又能集中精力解决一些重要工作问题。因为有避暑的因素，领导都可以带着家属。

这天下班，白刚按时回家，告诉吴玉萍，快收拾衣物，明天去望海市。

“望海市？去看海？”吴玉萍不相信他会有这种闲暇。

第三部分 (13)

“是啊！我去开会，强强正放暑假，你请几天假，去玩一次吧！”

吴玉萍非常高兴。从念小学时就从课本上读过有关海的美文。但半生挫折，哪有机会去看海！直到真的见到了海，那些读过的形容词一下子都黯然失色！她只感到海的伟大，天海相连，海天一色，使人震撼，又无从表述！她呆呆站在海边的岩石上，见波涛翻滚，一次次地冲击着岩石，那岩石岿然不动。千万年，海就在这里冲刷着、翻滚着吗？多少人和事从兴旺到泯灭，就像这一朵朵浪花，来了碎了，又去了，不变的只有大海。站在海边，吴玉萍只觉得个人太渺小了。比起这不变的大自然，人生不过是一瞬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善自珍惜这有限的未来吧！

五十年代，吴玉萍就听说这里是一个著名的疗养地，每年盛夏，都会有许多名人、领导和各界上层人士，云集这里避暑度假。对吴玉萍二十多年人下人的身份来说，当然从没想过会有一天踏进这块土地。而如今，他们一家人住进来了。

人生如梦，这个在许多书本上看过的一句话，直到人生过了一半，才稍稍体会到个中滋味。在吴玉萍的人生里，仿佛有两个梦境在交替着。

“反右”以后，想到1957年前的一切，都恍如梦中，有如隔世。以前的幸福和欢乐不敢重温。因为重温会使得心灵更加痛苦，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吧！只当过去是一个梦。然而世事的变幻是多么难以捉摸，当吴玉萍在不见天日、看不到出路的苦难的隧道里走过几十年以后，又走回了遥远的梦中。

1957年以后的一切又仿佛消失了，浓缩成另一个梦境。而那遥远梦境中的人物又一个个出现，昔日的朋友又亲切地和你握手，寒暄。失去的生活带着炫目的色彩重新向你走来！使你觉得亦真亦幻，如醉似痴。

吴玉萍回到省里，常常会感到恍惚不安，即便是好事接踵而来，也会引起她的惊悸，她常常自问，那可怕的梦真的做完了吗？失去的一切真的回来了吗？生活会不会是一个永远走不到头的圆轨？厄运是不是还会突然袭来？

她的不安常常会使白刚感到可笑，他的神经是坚强的，经过磨炼反而更踏实，而且因工作的忙碌，使他无暇瞎想，有时会觉得吴玉萍是受刺激太深了。特别是他们那聪明、懂事可爱的儿子，刚上初中，就在“文革”中被人按在水中淹死了。失子之痛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吴玉萍，所以白刚才决心借着开会的机会，带她来这疗养地休养数日。

汽车穿过绿油油的松柏，在幽静的石子路上拐了几个弯，停在绿树掩映下的一座别墅前，高高的石阶上已站满了接待的服务人员，问候着一路的辛苦。

这座别墅，不知建造于哪个年代，据说还是英国人建造的。下半部以石块砌成，上面一排玻璃窗闪着微光，镂花白纱窗帘挡住了内部的一切。这么多窗户？该有多少房间呢，吴玉萍住惯了窄小的房屋，到这里不禁有些惊讶。拾阶而上，进得门来，原来那排窗并非居室，而是一条宽阔的走廊。推窗望去，越过窗外树丛和山石，便是大海了。松涛阵阵，海风习习，一路暑热顿消。

一家人洗漱毕，在院中走走，只感到处处浓荫。深深浅浅的绿色围着一栋栋形状不一的别墅，有的只露出红色的屋顶，有的只见几层白色石阶。每栋楼的门都开向不同的方向，且都有鲜花绿树掩映。如果你想找人，恰似堕入绿色迷宫。曲径通幽，需几经转折，再数番问讯，方能找到你所要寻找的房号。所以吴玉萍不放心强强自己在院中玩耍，总是领着她出去，怕她迷路，找不到家门。

第二天一大早，母女就去看海，海边早已聚满了观日出的人群。人们卷起裤腿，蹚到海水里，捡贝壳，捞海菜，抓小螃蟹。阳光照在大海上，恰似一条碎金织就的带子荡漾在蓝色的锦缎上，万点金花耀人眼目。远处的渔船逆着阳光，撒网打鱼捞虾，那船上的人儿恰似一

张张黑色的剪影。不消一刻，船渐渐近了，船上的人扛过一袋袋的虾蟹海贝放在岸边，人们一拥而上，估价采购。

中午时分，大海沸腾了，只见游泳的人此起彼伏，各色游泳衣把大海打扮得花团锦簇。还有那些戴着花花绿绿的救生圈，坐着黄色塑料充气船的孩子们在水中徜徉，妈妈们站在水里，安详地推着他们在水中游玩。欢笑声阵阵涌来，竟淹没了“啪啪”的海涛声响。

强强看到了人家在水里玩得痛快，也要下水去玩。但是吴玉萍和强强都不会游泳，白刚会游，却因忙着开会，没时间教她们。因为强强哥哥大锁是被水淹死的，吴玉萍好像得了恐水病，见了水就怕出事，只许强强在海边蹚水，不许往里面多走一步。别的孩子可以去海里漂，我为什么不能。强强生气了，念叨了几回，吴玉萍仍不许她下海，强强竟采取了强硬措施——不吃饭，以此要挟。无奈之下，吴玉萍只好退却。吴玉萍领着强强来到了海边，只觉得眼花缭乱。海滩上人的密度仿佛进入即将开演?剧场。海上载人的漂浮物，有时只有尺把距离，漂浮着碰撞着，像在公园玩碰碰车一样。强强高兴了，一定要下海凑这个热闹。吴玉萍只好买了游泳衣，租了气垫，娘儿俩挤到更衣室，换下衣服，将衣物锁在出租的箱子里，把钥匙戴在手腕上，推着那个红色救生气垫走下海去。

蔚蓝色的海水立刻温柔地拥抱了她们。层层海浪，像是一排排穿着白纱裙的小姑娘，欢叫着向她们涌来，顽皮地抚摸着她们的肌肤。大海有时凛然无情，有时却是春风拂面般的温柔。

吴玉萍和强强在海上玩得正高兴时，白刚却在省委常委会上受着冲击和煎熬。矛盾又是由官世通引起的。

滨海地委书记常志超因病去世，一般情况下专员古远接替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组织部提出的意见却是由副书记官世通接替。上次考察班子时平书记就曾确定他当专员，因为政绩平平，“文革”中积极造反，而且有男女作风问题被白刚否掉了。不久前又提议他担任地委副书记，看来平书记对他这个秘书是坚决要提上来。白刚鉴于为官世通

当专员和平书记激烈争论，搞得很不愉快，所以那次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时，就没提出反对意见，因此顺利通过了。

官世通当了地委副书记以后，劣迹又有了新的发展。常志超在生命垂危时，恳切地托付古远，一定要找白刚好好反映一下官世通的问题，除了男女关系外，在县里工作时，还有贪污、受贿、为亲属谋取非法利益等许多问题。

现在要提他担任地委书记，白刚觉得不能再沉默了，他第一个发言："专员古远接替书记不是很合适吗？那样可以保持班子的稳定，不会引起什么动荡。官世通刚当副书记不久，一下越过原来的几位副书记和专员当了书记，是否会引起班子的动荡？不太合适吧！"

平书记说："副书记提升为书记，有不少先例可循，也是顺理成章吧！古远从县级干部越级提拔为专员你没觉得不合适，怎么从地委副职提拔为正职倒觉得不合适了？当副书记不久，终究还是按台阶上的，有人越三四级提拔也没觉不合适，按台阶走只是快了点倒觉得不合适了，真是岂有此理。"平书记有个习惯，生气时经常脸色发紫，青筋暴露，那厚厚的嘴唇就更显得突出了。说到激动处，他把胳臂重重地往桌面上一敲，那桌上的茶杯都跟着颤抖。

第三部分 (14)

白刚知道他说的越三四级提拔就是指自己，已经把自己扯了进来，这是有力的一发炮弹。自己这情况是个特例，是许多特殊条件促成的，今后再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他只说了一句："过去那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客观条件促成的，现在不好比。"接着话题一转，"官世通同志还有些情况，我过去没说过。现在要提到更高的职位上，这种情况就应该考虑了。在县里时人们传说他和不少女人关系不清，群众反映强烈。"白刚停顿了一下，考虑是否把"大叫驴"绰号说出来，后来一想对领导干部这种污辱性的绰号说了不好，便说，"听说到地区以后又和几个女人关系不清，人们议论纷纷。在这种情况下连续提拔在干部群众中恐怕影响不好。"

平书记十分不满，但还是尽量压制着自己。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只问了一句话："有什么证据吗？"白刚说："这种事人们只是议论，哪有什么证据。"

平书记马上逮住理了，突然站了起来，不屑地说："议论，谁背后没人议论？人们对这种事最感兴趣。真真假假，要编排些让人开心的故事还不容易？使用干部听这些还有完吗？"

"要是一般有些传闻也就算了。"白刚说，"可是他这方面问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不仅在县里如此，到地区很快又出现了这类问题。"

平书记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在县里怎么样我不清楚，到地区以后我了解过，常志超、左余都说表现很好，没有这类问题。"白刚说："我听到可不是一个人说有这类问题……"没等白刚说完，平书记火了，用手指着白刚说："书记和副书记说的话都不能算数，只能相信你那些小道消息小报告吗？我的消息来自地委，来自一级组织，不相信组织相信谁？"会场立即充满了火药味。

白刚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一向建立个人渠道相信小报告的人竟然倒打一耙，说别人迷信小报告，不相信组织。办公厅说什么你都

不信，只信小报告的不是你吗？要相信组织，抬出了常志超，他死了已无对证，可是他活着时就说过官世通男女作风问题群众反映强烈。跟我说这情况的还有别的副书记、专员和副专员，这些人不也是正式渠道代表组织吗？可是这些话不能说出来，那样就会吵架，就会真的影响团结，弄得平书记下不来台也不好。所以他没有马上反击，一时沉默，出现了僵局。

姚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是最沉得住气的，虽然两个书记在打嘴仗，但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一脸木然。从表情上看，似乎他置身事外，没听他们吵什么。实际他却是心潮起伏，不仅考虑这个争论的是非以及应该如何结局，也在考虑双方的性格及为人，并且还在推测另外两个书记会是什么态度。只是他不会过早介入，不到最后关头不发言。

尤其是今天白刚说的情况他认为有道理，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一个干部是这样的口碑，连续提拔值得考虑。白刚从处级岗位到省委时间不算长，原来他想白刚不一定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对很可能成为省委一把手的主要领导，一般人都不愿意招惹，白刚却要对着干，这和白刚打成右派时一句话都不检讨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经过多年的磨难，没有学乖，仍然保持一种锐气，这是很难得的。当初选这个人没有选错。不过看情况平哲不会让步，他是动了感情的。上次这个人没通过，白刚占了上风，他很不满，这次恐怕不好再让他失望了。看看省长的态度吧！上次他起了决定性作用，看样子这次他很可能不再坚持了。

吉省长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他对当专员还是书记这类问题看得很淡。他也认为顺理成章的应该是古远接任书记，但鉴于上次为支持古远使平哲很不高兴，这次再不让官世通上平哲会更加恼怒。他对平哲为秘书升迁几次发脾气很看不起，但觉得一个班子里共事，还得照顾团结。古远当了专员，和书记一样都是正职，就不必再争这个位子，古远这人也不会在意这种事情。看来平哲为他的秘书争这个位子

是铁了心了，给了他算了。其实吉省长把这问题看简单了，平哲争的哪里是简单的只为秘书升官？更深层原因是为自己争选票。而白刚争的却是正义，直觉告诉他，官世通这种人不应该占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

对这事在几个书记中看得最透的只有徐书记，他说话不紧不慢，语调平和，甚至有时看来好像有些拙嘴笨舌，其实论心里的道道，他比这几个书记都多。每个人有什么想法，将会有什么动作，他心知肚明，只是并不透露，讨论时也不愿多说，更不想和人争论。

对平哲，他早看出来滨海这块地盘他是志在必得。谁都知道姚书记要退了，谁接书记？平哲早动了心思。当然这事得中央决定，但现在情况摆得很清楚，省长和平哲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两个人从性格、作风、工作能力等各方面很不相同，但中央领导对他们都有好感，拿不定主意时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看看民意。而省里的民意推荐多是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级主要领导投票。所以票源大头在一百几十个县。

全省虽有十几个地市，但市辖县很少，县主要在几个地区，滨海地区辖县多，票源几乎就占了全省约六分之一。地委书记虽然不能完全左右每个投票人，但地委书记的导向和活动能力会起很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古远当了书记和官世通的导向，无疑会是相反的，平哲为什么寸步不让原因就很清楚了。

徐书记知道尽管白刚说得有道理，但他是斗不赢的，加上自己也不行。省长如果像上次决定这两个人命运时据理力争，最后还有可能取胜。但是他知道省长这次是不会那么争了。不管省长意识到没意识到这是争选票，省长都不会去争的。不久前他在这方面曾提醒过省长，要防备，要做些工作。省长十分爽快又不屑于理论地说：“哎！谁上谁下是组织上的事情，由中央考虑，个人不必动这个脑筋。让我当省长我都感到很意外了，中央和我谈话时我就说不行不行，我对经济工作不熟悉，我提议省长由你来干，但中央不同意，还是让我来担这

个担子。”最后他还是坚持说这些事我们不要来掺和。他心胸坦荡，毫无防人之心，在谁当地委书记上，他怎么会在争选票上动脑筋呢！不争当然是对的，但现实生活中又往往是让这种人吃亏。

既然最后肯定是平哲胜利，徐书记不想让白刚争下去了，不过他考虑官世通当了书记，按他和古远的性格，古远的专员也很难干下去，所以他趁着暂时沉默的僵局，不紧不慢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说点意见大家看看怎么样，白刚提出应由专员接替书记是有道理的，这样有利于班子的稳定，大家无话可说，多数情况也是这样做的。组织部提出让官世通接书记（他清楚这是平哲的主意，但是组织部按程序提出的所以只能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副职升任正职，也算顺理成章。平哲同志主张这个方案我也同意。不过这样一来古远再在这里将来就容易产生摩擦。我想是否把古远同志调出来，比方说调到省直，大家看看怎么样？”

第三部分 (15)

吉省长可能正为当下这个局面为难，听到这个意见后，便满脸笑容地大声说：“好啊好啊！这样比较妥当。按他俩情况在一起发生了摩擦，对他们两个和整个班子都不好。”白刚看这形势已经一面倒了，老书记最后也肯定会同意的，自己那意见只有放弃了。见提出古远调离，他灵机一动，我正愁办公厅主任一职难选呢！便说：“如果官世通当书记，我也同意古远调出来。现在办公厅主任还空缺，是不是让古远调省委办公厅？”

省长脸上出现了一些兴奋的微笑，显然要说话，但看了看正襟危坐、面部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的姚书记，看了看外表老实敦厚内里却足智多谋的徐书记也没有发言的意思，所以欲言又止。对这个一向爽快肚里存不住话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他认为古远到办公厅合适，但他也明白平哲是不会让古远在他眼皮底下的。尽管如此，如果是徐、姚两位书记有人同意，他还是同意白刚的提议的。看到二人都不表态，他也不想为这事再次和平哲闹得不愉快。毕竟这个人安排在哪里都是一把好手，何必因为他惹人生气呢！

一听白刚要把古远调到办公厅来，平哲心里一惊。这个人是白刚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都是右派，到了办公厅两人联起手来，更难调教了，岂不是自己一块心病？他迅速扫了一眼周围的人尤其是老书记，见他“稳坐钓鱼台”，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另两个人也没马上发言，便抓紧机会马上说：“到办公厅来不合适吧！”为什么不合适他没解释，他觉得只扔出这一句话就够了，人们是会明白的。

果然有人明白，徐子衡首先安抚了白刚，同意他的意见，说这人干办公厅的确很合适，但话锋一转：“如果觉得到省委办公厅不合适，那就到省政府办公厅好了。”到省委办公厅为什么不合适？平哲没说，他也没问，两人心知肚明。既然平哲不同意，省委办公厅是去不成

了，何必还费口舌呢！官场中对这些事不能太较真，想把一切问题都摆到桌面上，不仅有伤和气而且会惹出许多麻烦。

吉省长对古远很感兴趣，听到这个意见马上哈哈大笑说："啊！这人到省政府办公厅是把好手，右派里有人才哩！"可是他觉得现在的秘书长好像还没到年龄，便说："老赵到站了吗？还没到吧！"他这人对摆弄人头的事向来不太在意。

徐书记说还有一个月到站，他是管组织工作的，许多人的档案都在他心里装着。省长一听很高兴："好！好！我同意。本来还想让老赵多干一段时间，赶上这个茬口，他早点下，把古远调过来就完了。"看来平哲对把古远安排在省政府办公厅仍然不太满意，他不想这样重要的岗位都让这样的人占着，便说："是不是还有别的更适合的岗位？"

省长对平哲已是一再忍让，见他还不满意便有点不耐烦了："哎！算了算了，这里就合适。"省长是个急性人，不等一把手表态，便主动当起主持人来，对人们说："大家看看，怎么样？"他首先看了看平哲，平哲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他认为不合适的理由不好端出来。他又看了看姚书记，好像是说可以了吧！姚书记对他这种做法虽有不满，但也觉得讨论够充分了，扫了一眼在场的几个人，见没人说话，停了片刻说："大家没啥意见就这样定吧！"

平哲提拔官世通的意见虽然实现了，但心中并不舒畅，对白刚一再反对提拔官世通一直耿耿于怀。他明知道我们的关系，这不是和我过不去吗？一个右派，刚提拔到省委就这样，以后谁还管得了他？尤其使他不满的，是对下一个干部的任命。

公安厅长包静安到了退休年龄。谁也没想到那么精壮活跃的老包也到站了。当然组织部门对这事是忘不了的。但想在组织部前头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徐书记，主要干部的生辰年月都在他心里装着呢！这个厅是个事关大局的厅，他想这个岗位将来必有一番争夺，所以他事先去找省长商量合适的人选。吉省长先是惊讶：老包也到站了？他也知道这可是个关键岗位，一定要一个公正廉洁而且敢于承担责任拿

得起放得下的人。他一下就想到了宇宁，他对宇宁这个人很有好感，印象很深，便说："你看宇宁怎么样？"徐书记说："这人没说的，就是他根本没在政法战线上干过，可能会有人反对。"没等徐书记说完，吉省长便说："没干过怕什么？我还根本没干过经济工作，不是一样让我当省长？"

徐书记说："这个岗位让谁干都可能有人反对，你最好先和姚安同志沟通沟通，一把手同意就好办了。"吉省长说："好吧！我和姚安同志说说，这人已讨论过几回了，没人提出过异议，不像官世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会有什么麻烦吧？"吉省长很快取得了姚书记的同意。

讨论官世通的任命以后，姚书记说："时间不多了，再讨论一个可能完不了，算了吧！"吉省长马上说："还有不少人咧！有点时间，再讨论个简单点的。"他最关心公安厅长人选，便说："先把公安厅长的人选定下来怎么样？？

看到姚书记表示同意，组织部的人便开始念材料，刚念完宇宁的前边简单介绍，姚书记说："这个人不长时间已经议论过几次了，也没新情况就不用念了吧？大家看看怎么样？"吉省长表示赞同说："这人没说的，放在哪里都是一把好手，我看可以，不该有什么问题吧！"他是个急性子，意思是不会有什么争议吧？通过算了。他没想到，偏偏有人有争议。

一开始提出宇宁，平书记就非常反感，怎么又是一个右派，重要岗位他们全占了。看到省长那样积极，而且想急于通过，他便猜想这人很可能是省长提出的，而且和姚书记沟通过，自己的意见还提不提呢？如果姚书记同意了，提也没用。可是不提，又十分不甘心，即便沟通过，姚书记是不是完全同意，也还是摸不准。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提出来了，不过不是那么坚决，只是试探一下一、二把手的态度，便慢条斯理心情十分平和地说："这人是把好手，我只是考虑公安厅专

业性很强，他以前很少接触，这么重要的岗位他是否适应得了？不如从政法部门或是地委书记中选个合适人选更好些。”

省长看到有人反对，有些急躁，马上说：“很少接触算个啥？我们这些人到一个新的重要岗位不都是以前没接触？我们这些人都没打过仗，从家一出来就跟日本鬼子打，打得不赖嘛！我向来没接触过经济工作，让我当省长，干干就熟了，干中学嘛！”这一炮把个会场打哑了，两个重量级人物有争论，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徐书记一看不能这样冷场，而且他是赞成宇宁，也知道一、二把手已经沟通好了，便说：“我看宇宁可以。当然有个熟悉公安工作的更好，可是这个人难选哪！熟悉不熟悉也不是个难克服的问题，我相信宇宁会胜任的。”

白刚也同意宇宁，但看到那四位书记中已是三比一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说话，自己说话更会引起平哲的反感，最好不要使他感到尴尬，以免激化两人之间的矛盾。大家也都看清了这种形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平哲那是什么人物，一看老书记面有难色，一直没表态，便肯定省长和他沟通时他是同意了的，便主动打破了沉默：“我只有那点意见，大家觉得没什么我也同意。”姚书记又等了一会儿，看没人再说什么，才说：“那就这样吧！”公安厅长便算定了。

第三部分 (16)

散会后，白刚回到住处，觉得浑身疲惫，也很不愉快。吴玉萍知道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或是挫折，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她知道省委内部的事自己不便多打听，便让他吃饭后早早休息。强强却跑了过来："爸爸，明天带我去看日出吧！"白刚难得带孩子去玩，心里一直有些歉疚，自己也想放松一下身心，便高兴地说："好啊！爸爸明天带你去看日出。"

"爸爸，咱们几点钟起？"强强躺在床上，兴奋得睡不着，又怕耽误了起床。

"四点。你起不来，我可要打屁股了。"白刚说。

"哎呀，四点！太早了吧，还黑着呢？"强强使劲地闭上了眼睛。

怕耽误起床，吴玉萍几乎一夜无眠。因为多年的磨难留下了一个神经衰弱的病根，有一点事就睡不好觉。白刚却在一旁呼呼大睡，直到吴玉萍将他唤起，抱起强强上路。

一路墨黑，只见缕缕行行的黑影向"听涛阁"奔去。"听涛阁"是一座海边小山，上面的亭阁最适于观看日出。

前面闪现了灯光，听涛阁公园到了，人流向园内涌去，只听得飒飒的松涛声，汩汩的海水响，人们悄悄话语，却不辨面容。随人群摸黑登高，窄窄的石阶上，因人多，走走停停，抬头望去，见鹰角亭内已是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似无立足之地，但又不能回返，一家人挤到鹰角亭中，果然无处容身，只好选一下坡石阶坐下。这时强强已经醒了，偎坐在爸爸的怀里。

俯首望去，大海灰蒙蒙寂静无声，退潮后露出的一条条黑色滩底，似浓墨泼成。东方天际，有一巨大扇形黑云，似数面旌旗，又如数把大伞，由无数卫士高举着守护着太阳的门户。人们屏息等待，有时看看表，有人说："太阳出来还要等一个多钟头呢。""唉！"有人不耐烦地叹息着。但没有人走动，都在耐心等待。

天际的黑色渐渐变淡，启明星依然闪烁。回首四顾，只见披着毛巾被的，穿着睡袍的依稀可辨。从亭子伸向海滩的各层石阶上都坐满了人。再向下看，海滩上一群群观日出的人，像黑色蚂蚁在蠕动。

东方天际渐渐出现了一抹淡红，瞬间那红色将黑云镶上了一圈彩裙。又一会儿黑云中透出了缕缕红光。这时海面也闪耀着粉红色的光芒，像是抖动着万匹彩绸。渐渐地天际间黑云散开，但仍不见太阳出来，又过一会儿，天空间的红色反而变淡，出现了白色的云彩。这时人群一阵骚动。“看不见了，太阳出不来了吧！”“又看不成了。”“走吧！”一片喧哗。白刚一家人坚持不动。白刚说：“咱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即便看不到海上日出，也要等到太阳从云彩后面出来。”

事物的成败往往在于最后一刻的坚持。白刚的话还没说完，但见东方海天相连处出现了一片红光，一个白色弧形从血红处伸出头来。初如一个卧倒的婴儿，渐渐露出一个半圆，突然，一个红亮的太阳从横拦着的云层跳将出来。这时人们一片欢呼。不一会儿，红火球似的太阳跃上海面，人们屏息而观，四处寂静，太阳渐渐升起，初升的太阳在海面上洒下一行行碎金，闪烁摇曳。这时才听到海滩上做拍照生意的声声吆喝，处处是咔嚓咔嚓的照相声响和闪光灯亮。

日出的美景使白刚兴奋不已。

白刚向吴玉萍笑着说：“你看，坚持就是胜利，凡事都是如此。”

吴玉萍知道白刚的心里已经一扫昨日的阴霾。她的心也变得踏实了，她紧紧地握住了白刚的手，宽慰地笑了，那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关爱和支持。

白刚一直挂念着大院流氓案件问题，几个重要会开完便马上回来了。晚上洪雪梅便找白刚来汇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黄营的确和流氓事件有关，是不是核心人物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那些人有密切联系，是骨干分子，而且积极传播散布这类消息。大量的消息传给了荫成，荫成对这类事件很感兴趣，总是说是吗？好啊！有新情况及时告诉我。但他是领导人物或只是积极支持者还不明朗。另

外，黄营不仅利用电话进行流氓活动，而且和不少人有流氓行为。通话中说话淫秽，浪声浪气，关键地方多是暗语黑话。从一些语句片断分析，不仅有男女关系问题，还有鸡奸问题，可能是一个流氓团伙。省政府办公厅一个人和他联系密切，可能是个骨干。但整个事件涉及多少人，什么性质仍然是云里雾里，理不出一个头绪，说不清楚。

第三部分 (17)

洪雪梅主张对荫成和省政府办公厅这个人进行监控，以前说没证据，应慎重，现在看荫成和这一案件有牵连是肯定的，很可能是关键人物，为什么不能动手？白刚早就对这个人有怀疑，现在看肯定和这案件有牵连。但白刚推断，他是书记的红人，密切到那种程度，不仅是经常送小报告，而且很可能和平书记有电话往来。控制他就会牵扯到平书记，这事可非同小可，投鼠忌器啊！对他不能动。两人争论了很多时间，最后才同意了白刚的意见。白刚也觉得洪雪梅说得有道理，如果荫成涉案，一定是个核心人物，绕开他是会误事的。而且时间紧迫，时间不等人哪！平书记给的期限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这期限正是对白刚来的。白刚可以不怕，都是书记，他又能怎么样？可是厅长怕呀！她洪雪梅也没法向厅长交差呀！白刚知道对荫成采取措施，就可能听到平书记和他的通话，平书记知道了那还了得？所以不管是洪雪梅还是白刚，两人都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

白刚毕竟是当了多年的囚徒，猛然一下到了省委高层，会有许多不习惯、许多不理解，也确有许多不懂，更由于领导之间的矛盾重重，所以不管在人际关系中，或是在工作中，自然都会多几分小心，遇事不得不多几分思虑。不论是学习贯彻中央政策、指示，审批、下发文件，处理下面的报告、请示，比别人都更多费些心思，多花费精力，又加上方方面面的各种会议，常常忙得不分昼夜。

因为工作忙，白刚经常处于失眠状态，也好多天没有回家了。吴玉萍非常不放心，知道他正在处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天一下班，吴玉萍就来到白刚的办公室，好说歹说地把他拉回了家。

一家人说说笑笑吃了晚饭，强强又坐在爸爸怀里撒娇，说爸爸不疼她了，这么多天不回来把她忘了。白刚满脑子都是工作，哪里顾得上妻子和孩子，看见女儿说得可怜，忙搂过来亲了又亲。吴玉萍在一旁不觉有些心酸，她觉得白刚太累了，真该好好在家里休息几天，但

她知道他是不可能休息的，也只有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多让他享受一些家的温暖吧！

吴玉萍哄着强强睡了以后，来到了白刚的身边，用手抚摸着白刚的脸，看到他又瘦了，心疼不已。她搂着白刚说："你要珍惜身体啊！早点睡吧！"她的真情勾起了白刚的愧疚。自从到了省委，由于忙于工作，几乎忘了家里的妻子和女儿。白刚紧紧地搂着吴玉萍，亲吻着、抚摸着，两个年已半百的人仿佛又回到新婚的夜晚。

两人尽情地亲热缠绵之后，便拥抱着熟睡了。白刚因为长期睡眠不足，今天睡得很香，不久就打起了呼噜。吴玉萍也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不久，就感觉到有一种声音在搅扰。"嘟嘟"，"嘭嘭"，轻轻的时断时续，似有似无，好像就在眼前，又好像很远很远。全宿舍大院都像睡着了一样的寂静，已经半夜了，会有什么声音呢？她怀疑是在梦中，翻个身又睡着了。

很快那个声音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大，她警觉起来了，不是梦，好像真有动静。她强睁开眼睛赶紧坐起来，这次听清了是真的有人敲门。奇怪，深夜谁能进得这个大院敲门？是什么人？她没敢开灯，也没敢应声，心想，难道是有人捣乱找上门来了？门又轻轻敲了起来。她想要是坏人早不该这么客气了。她便悄悄把白刚叫了起来。这时敲门声又响了。白刚走到门前，猛然问道："什么人？"

听见里边说话，外边一个人怯生生地回答说："白书记！开门，我是秘书处给你送文件的小李啊！""这么晚来干什么？"

"有人有要紧事想见你。"白刚听见外边有女人的声音，便说："她是你什么人？"

"亲戚。""什么事明天说。"这时外边突然一个女人几乎哭着说："白书记！白天不敢来，有急事，请你开门。"

"再急的事，今天黑夜也不能办，你和小李说说，让他明天转告我。"女人说："这事只能让你一个人知道，开门吧！"

白刚一想更奇怪了，连小李都不能在跟前，一个女人深更半夜找我，虽在家里传出去不好，便说："这么晚了咱俩谈话不方便，明天白天你不方便到办公室，我另找地方找你谈。"

女人赶紧说："白书记！我男人也来了，事特别急，等不得明天了。"另一个男人也说："我们一家子求你了，开门吧！"

白刚觉得深夜一家子来，又有小李介绍，必定有急事，便决定让他们进来。门一开，一男一女"扑通"一声双双跪在了地上，哭着说："白书记！救救我们一家吧！"白刚愣了，急忙说："起来，起来说。"两人还是跪着。

小李也愣了，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想不到却是这么严重，连他都不让知道。他莫明其妙地看了看这两个人，然后对白刚说："白书记？对不起。这是我表哥表嫂，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他们说事急，哀求我半宿了要见你。我没法才带他们?的，你和他们谈谈吧！我走了。"

小李走后两人又急忙磕起头来，一边磕头一边说："白书记！一定救救我们！我们要活不了啦！"白刚说："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吴玉萍见是一对夫妻诉说冤情，便引他们到客厅，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茶，劝他们别紧张，有话慢慢说，便退了出去。

第三部分 (18)

他们坐下以后仍然是战战兢兢，浑身哆嗦，说话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颠三倒四，吞吞吐吐，也说不成句。看来是卷入了什么漩涡，又陷入了巨大恐慌。他们不知道把事情抖搂出来，是不是会得到宽恕。非常害怕又有顾虑，想说又不好张口，这种丑事又不知怎么说才好。白刚告诉他们："什么事也不要怕，不管有多大的事，我一定帮助你们。"这番话让他们安静下来。看到白刚态度诚恳、和蔼，他俩心情也渐渐稳定了。他们开始向白刚述说，他们越说白刚越气愤，他们越说白刚越震惊。原来是真有一个人数不少的流氓集团，自己一直低估了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利用电话在大院里制造混乱，给自己制造些麻烦。现在看那只是显露的冰山一角，其实是在真正的流氓活动之后，又利用这小把戏为自己再寻找点乐趣。同时一石双鸟，也给主管办公厅的白刚点颜色看看。当然他们的高层还另有更重要的政治企图，这些人当然并不清楚。他们的流氓活动十分猖狂，而且被有政治企图的人所利用。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不是骨干也是活跃分子。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组织领导情况，但他知道有大人物保护他们。

这一晚上白刚十分兴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和他们谈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想把他们团伙内部情况尽量搞清楚，最后总算把他们知道的情况挤得差不多了，不过仍有几个疑点。

白刚说："咱们素不相识，你们是外边工厂的工人，对我也根本不了解，为什么冒险来找我？"男人说："我们以前不知道你。是你几次开会让大家揭发检举流氓电话，我们头慌了，恨死你了，说要狠狠教训你。布置说谁也不许暴露情况，我们才知道是你管这事儿。"

白刚说："你早就知道让揭发，问题又这么严重，为什么早不揭发？"男人说："我早就不想跟他们掺和了，想报告又怕他们报复。"白

刚说："今天就不怕报复了？为什么这么急着来找我？"男人低下了头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想通了。"

女人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呀！算个什么人。和领导还不说实话？现在想通了，骗鬼去吧！"说着委屈地哭了起来。白刚莫明其妙："怎么回事？哭什么？说说吧！"女人呜咽着说："让他说吧！这个没脸的东西，他们办的那事儿我说不出口。"白刚对那男人说："你说吧！"那男人吭吭哧哧地一直不肯说，问急了就说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显然是瞎话。

僵持了一会儿，白刚有些不耐烦了："有事儿就快说吧！你们不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来找我吗？现在天都快亮了，说完你们好快点回去。"

女人对她男人十分气愤，狠狠地在他脑门儿上戳点了几下说："没脸的东西，现在也知道要脸了？怎么不说？咱们干啥来了，不说能躲得过去吗？"话虽这么说，但是并没指望她男人说话。她擦了擦眼泪，唉了一声，自己说开了："是这样，白书记！今天就是不举报明天也会大祸临头啊！所以才急着来找你，救救我们。"然后又瞪了那男人一眼说，"这群不要脸的东西以前是男人们在一起整屁股，后来也玩女人，有几个人的老婆硬被他们勾引去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胡来，最近他们头儿惦上我了，让他和我说，他知道我不会同意一直没敢和我说。有一天他们头儿直接到我们家来花言巧语地挑逗我。我看他是个领导，以前又求人家办过事儿，虽然很生气但是没敢翻脸。为吓唬他说我男人快回来了，让他看见不好你快走吧！"

"谁知那个家伙哈哈大笑，'他回来怕啥？我们早商量好了，他愿意，只是那个孬种不敢和你说，我们这些人的老婆都可以互相玩。这怕什么，一个换一堆，谁也不吃亏，男的女的都可以天天尝个新鲜。告诉你吧！他的屁股我都可以随便整。女人就是干这个的，怕什么？来吧！'说着就动手撕扯我的衣服。我'啪啪'扇了他几个大嘴巴：'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东西，禽兽不如，还有脸往外说，你给我滚！'"

女人越说越生气，说到这里，气得浑身哆嗦，又哭了起来，一边哭还一边说："这就惹下祸了。那个王八蛋捂着脸，狠狠地瞪着我说：'好啊！多少女人都让我制服了，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泼妇，你等着，我不让你乖乖地脱个精光我不是人。'我'呸'地吐了他一口说：'你现在就不是人了，滚！'"

那个女人歇了歇，擦了擦泪又接着说："那个王八蛋一时情急说走了嘴，知道惹了祸。便找这个窝囊废威胁说，'要不把你老婆拉进来你就别想要你那儿子。告诉你老婆，咱们都这样，老婆换着使，你尝过别人的了，自己的不拿出来没门儿。她要还是顽固不化，不用说你们那上小学的儿子，连她那条命也保不住。你们敢把这事儿捅出去，立刻要你们全家的命，一个也别想活。'他回家和我说闹到这种程度不依他们不行了，为一家子不出事，忍了吧！反正大家都这样，谁也不吃亏，也没啥丢人的。听到这里我肺都气炸了，'啪啪'扇了他几个大嘴巴，我说没别的路可?了，只有找白书记你救救我们啦！"

白刚听了真是毛骨悚然。想不到就在眼皮底下，还是领导干部，竟然会干这种事。同时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了不起，这时他才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女人，的确十分美丽。匀称的身材，俊俏的面孔，虽没有漂亮女人常有的那种柔媚，却充满了一种洒脱、豪爽。由于她的果断、正派，真是帮了自己的大忙啊！白刚想到这里，便马上安慰她说："你这步走得对！我一定派人暗中全力保护你们。你们自己也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一有情况立即和保护你们的人取得联系。"

白刚一早就给洪雪梅打电话，让她上班后立即到他办公室，告诉专案组其他人在机关待命。

洪雪梅一进白刚办公室，见他满面春风，便说："哟！昨晚上做了什么好梦，怎么这么高兴？"白刚说："不是好梦，比好梦还好！"洪雪梅说："那是什么？仙女下凡来幽会啦！"

第三部分 (19)

白刚想不到她会冒出这么一句，可是想了想似乎也对，便说："是！是啊！仙女下凡啦！"洪雪梅看了看他说得很认真的样子，倒有些不满了："是什么呀！你也学会贫嘴啦！大清早把人家折腾来就为开玩笑？说正经的吧！"

白刚高兴地说："这就是正经的。昨天深夜真的来了一个女人……"没等白刚说完，洪雪梅惊讶地说："一个女人深夜来找你？"白刚看她惊奇的样子笑笑说："你等我说完嘛！一个女人带着她的丈夫到我们家揭发检举来了。咱面对的真是一个人数不少的流氓集团。她丈夫便是那个集团中的一个骨干。"

洪雪梅着急地说："情况都问清楚了？"白刚说："基本清楚了，他们罪恶活动的地点、主要领导、骨干都掌握了。"洪雪梅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白刚说："小声点，你喊什么？"洪雪梅这才感到自己的失态，马上停止了欢呼，但是仍然十分兴奋："想不到这么快案件就有了结果，我这心里可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呀！"

白刚说："你先别高兴，更紧急的任务等着你呢！"白刚把那女人的情况说了说，说他们一家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俩立即研究了如何保护那个女人的一家，并让洪雪梅和他们详细说说情况做笔录。研究了对流氓集团活动场所及骨干的监控。人手当然不够了，白刚打电话和新厅长宇宁谈了情况，宇宁也为这意外的收获高兴，说人力、物力要多少有多少，一定打个漂亮仗。他们商定由于这个案件涉及高层，涉及省委、省政府内部的人，还有不少外单位的人。这些人能量很大，关系很多，情况复杂，所以对这情况尽量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目前案情只由他们两个掌握，不要和别人讲，具体工作仍由洪雪梅负责。她的担子更重了，但她却一扫以前因工作难以突破及平书记转来那封信带来的苦恼，兴致勃勃地和白刚研究保护和监控的各项工作。

正在这时，“红机子”响了，这是领导之间的专用电话线。白刚猜想很可能是平书记，因为他规定的破案期限眼看要到了，一接电话正是他，问案情的进展。本来应该详细向他汇报，但因为涉案人中有的和他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中有人还参与了省委班子中的矛盾问题。而且案子刚见眉目，只要消息透露出去，如果对方有所防备，偃旗息鼓，那就很难抓住他们的活动证据了。所以白刚决定采取大而化之的办法，只讲个简单轮廓。

白刚告诉平哲现在案子已有进展，目标已经出现，但整体情况还了解很少。平哲问是不是大院里的人？白刚说有大院里的也有外边人，是内外勾结。不过还没有发现领导干部参与。白刚故意不说有领导干部，以便万一透露出去，可以稳住对方阵脚。平哲在电话中再次强调，要尽快突破，不管涉及什么人，一定要彻查严办，绝不要手软。白刚笑了，他正等着这句话呢！

古远到省政府来报到了，马上来看白刚。白刚说：“来得还真快呀！”古远说：“唉！本来还想晚来几天。在这个地区呆了几十年，离开了想到县里、农场里去告个别。可是看人家新官上任的那个劲头儿，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官世通这人我早就了解，但他在下边的时候，暴露得还没这么明显。成了地委一把手，马上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那种扬扬自得唯我独尊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上台这才几天便大动干部，把地委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等还有和我比较接近的人全换了。这些人是党的干部，那就都是我的人？我还没走就这样，这是杀鸡给猴看，告诉人们只要不靠近他便没好下场。所以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也是炫耀他有后台。他那不管不顾的事多了，搞女人走哪儿搞哪儿，谁提意见也不听，影响可坏了。搂钱那也胆子大着呢！什么钱都敢花。这样的干部你们为什么一个劲地提拔？”

白刚看了看古远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有后台。”古远说：“下边这么说可以理解，你们这些省委领导是干啥的，还怕他的后台？研究时就不能提提意见？”白刚说：“我提了几次了，不管用。其

他人不了解情况，看我和平哲争论，人家又是很可能成为一把手的人，谁会帮着我说话？我提他有男女关系问题，平哲质问我，有证据吗？我说没证据。他说听传言多了，当几年领导谁没有传言？听信那些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白刚唉的一声叹了口气说：“不管哪一级，都不是世外仙境，一尘不染啊！不过你来了正好，我现在有件棘手的事儿，涉及省政府办公厅，正愁没个合适的人配合呢！你来了咱俩尽快把这事儿了结吧！”

古远有些奇怪：“有你这省委书记坐镇，别说个省政府办公厅，再大的脑袋哪个敢不老实听命，怎么还愁没有人配合呢！你对人太不信任了吧？”白刚说：“这件事有点特殊，对不少人是真的不敢相信。”白刚把事件的整个经过大体说了一下，然后说，“这个案件现在看来很不简单。主要人物或者说起码是重要后台不仅是个重要部门的厅局级领导，而且是平哲非同一般的亲信。我因为几次反对提拔官世通惹起平哲很大反感，他对这个?信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我的信任。这个人小报告中有很多是别有用心的假情况，但是平哲宁可相信他而不相信办公厅。看来这个流氓集团不仅是搞流氓活动，而且参与了省委一把手的竞争，当然他们是千方百计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保平哲的。”

古远惊讶地说：“原来情况这么复杂呀！平书记是不是知道这种情况呢？”白刚说：“我考虑平哲还不至于支持这个流氓集团吧！但是他争省委一把手志在必得，已摆出阵势，千方百计要搞到手。在地市主要依靠官世通、左余这类经常给他写小报告的心腹，在省直主要是省A委及有些厅局像荫成、黄营这类人物为他造势，他知道这些人是忠于他的。所以如果知道这案件涉及他的亲信，他一定不会让我们搞下去。那就会使案件的查处半途而废，一些坏人便会在省委、省政府内部潜伏下来，后患无穷啊！所以现在对这个集团的情况，必须绝对保密，只有你、我知道就行了。加快办案进度，很快把整个集团搞他个水落石出。”

第三部分 (20)

古远有些担心："背着平书记这么搞，他早晚会知道的。他现在是常务书记，很可能是不久的一把手啊！这好吗？"白刚说："当然早晚会知道。但是当我们搞清了事实，拿到了证据，别人也就没话可说了。"接着白刚又补充了一句，"不从领导机关把这些蛀虫挖出来，怎么得了啊！"古远点了点头："好吧！一定全力配合。"

正说着洪雪梅来了。白刚说："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古远同志，新到任的省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这位是公安厅专案组组长洪雪梅同志，以前咱不是愁着省政府办公厅那边没有合适的人配合吗？这回好了，有事直接找古远同志。你们需要监控的那个对象，现在可以开始了。"洪雪梅说："那太好了，以后希望古秘书长多给予支持。"

古远走后，白刚赶紧问洪雪梅："工作进展怎么样？"洪雪梅说："唉！别提了，你可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伙什么人？一群妖魔鬼怪，简直不是人。说他们是一群禽兽，那也是高看他们，他们是禽兽不如。按说我应该向你详细汇报他们的情况，但是我说不出口。我扼要地说说吧！他们很少有两个人乱搞的，多是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一起乱搞。有男女乱搞，也有男男乱搞。有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一边乱搞一边浪笑和吱吱哇哇乱叫。他们闹够了可以作鸟兽散，或是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睡觉。我们呢？要日日夜夜有人守着啊！要时时警觉地注意新的动态，不能休息，还要把他们这一切包括每个人的丑态和言行整理成文字材料，作为证据。可真把我们累坏了。不过还好，我们终于掌握了他们大量的证据。"

洪雪梅把带来的磁带和整理好的文字证据全交给了白刚："这些就是我们的成果，具体内容我说不出口。你有时间看看这些东西吧！我那材料上写了，这帮东西最初都是从看黄色录像、书刊开始的，那些头头就是通过让人看黄色录像招兵买马，拉人入伙，男的女的一入了

伙，不想干就由不得你了。他们内部的纪律很严，手段也很厉害。这个组织大体情况清楚了，只是成员到底有多少，都是什么人，还不清楚，所以还得工作一段时间。”

白刚想了想说：“现在看主要骨干我们已经掌握，他们的罪行人证物证都基本齐备，这工作太难为你了，是不是可以收网了？把他们流氓活动的老窝先端了再说，别让他们疯狂了。”

“你不用考虑我为难不为难，先考虑工作吧！”洪雪梅急忙说，“流氓活动只是他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有的头头和幕后人物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这个团伙干预政治。这伙人除了流氓活动以外，有时也涉及政治的话题，虽然不多但内容重要。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主要是针对你及吉省长，有时也涉及徐书记。因为谈到这些内容时他们都挤在一起，声音也很小，叽叽喳喳的听不清楚。我可告诉你，这部分内容文字材料中都没有，我只向你一个人汇报，你看着办，以后也是这样。下一段除了注意他们到底有哪些成员以外，流氓活动内容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看他们针对省委要干什么。”

“我同意你的意见。”白刚说，“不过不了解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为争夺省委一把手，为达到这个目的便不惜制造混乱，造谣中伤，在群众中制造对我们的不满。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想搞流氓活动，本应悄悄地秘密地活动，尽量不让人们注意流氓问题，可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省委大院大量制造流氓活动的虚假情报，目的就是给我制造难题，使领导及群众都注意这件事，我却束手无策，使上上下下对我不满。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正是他们这种狂妄愚蠢，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别人，使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破解了他们制造谣言的谜案，而且直捣了他们犯罪的老窝。”

平哲来电话让白刚去一趟，白刚知道又是询问案件进展。如何汇报，白刚很费了一番考虑，最后决定宁可受批评也只讲一部分，关于涉及平书记亲信的那些问题，涉及那些举报人的问题等，全都不讲。没想到只是这舍去了具体情节的概括汇报，竟得到了认可。平书记今

天一反常态，特别的温和客气，心情也很好，听完汇报，就笑笑说："你们这些日子辛苦了，很有成绩呀！听说最近大院里平静了，流氓活动完全销声匿迹，是吗？"显然他已成竹在胸，不等白刚回答，又接着说，"想不到那么猖狂嚣张的流氓活动，正式立案也就十一二天吧，便完全平静了，看来还是邪不压正啊！"

白刚听了这话好生奇怪，前几天我还告诉他已破获一个流氓集团，现在这个流氓集团正在疯狂活动，怎么说销声匿迹了呢？白刚马上明白了，这又是小报告的威力。看来打小报告的人已察觉了什么，转变策略了。不再制造混乱，而是谎报平安，让平书记不再施加压力，以免他们的罪恶活动露出马脚。白刚觉得最好将计就计，暂时不要说破，以免上了他们的圈套，便说："是啊！这几天谣言没有了，也没发现电话里搞流氓活动。"

平书记问这些天公安上了多少?，当白刚回答说有十几个人时，他惊讶地叫了起来："什么，十几个人？十几个公安整天在省委大院活动？这不好吧！当初我不就说不要张扬，除个别人外不要让公安人员在大院活动吗？现在流氓活动消除了，流氓活动的骨干也已经掌握了。我看公安人员可以从大院撤出去了，只留个别人收收尾就行了。尽快把骨干严肃处理一下，不要牵涉面太大，也不要拖得时间太长，适可而止吧！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搞，牵扯很多人，显得整个大院都是乱糟糟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啊！这话我以前就说过，现在还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注意维护省委的形象嘛！"

白刚一听风向完全变了。这些话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什么时候总是领导有理，而且一贯正确。明明是意思变了，还要说以前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大张旗鼓地搞，引起群众动荡，这话他的确说过。可是不管涉及到谁，都要搞他个水落石出，搞彻底。这也是他说的，现在又要适可而止，不要牵扯很多人，这还是他以前那意思吗？显然是黄营嗅到了什么味道，有些害怕了。他给荫成提供的情况又制造了新的谣

言，说大院很多公安，人心惶惶之类，他们的小报告又影响了平书记。

白刚想了想，平哲对他的小报告确信无疑，在这类问题上不能和他争论，只能就实质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便说："平哲同志，怨我以前汇报得少，没把情况说清楚。现在大院里乱传的谣言、流氓活动的确没有了，可能是察觉我们正在调查，所以销声匿迹了。但是真正的流氓活动还十分疯狂，过去我们根本没发现。"

流氓活动还十分疯狂？平哲听了虽感意外，但是他半信半疑，并没显得吃惊，只是十分平静地说："他们怎么个疯狂法？"白刚唯恐平哲要收缩侦查行动，便把最近了解到的流氓活动简要地说了一下。这下平哲感兴趣了，有些惊奇："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底下竟敢这么干？"白刚说："在省委前一个工厂家属院有个窝点，听他们说的情况，好像附近还有，我们还没弄清楚。"

平哲说："这伙人就是在电话上搞流氓活动的那些人吗？他们既然有秘密窝点大搞流氓活动，为什么还在电话上那么干？"

白刚说："也许是流氓成性，要在精神上再过把瘾吧！也有可能是要制造混乱，败坏省委形象。这两种活动很可能是一伙人所为。目前还缺乏证据。"本来有些情况白刚是清楚的，但他不想多说，因为说多了平哲可能让赶紧收网，许多线索就可能断了。还有就是牵连到平哲那些亲信的情况更不能让他知道。所以白刚介绍情况以后又赶紧说对不少情况还不清楚，对这个组织的了解只是开了一个头，现在还必须抓紧工作，把这个危害省委大院的流氓集团搞个水落石出。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情况也摆在这里，虽与平哲本来的打算相去甚远，但他也无可奈何，只有同意白刚的意见。他是不得已改变了态度，但也不能直接说同意白刚意见，只是说当然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毒瘤一定要清除。为保全自己的面子，不使对方认为自己错了，平哲又进一步申明："还是我那个意思，问题要弄清。只是不要拖得时间太长，不要大张旗鼓。"

虽然做了这些掩饰，自认为保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面子，但平哲的内心还是有些窝火：怎么好多事都让这个才几天不劳改的人占了上风呢？幸亏自己策略得当，要不然恐怕又让他耻笑了。想到这里，又对自己那几个亲信生气，都是一群吃货，大院里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竟连点气味也闻不到，倒报起平安来。白刚走了以后，秘书又送来一份小报告，仍然是说大院里根本没出什么事，不知为什么公安人员还在大院转来转去等等。平哲一看就来气了：叫他马上来一趟。秘书当然知道是说谁，因为这信就是写信人直接送来的。